

万物枯荣

——看这个翻过百倍的股民

雷立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66 原创力

万物枯荣

——看这个翻过百倍的股民

雷立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枯荣:看这个翻过百倍的股民/雷立刚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615-8

I. ①万…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574 号

责任编辑 杨新岚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8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页 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615-8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物质的倾向是湮灭灵魂，而灵魂如何抗拒被湮灭的命运？一颗跳动的心，一个真实的灵魂，在股市与生活的道路上，陷入了怎样一个又一个命中注定般的陷阱——他曾鄙视物质，却反被物质压迫；他曾拒绝平庸，却反被平庸吞噬……而这依然不驯服的灵魂，该如何抵抗被湮灭的宿命？是否真的只能闪烁着逃离，奔向远方，奔向天国，奔向乌托邦？还是永不驯服，永不放弃，在万丈红尘里平凡与不甘平凡的拉锯中，讴歌着生命的意义？

不动声色把K线拆得支离破碎

满怀悲伤从湖里捞出我的疯狂

骑一头狼养一条蟒那该多好

遇见自命高贵的人我要记住

肆意快活地嘲笑他们

咬断高雅

劈死平稳

戳瞎太阳

埋葬爱

我丢弃心爱的股票

它丢弃了我的心

我憎恨这如烟往事

它却像刺一样卡在喉间

柔软的心事是

热爱被人践踏吧

张狂的血总算还

知道淋漓的痛

烛火

月光

你们盈盈又满,可是

永远不会像我的泪水

我站在世界的尽头痛哭

并

砍了你们最后一只

诺亚方舟

以上借为题记。现在,我给你们讲述一个普通股民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习惯于以第一人称写作,因此你们会以为我写的是我,但其实,那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我以写另外一个人的心境,来写我自己。怎么理解都成,但这并不重要。

1. 时间

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血和肉构成，而是由时间构成。

我们的人生，在适当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称之为“圆满”；在适当的时候遇到不合适的人，称之为“歪打正着”；这两者都可以算是成功。

相比之下，在不恰当的时间即使遇到合适的人，也只是“有缘无分”，至于在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那则叫做“彻头彻尾的悲剧”。

可见，时间是多么关键。

同理，股票其实也并非由那些经典教科书所讲述的要素构成，也是由时间构成。

你在正确的时间进入，比你进入哪只股票，其实更为重要。

而从更宏观的角度讲，一切股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几百年前它们不存在，几百年后它们可能消失，它们仅仅以一个金融符号的形式，短暂存在于人类漫长的时间长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迟，它们终将消失。

这就是股票，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在我的这个故事里，我会高度重视时间，会不断地精确到天，到小时，到分钟，甚至到秒的那一瞬间。

只不过，没有人能修改时间，如今明白了时间巨大威力的我，站在2014年4月的时光之岸，却怎么也无法回到1996年的那个秋天。

在那个秋天，其实有个人告诉过我股票与时间之间微妙的关联，

只不过，因为我那时自身阅历尚浅，并没能真正理会他的深刻的内涵。

告诉我那话的，是老田。

我曾多次问过老田炒股有什么诀窍，他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一天，他随口说：“其实我根本看不懂什么技术指标，我只晓得做股票就是做人，时间不对，趋势不对的时候，你还在做股票，那么当时机对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钱去做股票了，因为你被套牢了，所以，许多散户的悲剧在于炒了一辈子的股，还没能解套。做人不也一样么，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某个时间里犯下的错误还债。”

多年以后，我经常想，我的这一辈子，是在为自己1996年前所犯下的错误还债么？

我在1996年犯下的最大错误，或许就是开始了炒股。

1996年7月，我大学毕业，考公务员进入T省某省级机关。

其实我是一个典型的普通平民家庭的孩子，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我父母无权无势，并且性格都很老实本分，不擅交际，亲戚朋友中没一个“有实力”的人，在这个流行关系网的社会里可谓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考上了公务员，于是周围的人却推论为我们家“有关系”，世界就是如此荒诞，如此的想当然，但多数时候你没有办法辩解。

甚至，我在大学里当过学生会主席这个其实很偶然的事实，使我无法向朋友们辩解自己其实根本就不是个有权欲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在内心深处有着浓郁的权力欲，我相信我在其中算这种欲望相对很少的。因为，我天性喜欢过那种不被别人管、但也不必去管别人的生活，喜欢当闲云野鹤，甚至喜欢当一个漂泊者。

也许正是这个天性，使我与股票一旦相遇，就产生了相对于他人严重得多的后果。

1996年下半年，大牛市向纵深继续发展，T省的省会Q市是一个

地处内地但在各方面都紧跟时尚的城市，炒股之风自然也不甘落后，相当比例的普通市民都炒股，甚至在我们这个严谨的机关单位，竟有大约70%的干部都悄悄炒股，而且流传着一些很真实的致富故事。

其中一个令当时的我瞠目结舌的炒股致富由几万变成几百万的故事，就和经常与我接触的我们处离休干部老田有关。

2. 命运

老田是1988年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军官，以前是空军里开轰炸机的机长，参加过越战，正团级。按照惯例，部队转业降半级安排职务，他在1988年成了我们处的一名副处长，并且若干年后一直“是且只是”副处长。

近些年，公务员考试越来越难，公务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被误读。要么，觉得这个职业很值得羡慕，收入高并且稳定；要么，觉得这个职业上的多数人都能雁过拔毛，都有受贿嫌疑……但其实，如果你真的亲身进入过机关单位，或者你的直系血亲在机关上班，你就会发现，很多道听途说都不足为凭。那些“我一个铁哥们说的……”那些“我一个很熟的亲戚说的……”那些“我特了解的一个人说的……”其实都是浮云。

实际上，公务员的工资，应该只是社会中等收入，至少我1996年到2001年那在机关工作的5年，最初月收入全部加起来只有1300元，后来即使涨了工资，到了2000年后，也就1800元左右。至于灰色收入，说实话，你没有权力，即使有心想受贿，别人也不会对你行贿，而所谓权力，即使在机关里也必然是少数人才握有，因为如果一般人都能有，那

就不稀缺了，而权力必然是和稀缺紧密关联的。

所以，在机关里上班，对多数公务员而言，其实无非一个饭碗，和其他许多职业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我们这个崇尚权力的民族，习惯于给公务员镀上一层光芒，而这个光芒在心理和某些现实层面，又确实使公务员职业具有了某些姿态上的优势，如此而已。

而那些真正每天在机关里工作的人，其实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苦恼，有麻烦，生活中该有的酸甜苦辣，一样也少不了，于是有不少公务员会很犹豫，既想辞职去外面的世界施展一番拳脚，又不能真放得下这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因此，在表面波澜不兴的机关里，其实人人都有着自己的权衡和纠结。

相对来说，老田就要超然得多。他在我们那个一百多号人的省级机关，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一个。

1996年，我进了机关的时候，老田已经退休了。

我在××处当了一名科员，我们处加我一共只有7个人，还包括退休干部老田。

老田虽然退休了，但岁数并不太老，身材魁梧，声若洪钟，听其他人说，老田性格豪爽，直来直去，不太懂得变通，因此干了好几年依然是副处长，于是他走仕途的心就淡了，那时恰好到了1992年，Q市龙王庙股票自发交易市场如日中天，仕途不如意的老田，一头扎进了龙王庙，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Q市西郊有一条长不过500来米的小街，曾几何时，每到夏日的傍晚，居民们会拿着蒲扇，坐着竹椅，在一棵棵老榕树下，喝茶纳凉，闲聊神侃，一派安静而缓慢松散的气氛。

然而，时代的大潮滚滚而来，将这样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瞬间变成了中国股市历史上一个浓墨重彩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场。所以说，命

运神秘而不可测，不仅仅是人的命运，甚至包括一条街的命运，它很可能在几百年里默默无闻，却忽然时来运转，在几年间人声鼎沸。

1992年春到1992年底大半年间，是龙王庙股票自由市场的鼎盛时期。在那条狭窄的小街两旁，摆满了办公桌，桌上放着成堆的人民币。每天从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就有手持各种股票权证的人们前来交易，“散户”手里拿着股权证，一边走，一边叫卖；“中户”们租一张桌子沿街摆放，上面放着各种股票，不急不躁地喝着茶，好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大户”们则租一门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暗地里操纵行情，兴风作浪。鼎盛时的龙王庙人山人海，交通完全堵塞，就连在这里卖盒饭的都发了财。

那时的龙王庙市场股票交易十分原始，完全与今天的数字化操作无关，大家一手给股票，一手数钞票，没有市场管理，也没有任何中介，纯粹是原始的自发交易，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尽管一时之间，龙王庙股票行情街谈巷议，成了人们当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真有勇气去倾力一博的人，比例却很低。多数参与者都是无业人士，反正人生已经跌入低谷，跌无可跌，不如放手一博；又或是在其原本行业做得不太如意的人，例如机关里老是得不到升迁的老田。

所以，当老田发迹之后，许多人会叹息着说到“命运”二字。一个不得志的土埋半截快要退休的老头，忽然间身家近千万，让人对贫富、生死和一切遭遇里所依存的“命运”，似乎都产生巨大的迷惘。命运就像一扇永远横亘在你前面的门，你永远不知道门里面有什么——

有人目前是比较富贵，但也许他青春已经不在；有的人年轻时候风顺水顺，但下半生却并不顺利；有的人一生总是在经受磨难，仿佛从没享过福；有的人整天忙碌，却毫无建树；有的人看起来事业完满，但感情不顺；有的人或许在所有旁人看来一切如意，但他自己却根本

感受不到幸福和温暖……命运或许是没有完美的，永远不必羡慕别人，因为别人也许正在羡慕你，而这一切，就是命运。

3. 感恩

老田其实是个表面粗犷实际谨慎的人，并不怎么向人述说他的那段龙王庙传奇。在机关的头几年，我所听到的关于老田的龙王庙炒股传说，基本都是他人转述的，而当事人老田却从不多言。

直到2001年我辞职离开单位前夕，一个下午，老田到我办公室来，见其他同事不在，才一边喝茶，一边头一次给我讲了他在龙王庙的故事。

那个多年以前的下午，Q市的阳光慵懒柔软，老田将他的往事娓娓道来：

“那个时候完全是个自发市场，既没什么交易限制，也没有涨跌幅，街头买，街尾卖，跟菜市场一个样……

“我在龙王庙买的第一只股票叫广华化纤，我只是试着买了1手，每手3000元，仅仅走了半条街，就以3500元‘脱手’了。不到3分钟赚了500元，我简直不敢相信，赚钱会这么容易……

“后来我开始是参与‘团购’，因为当时大家的钱都不多，而卖家又不愿意拆细卖。我就邀约了几个龙王庙认识的朋友合资买入，等到卖出后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利，就这样，认识了好些个朋友，时不时知道一些消息……

“到了1993年4月，已有几只曾经在‘龙王庙自发股市’里交易过的股票成功上市，这之后，一旦传说哪只票快要上市，哪只票就立即大

幅上涨，一旦证明这是假消息，又立即大跌。虽然有涨有跌，但很少有人亏，因为那时的自发股市处于‘大牛市’之中，乱炒都能赚，只是赚多赚少而已，这种疯狂如今已经无法想象……

“也就在1993年，泸州老窖发行新股，中签号出来后，我把以前在龙王庙赚的前几桶钞票全装在麻袋里，赶往泸州，以每股高出发行价2元的价格收购中签号，收了10多万股。那次回Q市后，我倒床睡了两天两夜，我晓得，我这辈子肯定不会穷了，后来，泸州老窖上市，我第一天就全部抛出兑现了。从那以后，我没再炒股了……

“那些赚了大钱，不晓得收手的人，最后多数都倒霉了。当初和我在龙王庙一起‘团购’股票的朋友，有个叫张明的，胆子特别大，起初也赚了很多，后来‘利达公司’发行了股权证，大家都比较看好它，价格涨到了7元左右1股。张明就把他几年来在龙王庙赚得的钱，一次就买了20万股，结果这家公司未能上市，血本无归啊……

“还有个一起团购过的朋友，叫谢强，他赚得更多，有1000多万，他也及时从龙王庙撤离了，人啊，一旦顺起来，就会把自己当神仙，1994年谢强开始炒期货，但这次，命运没再照顾他了，炒海南粮食期货一次亏了200多万元，炒钢材期货又亏损200万元，再炒其他的依然是赔。最后，他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负300万元的债务……

“就是因为看了他们的结果，我后来下决心再没碰过股票，反正钱也够用了，我就在1996年初主动提前退休了，所以我们××处才在那一年临时多招一个公务员，否则小雷你可就没机会进来当公务员了……我的钱，也不多，只是够用，而且我把钱给了女儿100多万让她开公司，结果她不是做生意的料，做亏了……”

以上，就是2001年的那个下午，老田对我所说的，我记得那时，我非常失望，因为龙王庙所意味着的“早期非规范股票市场”的机会对我

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我更希望获得如今的正规股市里征战的法宝，希望学到技术的秘诀，遗憾的是老田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他甚至不懂一些最基本的股票技术指标……这不禁让我既失望，又对老田有几分轻视，觉得他炒股赚钱靠的只是机遇，而并没有炒股的真正本领。

如今，距离那次交谈，已经13年过去，13年后的今天，我为自己在那一刻对老田的轻视感到了汗颜。因为我终于明白，老田在那一天，其实已经告诉了我投资的最主要原则之一，只不过，由于我那时的阅历尚浅，所以无法明白，或者即使明白了，也无法接受。

那天，聊到最后，老田仿佛是随口地总结说：“做股票就是做人，关键是抓住时机，在正确的时间里做恰当的事，但不要因为一时的暴富就以为自己是天才，我们每个人，如果有了大收获，都不妨仔细想想，这究竟主要靠你的才能，还是主要靠你恰好抓住了某个大的机会，如果是后者，你最好学会及时收手。”

遗憾的是，如果不经历一两次由暴富到破产的轮回，又有谁能真的明白自己的成绩仅仅是来自于运气呢？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打回原形的切肤之痛，又有谁真的能站在自己人生顺境的山峰上，却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的渺小？

这些，都是投资之道最重要的心结，打通了这心结，也就打通了任督二脉。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后来成熟的正规市场，还是不成熟的龙王庙自发市场，对于心结的历练，并无二致。

此刻，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一种哪怕冷酷的客观，希望自己仅仅是所有往事的一个无关的过客。无关，才能平和；平和，才能温暖。在2014年里平常的一天，我从傍晚独坐到深夜，下了最大的决心，打算写完这个面向心灵的故事，写完我那业已消逝的青

春年华。

在这样的夜晚，是什么在撞击着我的心，使我必须倾诉？——是对生命的热爱，是对青春的缅怀……在我决心完成这个故事的这一刻，我突然分不清是我像哈雷彗星一样掠过股市和他人，还是股市或他人像哈雷彗星一样掠过我的人生，但总之，我们都只是彼此的哈雷彗星。这使我的心突然充满忧伤。

但也是在这一刻，我相信整个Q市只有我的窗户亮着灯光，窗外夜风轻柔，我可以偷偷地在别人的睡眠之外独自悲喜，并且假想Q市所有湿润气息都只属于我一人，虽然我知道这仅仅是假设，但假设所产生的温暖却如此真实，它使此刻的我对生活充满感恩。

4. 死过一次

人生的许多真正的道理，都是很简单的，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但越是简单的道理，越是人人明白的东西，真要融会到你心底去，甚至融到血液里去，其实越难。

例如，“激流勇退”，这就是一个质朴的简单道理，说的是人在顺境时，要懂得放弃。其实人人都是默认这个道理的，但是，走在顺利的康庄大道上，眼看着前面有着更丰厚的果实仿佛唾手可得，你真的能做到就此“勇退”吗？不，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因为人性是贪婪和自大的，在顺利时你必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渴望更大的一个成功，这就是人性，不可更改，唯一解决的办法是随后的碰壁和陷落，在高峰和低谷之间反复起伏。

有的人一生都在这样的起伏里摇摆，甚至包括许多投资天才，例

如利物莫；有的人则因为特殊的际遇学会了放弃，只不过，学会放弃都是有很高学费的，等你真的感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放弃了，人生美好的时光也基本流失了……

人生不可重来，所以，不是每次大错，都有机会改正；也不是每次跌倒，都有机会重新站起，这正是人生的残酷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许正因为这种不可重来，人生才稀缺，生命因此才有价值。

而时间，因此才宝贵。

当我们说到股票的“时间性”的时候，千言万语，可以归结到最简单的一句话：炒股就是寻找时间和空间的共振。而其实，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人生也无非是寻找时间和空间的共振。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和炒股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都有高潮有低谷，都有割肉套牢，都有投资和投机……只不过，炒股是浓缩了的人生，让你可以在短短几年里，体会到许多不炒股的人漫长一生的全部悲喜。

在日常生活中，我遇到过很多拒股票于千里之外的人，在他们眼里，炒股无异于赌博，或者说，有着巨大的风险。在我炒股的头几年，在那时，我对炒股有着很强的神圣感，觉得把炒股和赌博联系到一起是对炒股的亵渎，但如今，18年过去，我想说，是的，在某些时候，炒股和赌博有相似性，但其相似程度并不比人生与赌博的相似程度高出多少——

人生难道不是也充满了赌博的味道吗？人生不是也充满了巨大的风险？股市仅仅是将这些味道和风险用更短的时间体现出来，从而可以让一个人不至于在临死前才迟迟地知晓自己的人生赌对还是赌错。

有的人一生在蝇营苟苟为当一个处长局长奔忙，他用三十年去验证自己能还是不能当上，然后，或者当上了，带着满意的笑容度过濒临

衰老的几年，随后退休，并感慨人走茶凉；或者一直没当上，带着遗憾离开人世。这就是多数人的一生。

老田不仅从股市激流勇退，其实也以主动离休的方式，从多数人的一生道路激流勇退。没几个人能做到，但他做到了，因此无论如何讲，他都是个奇才。然而，2001年我和他聊天的那个下午，我浅陋的人生阅历还使我读不懂他的人生，因此也并没有对他格外的尊敬与好奇。我和大多数周围同事一样，都还只是急功近利地关注他如何在红庙子股票自发市场挖到了他那桶金，并因那个挖金的机会已经永远消逝无法复制而兴味大减。

直到多年以后，我体验了股市几次大起大落后，才终于明白老田激流勇退的难得，才好奇于他作为一个正常人，为何能在不到50岁有了数百万资产时，却有定力远离股市，不渴望炒成千万。2010年末，因为人生的阴错阳差，我偶然再次遇到了老田，我问了他这个问题。

2010年末的老田真的老了，有着老人常见的迟钝，但眼神依然是睿智的。记得当时，老田沉默了一下，说：“越战时，我死过一次，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没收我，回来了，就什么都看开了。”

我在那个瞬间豁然开朗。死过一次，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5. 陆公子

当时，在我们单位，炒股最有名的除了老田，还有陆公子。

我们那个机关单位，虽然只有一百来号人，水其实还是有点深的。有几个特点，其中之一是“当官的”比“当兵的”多，由于是省级机关，单位里随便走来一个中年人，起码也是个副处级。就拿我们处来说，7个

人,除了我这个新考进来的小公务员是科员,其他6个全是副处以上:一个处长,两个副处长,两个副处级调研员,再有个离休副处老田。其他的处也大致如此,因此,在我们那里,处级领导一点也不稀奇,而且多数并没什么实权,大家至少表面上一团和气,氛围还是蛮好的,还时常开一些轻松的玩笑,例如,编派了我们单位的“四大公子”。

1996年,我刚进单位不久,性格又不爱打听单位里是是非非,因此所谓“四大公子”里,只知道有个陆公子。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家境富裕,都说他父亲是浙江著名的私营企业主,他有个弟弟,在协助父亲打理家族产业,而他因为成绩好,考上了北大,毕业分到我们这个单位,于是就走了“从政”的路。

那时的陆公子,还只是隔壁处室的一个主任科员。那时我常常在内心深处想,如果我有他那样的家境,我早就辞职下海去了。但陆公子却谨小慎微地在我们单位慢慢论资排辈着。他平时处处注意低调,起初他的私家车是一辆奥迪,后来,由于注意到我们单位除了正头之外的其他副头,公车的规格都只是帕萨特,于是他就悄悄将奥迪换成了桑塔纳。

可想而知,以他如此谨慎的性格,自然对其炒股经历更是讳莫如深,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如同黑夜里的萤火虫,总是会被注意到。大家都在流传着他炒股的消息,说他不仅参与了龙王庙,还抓住了1995年起股市的大行情。说他1995年12月在四川长虹8元钱的时候就悄悄喊他们处的同事买进,而他自己则1995年初就买了很多很多长虹,1996年6月,长虹涨到了28元,送股后,在9月再次上涨到了24元多,跟着他买进了长虹的自然是喜不自禁,但更多的没有及时买进的,则对他似乎生出些恨意来。

我那时还是个新人，很年轻，资历比陆公子都浅很多很多，因此完全没必要妒忌，但即便如此，每当我下班后看到他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心情也有些复杂，要知道在1996年，我的同事里，有私家车的寥寥无几，和我同一批考公务员进入机关的人里，有个年轻女孩子，大约25岁，一次我意外得知她家里有一辆私家奥拓车，我都震惊得几乎掉出眼珠子，那么，可想而知，陆公子当时开着桑塔纳，给周围的人是怎样的冲击了。

也许正因如此，陆公子的仕途一直不顺，和他同年的主任科员，有的早已提副处长了，他却还是原地踏步。我在2001年辞职离开了那个单位，没再关心他的进展，直到2010年，才偶然知道，他已经是Q市某油水很足的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了。

告诉我这消息的是我一个朋友，他去那要害部门办事，和陆认识了，吃了几次饭，得知陆是××××单位出来的，我朋友知道我是从××××单位辞职的，于是问陆：“那你认识雷立刚吗？”

朋友转述说，当时陆回答：“雷立刚，我当然认识，他是我的小弟啊。”

我在心里有些纳闷，在机关的那几年，由于不是一个处，我和陆接触并不多，怎么突然就成他的小兄弟了，不过，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似乎说我是他小兄弟，我应该受宠若惊才对。朋友说，那时他们甚至约好，下次饭局把我喊上，朋友还征求我意见，问我去不去。

记得我犹豫了一下，说，去。

然而这个传说中的饭局却迟迟没来，直到大约半年后的2011年某天，我再次和那位朋友喝茶，顺口问起此事，朋友才说，陆突然查出到了肝癌晚期，治疗无效，已经离世一个多月了。

6. 热爱自由

除了老田和陆公子，我们单位还有很多股迷，只不过，收益都不算太好，例如，我们处的一把手蒋处长。

对于蒋处长，我永远心存感激，我考公务员过最后的面试关的时候，据说，曾有人想安插一个关系户，把毫无背景的我挤下来，是蒋处长坚持按成绩录取，我才进了这个单位，当然，在当时，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我是进入单位近五年后，才偶然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秘密的。

据说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已经遍布着暗箱，但我能肯定，至少在1996年1月的那次全省公务员考试，暗箱还是不多的。考试应该还算比较公正，否则像我这样完全没有靠山没有渠道的人不可能一路过关斩将。那几乎像一场梦一样，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笔试成绩我是报考××××部的所有考生中的第一名，面试则是第二，在当时的我看来，仿佛没有惊险，仿佛没有起伏，甚至仿佛没有悬念，但却又似乎很矛盾，仿佛在情理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总之，糊里糊涂地，我就收到了××××部的录用通知书，我完全不知道，如果不是与我非亲非故的蒋处长的坚持，我早已经半路下马了。

然而，考上了公务员，进了××××部，我的人生真的就更顺利了吗？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曾经想过，1996年我假如没通过公务员考试，我很可能就南下深圳去闯荡一番了，我不笨，并且勤奋，在1996年那还算遍地黄金的深圳，我也许能有一番作为，或许我早已经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甚至我可能自己做实业打拼一个天地了。如果那样，我很可能就不会迷恋股

市,我的人生将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然而,生命永远无法重来一次,以做比较。

就如你走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有好几条路出现在你面前,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走下去,不管你走了哪条,都意味着你无法看到其他道路上的风景,也意味着你永远无法确定你在另外的那条路,可能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而这就是人生,因为只能选择一条路而必然永远充满遗憾的我们的人生。

在人生中,类似的选择随时随地发生,选择一个人和你携手,选择一段婚姻,选择一个职业,选择一种技能……从这些角度上看,我觉得炒股相对于人生的其他选择,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选择的多样性和修改选择的方便高效。选择一只股票,你不需要太久就能知道一个结果,你可以很方便地止损割肉,换入另一只股票,而且,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你还可以同时选择多只股票,无非是每只股票都少买一点而已。

但选择婚姻,选择配偶,甚至是选择工作,都无法像选择股票这样多样与自由。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对股票的迷恋,也许恰恰和股票选择的多样性和自由精神有关,作为一个把无拘无束的自由当作阳光一样来向往的人,我对炒股的热爱,本质上是对自由的热爱。

7. 蒋处长

与选择一只股票在不太久后就能知道一个结局不同,选择一个爱人或选择一个工作,往往要三五年,或十余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慢慢

知道结果。但即便如此，在人们做出选择之初，依然是兴奋和喜悦的。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刚去单位上班的兴奋激动。

T省省委大院坐落在Q市市中心一条比较僻静的马路边，路两旁茂盛的法国梧桐，将马路装扮得十分幽静。大门已经有些旧了，站得笔直的武警，使气氛总有些庄严肃穆。进了大院，左边那幢是省委组织部办公楼，右边的那幢则属于省委办公厅，中间最大的主楼，则是其他各部门办公的地方。1至7楼分属于农工委、统战部等相对次要一些的机构，8、9、10这三层，是省委宣传部；11至13层，是省纪委。14层是保密委，再往上，就是屋顶平台。

记得上班第一天，我按通知的时间准时到干部处报了到。相关手续办完之后，蒋处长亲自陪同我在省委大院里熟悉了一下环境，他带着我，先是在办公区转了一圈，告诉我单位的汽车主要停在哪里，倒垃圾时垃圾桶在哪里，焚烧过期文件的焚烧炉在哪里……诸如此类，而后，在大院里的休息区也转了一圈，那里有假山有水池，鸟语花香，据说一到清早，很多离休的省级干部，都在那里锻炼身体。返回办公楼时，经过一个“院中院”，蒋处长压低声音说，这里面是省委常委的办公和生活区，即使我们省委干部，没事也不能随便进，我工作这么久，也只在送文件时进去过十多次。我听了，有些羡慕地往里面看，只见站岗的武警背后，是大片的绿树和草坪，树枝遮掩着一幢幢老旧的别墅。蒋处长又看了一眼，用更小的声音说，“瞧，那幢就是省委书记的房子，再过去那幢是省长的……其他常委，好像是两人合用一幢……”

那一年，我刚刚22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在内心深处对蒋处长如此的小声说话暗暗偷笑，觉得他太谨小慎微了。慢慢地，我还发现蒋处长一直在悄悄炒股，他总是拿着一个中文传呼机，一到开市时间，就会一边工作，一边偷偷把传呼机放在桌子下面，戴上老花眼

镜，默默地看股票价格，脸上阴晴不定。那时，我觉得很好笑，炒股就炒股吧，弄得像地下工作似的。

在1996年，一轮比以往年份气势都更足的大牛市，正如火如荼。虽然，历史上1992年的股市也涨幅甚大，但那时股票少，全社会的参与程度也低，远比不上1996年牛市的大气磅礴，许多老股民，都正是1996年和1997年被卷进了股市的。那时，国家对于股市，依然没放在一个国计民生的角度去看待，炒股在社会多数人眼里，依然有点类似于歪门邪道，至于机关干部炒股，不提倡不鼓励但也不压制，不过，多数机关干部都是悄悄炒股，大家心照不宣，在单位很少公然大谈炒股。

我们那个单位，由于在1993年左右不少人都分到了少量的原始股，后来在二级市场抛出后都略有收获，并因此被带入了二级市场，因此，炒股的比例很高，还不乏诸如蒋处长这样的痴迷者，但是，从那时起，通过蒋处长的经历，我就发现，股市与其他行业有个巨大区别：

其他行业的投入和收益往往都成正比，多一分辛劳通常就必然多一分收获。而股市却大大不同，并非越痴迷越投入就越能有收获，也并非付出越多汗水就越有回报，像蒋处长这样每天工作之余全心研究股票的人，却亏损累累，以至于我去他家拜访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竟然连个像样的家具和电器都没有。那时我就想，股市或许真的是很可怕的。

8. 旁观者

刚到单位不久的我，由于那时还不炒股，所以对周围炒股的同事，可以用一种旁观者的客观心态，平和地进行观察。

渐渐地，我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炒股的成绩，似乎和学历、学

识，都不见得成正比。我们单位有个司机，据说就是个高手，另外，陆公子他们处有个王哥，父母是省委老职工，80年代中期，王哥没考上大学，靠关系进机关当了个工人，由于他没有大学文凭，尽管有关系，依然10来年都一直只是工人编制。但也正是这个王哥，7元多买了长虹，最后一直守到60多元，赚了10来倍。

而那些学历高的，无论是蒋处长，还是我们处另一位同事，副级调研员老童，都炒得很糟糕。自从1996年7月我进单位后，就和老童在同一个办公室，桌子对着桌子，加上我和他岁数相差20多岁，级别也相隔很远，因此完全没有利益冲突，彼此之间经常能说一些心里话，如此，工作三个月后，到了1996年10月份，已经彼此十分信任 and 了解。

10月的一天，我因和机关打字室里的漂亮女临时工开了几句玩笑，女临时工笑着捶了我几下，老童恰好路过看到了，当时也没说什么，但那天快下班时，他突然走到办公室门口，探头看了看，见多数人都走了，就掩上门，很严肃地对我说：“咱俩一起坐了这么久，我一直在观察你，你是个心术很正的好苗子，所以我跟你多啰唆几句。不想你像我一样走弯路。”而后老童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很是吃惊，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走起路来都小心翼翼怕踩死一只蚂蚁的老童，竟然口才惊人。我当时心想，“怪不得都说，能进××××部的，再怎么都有两把刷子啊。”

“我是军校研究生毕业，然后进了部队，我在部队时，你可能想不到，是我们全师最年轻的正团之一，说起来算是前途无量。1990年转业，当时可以进省工商局，也可以进××××部，现在看起来，那时要是选择了前一个，哪会是如今这样子！可是啊，那时思想就是转不过弯来，总觉得只有××××部更能体现人生价值，就选这里……唉，这第一步，就迈错了门槛啊……”

“转业都要降半级使用，我由正团变成副处长，而且是最不受重视的××处，当时××处没有处长，我是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主持了将近一年，还以为快扶正了，结果在一次活动中不小心被传出和一个女同志怎么怎么地，其实啊，我真的什么也没怎么地，那时咱们前任部长刚从市委书记任上升上来，正要树立威信，就要调我到下属事业单位当处长。事业单位不属于公务员系统，我那时思想老化，总以为公务员系统比事业单位好些，另外还巴望着在××处扶正，所以，我就不想过去……”

“而且那时候，更主要的是，都在说咱们××××部即将修一幢新楼房，我进Q市后，一直住老婆父母家里，房子小得要命，当然巴望着在咱们单位等新房，所以，我就坚决不走，结果，部长以为我是藐视他的权威，一下子火了，将我调到咱们这个处，而且是降半级使用，成了个副处级调研员，不带‘长’字了……看，我刚转业时那么年轻，一帆风顺，谁想得到，进了××××部，整整6年多，不仅不是原地踏步，反而是连退两级，眼看着都44岁了，这一辈子，眼瞅着也就这么完了……”

“带不带‘长’字，我倒也不在乎，关键是后来我才听说，是个小人，自己想替代我，怕我老占着××处，在后面乱造谣，说什么我和那个女同志一起出差时一同消失了半天，其实，全是瞎说，所以啊，生活小节一到关键时刻，就会要了你的前程，你自己都想不到会那么严重……”

“我这人运气不好啊……这几年什么都没顺过，就说那房子，为了房子我不去事业单位，哪知道咱们单位的房子后来一直遥遥无期，两年反而是那个事业单位都修新房子了，咱们的却还是没影子，一晃，我们全家在丈母娘那小房子里一住就又是六年……而我炒股又亏损累累，把转业的钱全给亏完了！”

“唉！……”老童最后叹了口气，不再言语，沉默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拍了拍我的肩膀，离开了。剩下我，独自坐在窗前。

已经是傍晚将近7点，10月的Q市，夜色渐渐浓起来，我扭头向窗外看去，只见街灯已经亮起，想想在机关单位要如此步步小心，我不禁为未来充满了不自信。想想不可测的前程，突然感到很累，突然也想炒一炒股——其实那时我完全不求暴富，只是想让自己平淡的生活多一点一成不变之外的偶然。

9. 新股民

仅仅因为抱着一个小小的心愿：想让自己平淡的生活多一点意外和偶然，我买了自己第一只股票，成了一个新股民。我那时完全不可能知道，股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多数人最终都将丢失自己最初进入时的初衷；我那时更不可能知道，股市更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会绞杀多数人的心愿和盼望；我那时尤其不可能知道，股市尤其仿佛一个冷血的收割机，会像收割麦子与韭菜那样，周期性地收割新成熟的颗粒。

18年后我回望自己股市之路的起点，我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张开的血盆的大口，无声地摆在我的面前，在沉默地等待着新的猎物坠落；又如同一个幽暗的深渊，在默默地凝视着我，让我想起一句触目惊心的话——

当你看着深渊时，深渊也在看着你！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我在起初怎么可能知道呢？没有问任何人，我乐滋滋地去开了户，那时，省委大院一带最近的一个证券营业所是“海通证券”，考虑到我们单位多数同事都在那里开的户，为避免遇到

领导，我特意找了离单位相当远一点的一家“南方证券”营业部。

事过经年，南方证券早已经在2005年大熊市末期中倒闭，不复存在，退出了历史舞台。连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券商也会沉戈倒戟，更何况我们小股民？

“一入股市深似海，回首已是百年身。”18年来，我无数次问自己，如果我早知道会是如此，我还会在最初的起点，奋不顾身地投身股海吗？在不同的时候，我往往在内心会有不同的回答，而今天，我的回答是，很可能还是会的，因为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

记得在南方证券开户后，我存进了2800元钱，那是我当时的全部存款。1996年11月8日，我用其中的2600多元，买了500股广电电子，买价是5.16元，为什么会买这只？说实话，是因为老童的推荐。1996年的行情中，广电电子是一只表现平平的股票，在我买前和买后都是如此，好在我并不在意，买了就放着，因为虽然2800元是我全部存款，但也毕竟只是我两个月工资，因此完全没有心理压力，同时也因为只有那么多钱，即使涨幅再大我也赚不了多少，所以，我根本就没太关心它的涨跌。

那时候，我更多的关注，完全放在女朋友简璐身上。

简璐是我的初恋，她与我同校同系，不过她要低一年级，1996年，我俩恋爱已经三年了。记得简璐大一刚进校时，接新生的大二学生们惊呼，“我们系终于也有美女了！”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系一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比如说我们92级，6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而且几乎全是歪瓜裂枣。所以简璐的出现在我们系93级，很有点惊艳的味道。

简璐面貌有些像妮可·基德曼，个头高，一米六八，往哪儿一站都很打眼，加上气质脱俗，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所以一进校就被公认为系花。当时，不少高年级男生都在打简璐的主意，没想到却被我这个系

学生会主席捷足先登，于是不少男生愤愤不平地说：“又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我自己其实也觉得不大配得上简潞，我一直觉得，尽管我还算多少有些才华，人也聪明上进，长相也还行，但总的说来，我是个平凡的人，无非是比多数人多一点勇气和积极主动。追上简潞的过程，就是一段稀里糊涂的过程，而且那么快就追上了，只用了半学期，简直有些云里雾里。因此，我内心深处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或许有一天这段爱情就会结束。可能出于这种心态，加上有时候人的自卑往往会以自傲的方式逆向表现出来，在恋爱的几年里，我总爱主动向简潞找碴，“分手”这两个字，我说了不下三百遍。

有一次说完分手之后，我还特意去剃了个光头，以示决心，没想到简潞却来主动找我，见面后，简潞只是说，“你剃光头不好看，不适合。”然后就挽着手陪我去买帽子。在商场的镜子里，我看到光着头的自己像个犯人似的，而身旁那公主般的简潞却是那么全然不在乎，亲密地挽着我，一点也不在意商场里不断擦肩而过的很帅的男人或看起来就很有钱的男人，我不禁感动得鼻子发酸，差点落泪了，心想，以后无论如何要善待这个女孩子。

那一年，我读大三，她读大二。

10. 简潞

没想到，就在我下决心要死心塌地和简潞相处之后，简潞却主动和我分了手，那是在我大四第一学期开学不久，正是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大学四年里内心最脆弱疲惫的阶段，我这时最

需要简璐的关心，然而她却离开了我。

这成了我心底的一个疤。尽管，我们最终还是和好了，但我在内心深处还是介意的：一是，简璐在分手期间与一个社会青年谈过一阵恋爱；二是，我们恢复关系，是在我大四第二学期开学之后，而那时，我考取公务员已经基本确定，这给多数同学一个印象，仿佛简璐是冲着我考上公务员才回到我身边。虽然我自己深信我还是很了解简璐的，她不是趋炎附势的人，更不是很有心机的人，只不过，我们恰恰在那时又找到了感觉，于是重新走到一起，然而，我还是不能释怀这么一个事实——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在我身边。这和我理想中的爱情是不一样的，在十几年前我那年轻气盛的心里，真正的爱情一定是越在困难时刻越要不离不弃的爱情。

因此，尽管与简璐恢复了关系，我却依然觉得不可能天长地久，我心里想，现在俩人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系，周围全是同学、熟人，反复分分合合也不太好，反正离毕业不久了，等我毕业之后，生活空间不再一样，简璐或许会结交别的男孩子，说不定自自然然就会分了，那样倒是一个彼此之间伤害最小的处理方式。

哪知道我毕业到单位报到之后，因为不再每天相见，距离产生美，简璐反而对我更加依恋了。可能因为大学高年级女生总是对社会比对学校更有兴趣一些，简璐不时往我这边跑。但我却越来越打退堂鼓了，我反复掂量，觉得如果我真能有把握给简璐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她毕业留在Q市未尝不可，然而，我却没有这个把握。

一来因为我和简璐之间的爱情，已经不那么完美无缺，而我是追求完美的人，哪怕即使自己现在无所谓，将来有一天却未必还能无所谓，而那时说不定已经耽搁了简璐的青春，那样我会内疚；二来，因为

我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也感到捉摸不定，假如我愿意当一辈子公务员，那么一切都可以稳定下来。但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安分的人，不喜欢一生的规划就这么早早限定了，我想，我可能是那种天性会不断飘荡的人，迟早会辞职，说不定，我会过一种漂泊的生活，如果是一个人，什么样的漂泊我都不怕，但假如带着简潞……我简直不能想象。因此，对于我和她的未来，我感到十分迷茫。

很快就到了1996年12月中旬，简潞她们这届大四学生也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她的老家在昆明，如果回昆明去，她可以陪在父母身边，一切都有了依靠，然而简潞却把多数的希望放在留Q市上。思前想后，我觉得，已经到了必须做了断的时候了，否则会耽误她在昆明找工作，于是，那个周末的晚上，简潞又来我单位宿舍看我时，我故意表现得很冷淡，两人在宿舍里闷坐了一会儿，然后将上面所想的一股脑儿全告诉简潞。

“你还是回昆明去吧，”我最后总结说，“我不是那种打算在机关待一辈子的人，我也不是那种打算过公务员稳定生活的人，我想下海去闯，可我很可能会闯不出什么名堂，我们在一起，你跟着我会很累的……何况，我们本质上是两种价值观的人。”

我在说之前，最担心简潞会哭，然而简潞却出奇的平静，她什么也没说，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你送我回去吧。我推出自行车，像以往那样，将简潞驮在车上，从Q市市中心往一环路外的大学方向骑。一路两人都不说话，骑了一半路程的样子，简潞忽然说：“停，我要下来。”

我刚刹住，简潞就下了车，一句话不说，顺着一条陌生的小街无目的地往里走。我本想，长痛不如短痛，不如这次就狠狠心，免得将来彼此耽误更多，可是，就在要骑车离去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回看了一眼，

我看到简潞已经没再走了，站在一百米外街道边一棵茂盛的法国梧桐树下，像夜色中的一个剪影。我突然心头一酸，赶紧向简潞骑过去。我把车刹在简潞身边，望着她，想继续硬下心，劝她早点回学校。但话还没说，简潞已经蹲下去，埋着头，小声哭了起来。我突然注意到，简潞身旁就是两个垃圾桶。我知道，简潞历来是最爱干净的，如今她却居然不管不顾，在垃圾桶旁蹲下来，这让我心里很难受，所有的理智，在一瞬间全部崩溃，我跳下自行车，一把搂住简潞，说：“我们不分手，不分手了，走，回学校去吧。”

把简潞送回学校寝室，我累得够呛，还得嘿咻嘿咻骑半小时自行车回到单位宿舍，一回去倒头就睡，全然不知道那天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里，全文宣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这是那一年股市最大的一件事情，影响可谓深远，从此中国股民的口头禅就成了“炒股要听党的话”，也不知这是悲剧还是喜剧。

第二天正是中国证券史上赫赫有名的1996年12月16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竟亲历了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记得那是个星期一，我一上班，就看到老童脸色发青，嘴皮直颤，拿着一张报纸，半举着，仿佛那份报纸是压垮牛的最后一根稻草。嘴里喃喃念着：“完了，全完了。”当天，沪深股市几乎全线跌停，我们的广电电子自然也不例外。17日星期二，大盘再度接近跌停，股票也几乎全部跌停。我因为仅有500股广电电子，所以压根就没在意。但老童不同，他满仓广电电子，应该是他这几年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以及他转业费的最后一点零头，所以，他整个人的精神都几乎要崩溃了。18日，大盘开盘就下跌了百分之四点几，广电电子再度开盘跌停，那种剧烈的大跌，在以后的几年里，并不多见，关键是，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再来两个跌停，老童面如死灰坐在

藤椅里，犹豫了大约10分钟，颤巍巍地拨打电话，割肉卖出了全部股票。

巨亏卖出之后，他似乎反而轻松了，脸色恢复了一些红润，还很懊恼地对我说：“小雷啊，这次是我害了你，本来想让你跟着赚点钱，结果却……唉，要不，你也赶紧卖了吧，少亏点总是好的。”我想，500来股，亏就亏吧，于是懒得打电话卖票。

11. 老童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那天最终却绝地反击，大盘由跌4%变成涨7%，广电电子由跌停变为涨5%！

中午的时候，老童看了看传呼机，脸上的红润就再度消失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假涨，是圈套，是要把散户诱杀了。”

但到了下午，大盘指数十分稳定，老童终于脸色惨白起来，额头的青筋直冒。

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赶紧说：“童处长，要不，您请个假回去休息？”

老童像什么都没听到一般，无动于衷，但又显然听到了我说话，微微摇头说：“不必的，不必的。”

那个神情，在我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老股民在某些时候恰恰比新股民还经不起风雨，我后来曾反复思考过原因，觉得这个原因也许很复杂，但其中之一估计在于：老股民往往在股票上寄托了全部的希望，所以一旦遇到大挫折，会心理上更痛苦，同时，相当多的老股民往往投入了自己大部分资金甚至是全部资金，而新股民由于刚刚入市，还在试水，一方面不会投入太多资金；另一方面

也不抱太高期望，因此反而在心态上具有优势——这是我自己若干年后，由一个新股民变成了老股民，所时常反思的地方。

1996年底大跌之后的股市剧烈震荡了两天，渐渐就变得死水一潭了，那之后的一个多月，直到1997年1月底的春节之前，整个股票市场都一直在低位横盘，每天的震幅都很小，包括广电电子，也那样要死不活地趴着，让人昏昏欲睡，没什么激情，我甚至几乎要忘记我有这只股票了。

日子依然在既有的轨迹中按部就班地简单重复，总的说来，我的工作比较轻松，在我们处，我做的是内务工作，无非就是打打字、领领报纸、分分信件、管理一下《内参》的传阅、安排处室内部的值勤等等。

所谓打打字，我们单位虽然有专门的打字室，但各处室一些简短的文件，还是各处室自己打，在我们处，这差使自然落到资历最浅的我头上，好在并不太多，领领报纸和信件，是每天清早单位会有专人将报纸分发给各处室信箱里，9点左右，我到信箱去把我们处的报纸信件拿回来。机关单位虽然别的实惠越来越少了，但报纸却还是很齐全，大家也普遍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几乎每天要把大半个上午耗在读报上，别以为大家是在因工作因素而读报，多数人看的其实都是休闲版或者《参考消息》，我自然也不例外，最后是传阅《内参》，读大学时，我大致听说过所谓《内参》，给人的感觉是十分神秘并颇具威慑力，据说在县城里面，除了书记县长等可以看，其他人闻都别想闻一下。没想到在我们单位，所有干部都能看《内参》，只不过为防止丢失，在传阅时要签个名字而已，负责传阅登记的便是各处室搞内务的人，具体到我们处便是我来负责，这曾经神秘的东西如今平常地摆在我面前，让我陡然感到食之无味，有时连看都懒得看，便随手签个“阅”字。

所有这些，都很快让年轻并对生活充满憧憬的我感到有劲儿无处使，刚工作的新鲜感很快就消逝了，代之以一成不变的枯燥，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和老童大眼瞪小眼，各发各的呆。

老童在割肉之后，休整了没几天，就又习惯性地买来卖去了，我发现他只要几天不买卖一次，就会很不舒服，尤其是不习惯空仓，一旦卖了股票资金闲在那里就像猫抓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买了哪怕立即套着了，他也马上就舒坦了。但多套几天他又会焦躁不安，会忍不住割肉，哪怕是亏着卖的，他也会比套着时安宁一些，但安宁不了几天就又会想买股票，而后不断这样恶性循环。

1997年春节前的那段日子，当老童成天做着短线时，我则因为股票上的投入还太少，基本没把股票放在心上，成天为简璐的工作操着心。

自从决定了不分手，我就开始认真对待起简璐的工作问题了。机关单位福利并不好，但有个优点：复印室里有源源不断的纸张，而且可以自由操作。于是我乘人不备，利用单位的复印机，帮简璐制作了厚厚的自荐书，复印了整整50份。50份不是个小数字，每份有十多页，50份就是700来页，说来惭愧，我当时自责之余，又弥漫着占公家便宜的小喜悦。

而后，我让简璐将自荐书一股脑儿邮寄了20个单位，可是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我又陪着简璐，去了好几个大公司，上门递简历，心想，简璐外貌出众，上门去自我推荐，效果比不见面可能要好很多。

记得那时天气已冷，我们舍不得打车，全是我骑着自行车，驮着简璐，一家单位一家单位地上门，为此我还向蒋处长断断续续请了好几

次假，理由是女朋友病重，在医院里打点滴，我要去守一守。蒋处长还真信了，一次他很体贴地对我说：“你女朋友身体素质可不太好啊，怎么老是生病，搁我们20出头那年代，男女谈恋爱重要的不是脸蛋，是身体好不好，身体不好的没人要。”

然而，即便是上门自荐，效果也不理想。起初，是我陪着上门，后来为避免别人知道简潞有护花使者，每次我都只能等在大门外的寒风里。可是，多数单位当面就明确表示不要女生，还有些单位只进生源地是Q市的学生，这些简潞都不符合。此外，还碰到了两个动手动脚的，面对青春靓丽的简潞，先是道貌岸然，随后暗示，再一看暗示无效，想着说不定以后再难碰面，现在能揩点油就揩点油，反正不揩白不揩。于是，只要周围没人，便骚扰起来，简潞惊魂卜定，回头只冲着我发火，再也不愿意上门递自荐材料了。转眼春节过去，简潞的工作依然没有眉目。

就在我为女友的就业焦头烂额之际，股市里也风云突变，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了。事实上，股市所有的秘密与内幕消息，事后都可以在K线里看出端倪，只不过，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不可能有那样的清醒。

1997年春节开市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股市莫名其妙地大跌9%，当时的人们浑然不知原因，如今看来，应该是在那一天，市场里的消息灵通人士，知道了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股市，说到底就是一个浩大的江湖，里面鱼龙混杂，不同的资金，代表着不同的诉求，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代表着不同阶层的人。而处于不同社会链条里的人们，所能接触到的讯息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从来如此，以不同的社会地位，将人所能接触到的讯息隔离开来。

人们常常说，股市是不公平的，因为总有人事先知道内幕讯息，并

依靠那些内幕获得收益。但我想说，世界从来就是如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必然将信息以地位高低进行分隔，即使没有股市，信息同样被按等级隔离，反而恰恰是股市，我们普通平民，还能通过股价的变化，以较快的时间猜测到某些内幕讯息，而在股市之外的浩瀚世界，许许多多的讯息，永远以绝密的姿态存在。从这个角度讲，股市其实反而比别处公平。

12. 1997年

1997年2月20日注定是不平静的，因为这天清早，电视和报纸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邓小平于19日夜晚9点逝世了。

那天一大早，看了报纸上的悼词，单位里只要手头有股票的人，都忐忑不安，有的焦急地盯着传呼机，有的则悄悄打开收音机，手中股票仓位重的，则更是忍不住悄悄去了证券营业部。我虽然股票不多，并且反正是套着的，没有卖出的想法，但也想去现场看看，于是上班上到9点来钟，就悄悄下楼，跨上自行车，一路飞奔到了最近的那家海通证券营业部，才一进去，劈头就见到了蒋处长，我正要躲，已经来不及，蒋处长也看到了我，但他并没有太过严厉地批评，只是神色很寥落地说：“小雷啊，你什么时候也炒股了，这是条不归路啊，你还年轻，精力放在工作上才会有前途，股票最好还是别炒了。”

我低头应着，正要说点什么，周围散户大厅里传来一阵喧哗，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到了墙上的股票行情大屏幕上，只见上证指数以-9.61%的跌停点位开盘，所有股票集合竞价就全部跌停，墙上绿惨惨的一片。原本正要再说我几句的蒋处长，突然闭紧了嘴巴，嘴唇下意识地包住牙齿，微微抖动。

那时，只听到周围不少散户要么叹气摇头，要么捶胸顿足说：“这下，卖都卖不出去，起码三个跌停，早知道前几天卖了就好了。”过了几分钟，不少跌停打开了，散户们终于有机会卖出了，许多散户赶紧争抢到交易机器前，排着队卖票。蒋处长也迟疑着排了队，轮到他时，许多股票的价格已经从跌停回升到-6%左右，割肉还是不割肉？看得出蒋处长有些犹豫，这时排在他后面等着卖票的其他散户不耐烦地嚷嚷起来：“这位老同志，你到底卖不卖啊？我们还急着要卖，你如果没考虑好，让我们先卖行吗？别占着茅坑不那个啥啊。”蒋处长听了，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咬了咬牙，割肉卖了股票。

然而那天，股市摇摇晃晃的仿佛随时要塌，却又异常顽强地逐浪走高，下午收盘时，竟然由开盘的跌停变成了红盘，紧接着的2月21日，更是大涨5%收了一根光头光脚的大阳线，蒋处长以及许许多多在那时惊恐割肉的股民，被股市残酷而彻底地捉弄了一把。又或许，是被命运开了个玩笑。

那天之后的蒋处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见到我，就再不如以前那般慈祥，经常都是冷冷地板着脸，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想去问问他，却又无从问起。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完全明白他的心理，但我猜测，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最凄惶的那个瞬间，被别人看到吧，尤其是自己的下属。

那天之后没多久，大概是1997年3月初，我们单位计划了多年的新宿舍楼，终于开始打地基了，地址就在省委大院近旁，很好的地段。那些天，打桩机将长达两米多的钢筋水泥桩一根根插入地基，轰隆隆的打桩声在大楼里也依稀可闻。修房子使整个单位的人都亢奋了，不仅每天积极加入讨论新房的自发辩论会中，而且每天晚饭后的散步，大家也散着散着就散到了地基边来。以至于后来工地上不得不竖了块

牌子，写着“谢绝参观”，散步大军才有所减少。

在我们处，最兴奋的当属老童，正是为了这房子，他在单位忍辱负重多年，如今终于看到曙光，如何能不欣喜？那股高兴劲儿，似乎就连股票他也不那么在乎了，为了避免不久后买房子时资金全部被套，拿不出买房的钱，因此老童将多数资金从股市里抽离，只留了很轻的仓位。由于投资少了，于是老童不再每天一遍遍翻看传呼机里的股票行情，脸上洋溢着住房梦即将实现的小幸福。

然而恰恰就在三月里，1997年甚至可以说是那轮牛市最轰轰烈烈的股票上涨行情，却势如破竹地一步步迈向高潮。连对股票依然迷迷糊糊的我，作为一个并不勤奋的新股民，在毫无证券投资知识的情况下，手中那500股广电电子，在三月初就全部解套，在三月中旬，竟然有了30%的利润。

那时，我还是非常清醒的，明白这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而非我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是，钱来得如此轻松，让我陡然对股票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决心好好地学习一下证券投资的基础知识了。只是，不学还好，从这一学之后，就逐渐进入了迷途，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回顾自己所曾经研读过的厚厚的10多本证券投资书籍，我不能说那些都是错的，但我想说，它们多数都是正确的废话，都是没实际作用的。如果靠着研究投资书籍就真能获得炒股的秘径，那么，股市就不会是“十人入市，最终一赚两平七亏”的铁律了。

13. 韭菜

看了几本投资书后，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完全按自己的分

析,买一只股票。稀里糊涂赚钱的广电电子,说到底是老童推荐给我的,所以虽然最终赚了钱,我却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我渴望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赢得胜利。

那时,涨得最好的是长虹,因为涨幅已经极大,我自然不敢买了,想想投资书籍上所说的所谓“比价效应”,我翻来看去,发现同样也生产家电并且名气相近的青岛海尔,价格却比长虹低很多,总体涨幅也小很多,于是,三月底,我将卖了广电电子所回收的3500元,加上自己的年终奖和近几个月省吃俭用新攒的3000元,一共6500元,全部买了海尔。买价是20.5元左右,买了300股。

虽然只有区区300股,但6500元已经是我那时的全部,而且又是自己分析后所选择的股票,我对股市的关注度自然大大增加了,每到星期六,早早买回厚厚的《中国证券报》,因为上面有全部股票的近期K线图,后来更狂热之后,我觉得报纸上的K线图显示的时间周期太短,于是不辞辛劳地在白纸上自己画K线,并将很多张白纸连在一起贴在墙上,以此查看较长周期的股票走势。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十分耗时费力,每天我一下班就埋头画K线,越来越觉得股票的曲线甚至比女人的曲线更令人着迷。

就在那时,简璐也找到工作了。一家能解决Q市户口的小公司到T大招聘应届毕业生,尽管公司很普通,但在1997年,能给外地生源的毕业生解决Q市户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有好几百人去竞争那一个文秘职位,简璐脱颖而出,被招了进去。尽管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我和简璐依然雀跃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她毕业后能在Q市落户,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从那时起,简璐更黏我了,每天都要和我通电话。我们设了个暗号:每次她想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就找个公共电话亭,给我办公室打电

话，电话响三声，她就挂掉，然后再响三声，再挂掉，这便表明，是她打过来的。于是我按约定不接，然后用办公室电话给简璐打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她的话费。

其实，在机关单位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公家的便宜，打电话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报销医疗费。在1997年，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费报销额了，我们单位还没限制，由于大家都预期将来机关单位报销药费同样也会受限，因此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看病情结，没事儿就往省委大院对面的“省直第五医院”跑。尤其是老同志，一个月报销的医药费起码上千元。一大家子，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单位，全家人生病都“靠山吃山”。比如老童，尽管他的确是个很厚道的好人，但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每趟都像逛超市似的采购一大袋五花八门的药品，口里还念念有词：“别的咱不敢跟领导比，这治病总得一样积极吧？”

刚进单位时，我不仅很少去开药，而且还对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感到有些不安，如今，这些都逐渐心安理得了。机关是个染缸，互相感染，互相壮胆，互相无意识地协助对方麻木。其实，一切的好坏全在于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心理平衡。看着别人用公家电话煲长途电话粥，我想，至少自己打的是市话，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愧疚了。

然而女人总是啰唆，简璐在电话里总是絮絮叨叨的，使我的电话每每还是拖了不短的时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要挂电话了。”每次我这么说，简璐都要不高兴，哼哼唧唧的，说：“你这么不热情，哼，怪不得都说男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只好赔个笑脸，继续哼哼哈哈一阵。

一天下午，蒋处长突然召集全处的人开个小会。原来，上午部领导联席会议上，部长提到了如今部里有一些处室，用公家电话打信息台。

其中，我们处有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查了号码，是老童和我那间办公室的座机打出的。

我委屈地说：“蒋处长，我可一个也没打啊。”蒋处长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也不追究具体是哪个同志打的了，那80元钱，我们已经主动从处里的那点私房钱里贴补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打了。

小会散了之后，大家各自回了自已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有些沮丧。天地良心，我确实一个信息台也没打过，不过，他们办公室就我和老童，连我也觉得，老童是不大可能打的。当然，处里的三个办公室，彼此之间都互相有钥匙，不排除别人甚至离休的老田悄悄进来打信息台的可能性，然而，至于吗？

想到堂堂的机关单位，一群处级干部，却为了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偷偷摸摸，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不为别的，而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10年，或许20年后，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副处长，但那时我也和如今的他们一样大约四十岁了，成为一个不再有激情的中年男人，甚至为了80元电话费动小心思，这该多么令我绝望……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这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或许人生总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相对于单位里的沉闷，股市里我却颇多惊喜。3月底20元出头买的海尔，到了5月7日就29元了，我喜滋滋地卖了，每股赚了8元多，连老童都十分惊讶。其实，在今天看来，我这样的新股民之所以能赚得很顺，原因是新股民普遍胆子大，敢于追高，敢于紧跟热点，而老股民则普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面对主流热点巨大的涨幅，往往思虑太多，贻误战机。

那时，我甚至生出了一点对老股民的轻视来，觉得老童他们这么多年股票简直白炒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多年后，重复老童他们的轨迹，重复一茬又一茬“韭菜”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14. 短线

就在我顺风顺水卖出海尔小赚一笔之际，简潞意外怀孕了。

其实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生谈恋爱很少有不发生性关系的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以及之后的年轻人，性早已经变得日常化和平常化，性行为本身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和矛盾的焦点，但是，性行为的附带结果，依然是年轻的我们所难以承受的。

简潞还没毕业，即使是毕了业，我们显然也都还没做好养育下一代的任何方面的准备。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是必须打掉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谁也没多说什么。在确定是怀孕那天，我心情特别沉重，觉得特对不住简潞，握紧她的手，说：“别怕，什么事我都陪着，两个人分担起来，就会好受一些。”

简潞叹了口气说：“打胎你也可以给我分担么？”

我听了，埋下头，说不出话。简潞说：“好了好了，我也是气话，只不过这两天我想明白了个事儿——有些事情只能自己面对，别人就算真的是很爱你，可是，他也没办法将你的痛苦变成他的痛苦，尤其是身体上的。所以，我没怪你。”

我说：“别说了，说了我更难受。”

因为简潞那几天情绪不稳定，我怕和她在一起反而刺激她，想到打胎或许还有几天，加上那几天工作突然比平时忙很多，就几天没到T省大学去。一个下午，简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在华西医院，本来想不给你添麻烦，一个人处理掉自己回学校的，可是，还是有些怕……”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不声不响就去了？我赶紧过来。”

我那时工资低，出门几乎从不打车，这次专门打了个车，不料，却遇上了Q市罕见的大堵车，比平时骑自行车还慢。等我终于赶到医院时，满头满脸的汗，我在病床上看到了简潞，她正闭着眼，蜷缩在那里。我心里一疼，赶紧跑过去，搂住简潞的肩膀。简潞疲倦地抬起眼，说：“来了就好，我已经弄完了。”

两周后，简潞身体逐渐恢复了，她终于有力气回忆那次打胎，她说：“我真命大，谁都没想到是宫外孕，我躺到手术台上，医生弄了半天，竟然说没弄出什么，要重新检查，我下了手术台后，去了趟厕所，没想到，突然有一团像血块似的东西，掉了出来，我当时第六感觉就是它，回到医生那里，果然不出所料……然后我才给你打的电话，想你来接我。”

我听得心里很酸楚，默默地看着简潞，在心里想：“简潞，以后我只准你对不住我，不准我对不住你，你要结婚，我们就结婚，你要不结婚，我们就不结婚，一切都依你。”

那时，我多么希望能让简潞更幸福，可是，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拿着1300元的月薪，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爱的女人幸福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无背景无势力的普通人，我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股票赚大钱。

于是，1997年5月与6月，我开始认真学习短线技术，并开始了追涨杀跌的短线操作。

然而在那时，我对短线的理解，却完全是大众化的，认为短线、中线、长线是以时间长短来区分，持股一周以内的为短线，个把月的是中线，半年甚至更久的是长线。这种分类，是证券书籍与有关媒体所公认的，但其实却并无意义，即便不算是错误，至少也是一种平庸的思维。

如果在今天,要我再去定义什么是短线,那么我将赞同这么一种观点:

短线就是只关注个股趋势,不过多考虑公司基本面,在目标股票的选择范畴上放弃一切成见,而着重立足于是否能以比买价更高的价格顺利卖出。其关键在于顺势,也就是说,势道不改则坚定持股,而风向一变则坚决卖出。说到底,短线和持股时间无关,而与是否参与盘整有关。不参与任何盘整的交易方式,就叫短线。而这,才是短线的灵魂和意义。

只是,17年前,我完全不明白这些,我天真地以为每天换股,快速赚钱,就是短线的意义。

并且,在那时,也正因为内心对市场有太多的不理解,所以,我特别敬畏那些炒股名言或高手经验。每天,都把书上一些似乎很有道理的投资语录摘录在笔记本上。多年以后我翻看那些已经泛黄的笔记,我却发现世界如此荒谬,那些众所周知的投资技法,表面深刻,实则空洞,多数都只是不具操作性的呓语。

例如,所谓“顺势而为”的说法,就是最正确的废话,谁都希望能顺势而为,但问题在于你如何去判断那个“势”,当“势”刚启时,必然难于发现;等多数人都能发现时,必然已经在其原有趋势上延续了一段时间,此时,你如何能确认“顺势”不会成为可悲的买单者,毕竟趋势是可以随时转折的,表面的趋势越清晰,恰是拐点越近之时。

又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基本原理,即:买股票就要买龙头股或超级强势股。这话也很对,但问题是,对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尤其对那些并未经历无数次得失往复牛熊历练的散户来说,不在于你认同不认同这个观念,而在于你如何发现、买入、并持稳超级强势股。股市知易行难,能做到才是难度所在。

发现好股票不难，看到强势股也不难，但在正确的时间买进并坚持，那才最难。而这个难，本质上在于两点：其一，我们内心深处往往都是既自信却同时又怀疑自己的，我们其实在随时怀疑我们的判断，因此我们才不愿意在看好的同时真正买入，甚至我们可能会给别人推荐某只股票，但自己却并不买入；其二，我们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我们总想把有限的资金分配到最高效的股票上，因此我们往往放弃明明看好的股票，原因仅仅因为我们想要太多，而我们可支配的却太少。

这些，都是我近年才终于明白的。但是，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1997年五六月间，作为一个新股民，我并不理解短线的本质，却做短线颇有收益。而在后来的许多年份，我积累了不少技术和经验之后，做短线却屡屡亏损。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新股民却时常能比老股民收益更为良好呢？莫非上天真的更眷顾新股民，又或者如某些人所比喻，赌场要吸引新赌客，必然要先给点甜头，所以新股民往往能先尝到蜜糖？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股市一途，如同苦行僧行走在追寻真理的崎岖山路上，永远是山外有山。直到2010年之后，我才终于蓦然明白新股民往往能比老股民收益更好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那就在于：新股民往往都是在一轮大牛市里入市，熊市里人人谈股变色，几乎不会有新股民出现，而当牛市的赚钱效应出现后，才会吸引大量不炒股的人投身股海，成为新股民。而在牛市里尤其牛市最后的赶顶拉升期，只要追涨，无论你懂不懂股市的真谛，你都能歪打正着，错也成了对。而在熊市里，哪怕你技术再高，领悟再深，对也是错，怎么做都是亏损。

因此，对多数股民来说，即使有了好成绩，说到底股市大势的成绩。任何一个股民，如果轻松赚钱，切记不要以为自己是天才，而要深

深明白那是恰好踏进了一个正确的时间周期。仅此而已。1997年行情最好做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乱买，却收获颇丰，在某些瞬间，我意气风发，举目四望，真的以为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而今我才终于明白，自己从来就没有能战胜过市场，从来只是靠天吃饭。

只是明白之时，白驹过隙，我已心内成灰，饱经沧桑。

15. 那年烟花特别多

1997年的那轮大牛市行情，就指数而言最精确的顶点是1501.17点，见顶日是5月12日，但实际上很多股票见顶却是在那之后。例如，那轮行情的核心龙头T省长虹实际上是6月27日才见顶，并在6月到8月间铸造了一个跨度甚久、结构复杂的多重顶，支撑起了人气，带动了不少题材股在6月到9月里异常活跃，因此，虽然指数从5月中旬就发生了断崖式的崩跌，但个股行情却并非戛然而止，在1996年和1997年绩优股的盛宴中，低价绩差股备受冷落，并被轻蔑地泛称为“垃圾股”，但在1997年夏天，却以“资产重组”的名义，纷纷飙升。

那个夏天，我做短线做得不亦乐乎，将KDJ啦，MCD啦等等指标记在脑海里，按照什么“背离”、“超买”、“超卖”等等，每天忙进忙出，虽然不时也会亏损，但多数时候还是赚的，虽然由于我的资金量起点太低，卖出海尔获利近3000后，总资产也才9500元左右，但6月之后的短线收益率还是蛮高的，每个月能有20%左右的盈利，也就是2000来元，比我的月工资还多，使我大受鼓舞。

虽然在股市里赚了钱，我却舍不得从账户里取出哪怕一分钱，因为觉得即使将一分钱取出，也是宰杀了会生金蛋的母鸡。甚至，每个月

我还要从1200元的月收入里，提取700元进股市，自己省吃俭用，只花500元。那段时间，我几乎没给自己买过任何像样的东西。甚至对简璐，也什么都没给她买。而她那时，刚刚毕业进公司，正是需要打扮的时候，而我却因对股票的极度狂热，而不愿意将钱从股市取出为她添置东西。这，其实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有所愧疚的。

有时候仔细想想，我明白我与简璐之间，确实有过很真挚的爱情，所以才会在那么漫长时间里携手度过。

我们彼此是对方的初恋，早在1993年我们就相爱了，那时我念大二，她念大一。

如今我已人近中年，用我今天的眼睛看，那时候，其实我和她都还是小孩。时间过去得毕竟已经太久，我的记忆现在只能飘浮起一些零碎的片断，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她一起去Q市郊区新都境内的乡下找一个算命先生，那时我跟她认识刚刚不到一个月，手都还没有碰过。

我是在迎接新生的时候与简璐相识的，利用我是学生干部的优势，让她参加学生会活动，然后一起吃了几次饭。当时的T大流行请“碟仙”，一次我就对简璐说：“碟仙算什么？我听说新都有个八十岁的算命先生，可以从一碗水里面看人的命运，叫做化水，要不，改天我带你去看看？”简璐当即就说：“好。”

一周后，我俩背着行囊，像来自千里之外的远方的客人，去的却只是距Q市20余公里的乡间。我们的打扮怪异而新潮，那时我刚刚20出头，正是桀骜不驯的年龄，由于我小时候学过绘画，像很多爱画画的人一样，牛仔裤永远洗不干净，东一块，西一块，有着各色的油彩。简璐笑我是故意弄上去的，其实不是，画过油画的人都知道，稍不注意，衣服裤子上就会沾上颜料，免不了的。不过，膝盖部位的那个破洞确实是我故意割的，但我死活不承认，我说是一次旅行时被荆棘划破的，似乎这

样才比较牛×。

因为走错了路，我们返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路过一户农家，正好在放烟花，是那种过年过节常见的普通烟花。那时Q市还没有禁燃爆竹，无论城乡，遇到红白喜事常放些烟火，记忆中，那年烟花特别多，我和简璐迄今也不知道那户农家为什么会放烟花，但那个晚上，那些空中绽放的转瞬即逝的花儿，异常深刻地嵌进了我们脑海里。我们都相信，那些缥缈的花儿是我们一生看到的最美的花。

那次，回到学校，已经十点过了，我和简璐都舍不得就这么分开，在女生寝室楼底下第一次手拉着手，傻傻地站在树荫里，直到11点，大楼即将关门，简璐的背影才消失在楼梯口。那时，我们是那般彼此牵挂，你依我依。

然而，这份曾经仿佛情比金坚的爱，到了1997年夏天，却显得那么习以为常。在股票巨大的引力下，尤其是在需要高度聚集注意力的短线操作下，我几乎忘记了曾经和简璐是那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毕业后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她住她们公司的宿舍，公司在郊区，我们几乎成了周末情侣。以至于有时候简璐会在电话里迟疑地问：“亲爱的，你不爱我了吗？”

我说：“不是的，我在忙着为你挣大钱呢。”但我自己都知道其实这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我迷恋上了炒股，甚至挣钱似乎已经不是炒股的第一目标，体会买来卖去过程中的亢奋和激情，才是我迷恋其间的更深层原因。

而那个夏天，恰是黑马突起，短线搏击的好时节。

许多年后，我发现股市每一轮牛熊交替总是如此相似，那些被市场在牛市前期极度贬低的“垃圾股”，总会在牛市末期揭竿而起，无非是每次换一些题材，换一些借口，换一些理由。市场如同一个最无耻的

奸商，一次次将劣质陈酒装在新包装的瓶子里，卖给我们，而我们却每次都甘之如饴。

其实，由此还可以反推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当股市的高价股已经普遍涨不动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龙头股都无法再一呼百应了，往往那时，之前被忽略的冷门股绩差股会异军突起，而这从另一个角度在暗示着整个大市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盛宴即将散去，熊市即将到来。

只是那时，我浑然不觉，仿佛追逐着天边绚烂的烟花般追逐着那些缥缈的黑马。而那年，股市里的烟花真的特别多，特别璀璨，这些半空中缥缈而且转瞬即逝的花儿，几乎使我遗忘了现实生活里鲜活的花朵。

16. 总有一个陷阱等在你前面

只是在1997年，我如何会明白这些陷阱般的黑马？

有些事情，是必须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的。

在那年，我每天以惊人的勤奋，研究公司每天的公告，寻找可能重组的黑马，起初，由于乱涨的垃圾股很多，乱抓也总能抓住几个，我依旧颇有盈利，但渐渐地，短线越来越容易失手了，即使是那些所谓黑马重组股，也往往是一买就跌，一卖又涨。到了9月，就只有极少数垃圾股还特别强悍了，其中最为凶悍的一只，叫做“石劝业”。

今天，在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再次去寻找“石劝业”的走势，这才意外地发现，“石劝业”早已经改名为“ST宝诚”，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它多次重组，多次改名，每重组失败一次，就换一个新东家，并随之换一个新名字，有多少散户曾被它忽悠过呢？有多少散户曾被它的重组故事吸引，而后买进，而后套牢，而后割肉？当然，肯定也有幸运

者从中分一杯羹，但他所分到的，其实是其他散户的血肉。时隔多年，那些多数的被损失者及那些少数的获利者，还有多少人记得它曾经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健忘的，我们其实常常忘记了那些吞噬过我们血肉的股票，正如我们的人生中常常会第二次跌进同一个陷阱。

如果说，行情末期必出妖股，那么“石劝业”就是那轮行情末梢最妖艳的一只，5月大市见顶后，它一直如同闲庭信步般做着箱体震荡，每到5元7毛就必涨，涨到8元就必跌，以它特立独行的姿态，轻蔑着指数和大盘，记得1997年8月底，大市更为凶险，很多股票已经从顶峰坠下了不少，甚至长虹也疲态尽显，“石劝业”却突然发力，用仅仅两星期时间，上涨了40%，虽然40%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幅度，但那发生在哀鸿遍野的时期，如同一个白骨艳妖，焕发出魅惑的妖娆。

作为那时的短线积极分子，我自然也在“石劝业”上分了点残羹，很幸运，我属于那种居然没在“石劝业”亏损的短线客，但就在我沾沾自喜之际，一个铁律应验了：股市如同无数个陷阱，当你侥幸从一个陷阱边擦过的时候，你很可能掉入另外一个命中注定的陷阱。

清晰地记得那是1997年9月19日，星期五，命运在那一天，终于让我这个其实什么都不懂却自以为是的新股民，跌入了我命运里的陷阱。

那段时间，犹如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追涨，我在“石劝业”上连续几次进出，都有惊无险，随后，我发现“石劝业”渐渐也有些涨不动了，反而是另外一只与“石劝业”保持联动关系的股票“昆明机床”，有些取而代之的样子，于是我没再买卖“石劝业”，渐渐将注意力放在了“昆明机床”上，那时的“昆明机床”也是一只臭名昭著的垃圾股，因业绩极差且含有H股，不符合1996、1997年大牛市的主流思路，而长期被边缘化。9月里，当石劝业拉开了垃圾股鸡犬升天的大幕后，“昆明机床”是

积极跟进的一只，从3元多涨到了4元9角，而后见顶回落。

1997年9月18日，石劝业结束为期几天的横盘，向上突破，19日，石劝业在中午时候，再次大涨近5%，大有上封涨停的迹象。我因在石劝业横盘的时候卖出了它，眼看它再次上涨，又急又气，急的是在上涨前夕被洗下了马，气的是已经涨了这么多，有点不敢再追。我灵机一动，看看之前一直紧跟石劝业步伐的“昆明机床”，连跌几天，此时在石劝业带动下，止跌回稳，各项技术指标都显示超跌，似乎是很安全的买点。

19日是一个星期五，我是利用午休时间赶去股市的，下午2点还得赶回单位上班，因此，我必须在下午开盘后做出是否买进的决定。由于那时，石劝业仿佛很可能会涨停，并且“昆明机床”历来跟涨，且其中午涨幅并不多，大约只涨了不到3%，我想，抢进去吃一口，大不了星期一少赚点卖出。于是，下午一开盘，我就将所有资金，满仓买进了“昆明机床”，买价是4.25元。

上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买到了它在那天的最高价，几乎在我一买之后，它就立即下跌，先是跌到4.2元，随后，我发现垃圾股领头羊“石劝业”突然拐头，不再做出要涨停的样子了，我暗叫不好，猜测资产重组股或许要开跌了。我猜对了，可惜却是在我已经做出了错误决定之后，而我们股市的特征，却是当天买进不许卖出，让你当天即使后悔也无法吃到后悔药。

快1点40分了，我多么想守在证券营业部的散户大厅里，继续盯着墙上显示股票价格的大屏幕啊，可是，我必须离开了，还要骑10多分钟的自行车，我才能赶回单位。我魂不守舍地走了出去，仿佛丢了魂一样推出车，向单位骑去。

那次，也许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预感，我骑回单位，感觉像要散

架一样，从来没觉得去那家证券营业部的路这么长，也从来没觉得做短线这么累，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不再做短线了，假如下周一无法盈利卖出，我就学着做中长线，倒也不是对昆明机床的未来远景看好，而是我深深厌倦了追涨杀跌的日子。

一回单位，来不及喝几口水，耳边又是老童在喋喋不休地说新房子的事情，他在单位混得不顺，因此朋友不多，我成了他最可靠的“树洞”，成天给我通报与新房有关的所有资讯，也不管我想听不想听。老童说：“修楼的关键是钱，资金一到位，速度就快。以前拖这么多年，就是一直资金不到位，财政不拨款，这次，据说我们部长不久后要升为省委副书记，所以啊，财政厅那帮马屁精，一下子积极了，拨款快得跟飞似的。”

确实是很快，框架式的房子，架子搭得十分神速，我们单位所修的仅仅是个7层的住宅楼，不到9月，整幢职工住宅楼的骨架就已经建好了。

老童的神经随着住宅楼的节节拔高而节节兴奋，每次在办公室里和他老婆进行电话协商，眼神里都流露出一种平时没有的光亮。如今这年头，分房子都是没修好便开始分图纸，对于整幢大楼里的户型、楼层、朝向，老童通过反复借阅图纸并实地考察，早已烂熟于心。至于哪些人可能提出分房申请、哪些人可能排分靠前，老童也已经仔细预测过。

省委各单位分房，历来是按工龄、职务、级别等加分，总分高的靠前，具有优先选房权。老童估计，除掉那些住房条件已经不错未必会申请新房的人之后，他因为工龄长、现有居住条件极差，排名至少居中，很有可能分到满意的套房。因此，老童脸上，成天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但是，不久后开始正式受理分房申请之时，情势却大出老童意料

之外。单位里凡是符合分新房条件的，几乎全部提出了申请。老童原本以为，很多身居要职的人，前几年都分到了黄金地段的一套虽然旧点但面积不小的房子，并且都花了大价钱进行了装修，没有必要这次又申请新房——因为住进了新房原来的房子必须得退，那原先的装修费就白白损失了——然而，事实却让老童大跌眼镜，老童不由得小声骂了句：“这些龟儿子，说小气又小气，说大方可还真大方！”

另外还有些干部，原本历来高姿态，几年来，在若干场合多次申明不要新房。最典型的是××处的马处长，他几年来多次主动表态：“我老婆那边分到的房子不错，我就不再在咱单位分新房了，把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房子的同志。”为此他还受到过部长的赞扬。可是，真到了这时候，马处长等人却仿佛完全忘记了曾经说过的话，心安理得地提出了分房申请。

这令老童特别义愤填膺。但是，别人符合分房条件，你大不了可以说他不守承诺，但你不能因此取消别人的分房权，老童无可奈何，仿佛前面突然出现一个陷阱，但他却根本无法避开，只能唉声叹气。

17. 弱肉强食

由于提出分房申请的人多了，形势自然越来越严峻，大家都没了安全感，不同的人对于分房打分的规则提出不同的有利于自己的建议，后来大家纷纷提议通过开会讨论，来确定最后的分房打分原则。那几天，老童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每天畅谈对未来住房的安排了，脸上恢复了不少郁闷之色。

而我的郁闷，则在仅仅周末休息日过后的星期一，就果然如期降

临了。其实，人对于灾难往往是有直觉的，那天一开盘，昆明机床就迅速走低，我因为上班，无法到营业部去，只能隔一会儿打个电话，每打一次电话，价格就又跌了两三个百分点，那时的我，还并没培养出止损的纪律，我那么几次想割肉的冲动，但又对自己说，“等等看，大不了真的做长线。”就在那样的纠结烦乱中，下午，当我再度打电话时，已经跌停了。

4.25元买进昆明机床4700股，一共花去了我2万出头，是那时我的全部资金。要说1997年我作为一个新手，起初的投资收益率还是不错的。记得当我账户里的总资金第一次抵达了2万时，我是多么幸福，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我将它们全部买成了昆明机床，在下交易指令的那一瞬间，我以为不久后这2万可以变成3万，再变成5万……如果更幸运一点，如果我万一能逐渐达到10万，那么，我将如同进入天堂。

2万对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笔巨款，10万在那时，简直是我之前连想都不敢真想的奢望。我唯一没想到的是，这2万会在我账户上停留这么短的时间就消逝了，它迅速恢复了1字开头，以一种与我预期相反的方向，急速变化。

如果在今天，我会知道，当最狂热的短线爱好者都身心疲惫地打算做中长线的时候，那么，中长线同样也做不得了，因为整个系统即将崩塌，中长线将出现比短线更可怕的深渊般的亏损。因此，止损是交易系统里所必须的一个环节。

作为散户，我们最容易的是陷入自我假想，并且是站在对我们有利的角度去假想。于是，每当我们被套了，我们不是承认事实，及早离开，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是否“主力”在骗取我们这些散户的筹码，并纠结于到底要不要上“主力”的当。我们把残酷的证券投机假想成了我们

与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主力”之间的斗智游戏，仿佛我们是聪明勇敢的喜羊羊，而“主力”是愚蠢甚至有点善良的“灰太狼”，我们时刻迷茫于“散户都在抛筹码，到底是谁在接”“主力在打压吸货，我可不能让他得逞”“主力持筹成本就在这里，那还能跌多少”之类虚妄的牢笼里，而忽略了这个血腥的市场其实并没有主力和散户之分，只有多头和空头之分，或者输家和赢家之分。作为散户，我们在任何时候，第一要考虑的原则，是不能亏太多的本金，我们不是在和所谓“主力”打仗，我们是在和自己打仗，或许同时还在与其他散户打仗。

因此，一旦我们的亏损达到伤及本金筋骨的时候，我们必须止损。

但是，任何一种观念和规则，都是双刃剑，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止损观念，那么，就出现了有人专门利用别人的止损观念去赚钱，将价格短暂打压到多数人的止损心理界限，当别人无法承受而割肉时，他们欣然接下那带血的筹码。这也导致股市越来越复杂，面对复杂的股市，变，成为唯一不变的原则。不过，在多数时候，还是应当尽可能止损。

其实，人生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何止是股市，无论职场或情场，何处不需要止损？在不适合你的职业上奋斗不息，死而后已，那不叫坚持，而叫愚蠢；对不爱你的人穷追不舍，或苦苦守候，那不叫痴情，而叫傻逼。

而所有这些，曾经我全都不懂得。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不曾懂得，那就是，股市是一个生态链。

我们这些股民，因为种种的人生际遇和巧合，或者因为传说中暴利的诱惑，投身股市，心里憧憬着通过投资与投机，或者赚钱，或者证明我们的人生价值，或者寻找自由自在，或者同时达到以上几个目标，

正因为在这些美好前景的激励下，我们百折不挠，永不言败，却唯独没有仔细考虑过，股市究竟是什么？更没认真想过，股市是一个生态链，而我们这些小股民则处在这个生态链的最底层，这与我们的聪慧勤奋与否无关，而是一个很难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股市这个生态链里，处于最高端的是国家，它获得税收，盘活资产，无论市场盈亏，都立足不败之地；次高端是国有金融机构和公募基金，它们接近政策制定者，有时甚至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中端是私募机构，通过丰富经验和业内资源，获得超出常人的赢利机会。

而作为普通中小股民，则处在这个生态链的最低端，并从其群体角度看永无改变位置之日。更可怕的是，以上从中端到高端的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并非可以与低端相安无事，不加干扰，恰恰相反，他们必须吞噬相当多的低端里的个体血肉，才能生存。

也就是说，低端里的中小投资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供中高端吞噬以维持生态链运行。换句话说，我们多数普通股民，来股市就是来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的。剥去种种面纱后，真相如此残酷，无非“弱肉强食”四字，然而这恰恰是真相的属性。真相在古今中外，莫不残酷，可能人类这种动物，天生就是残酷的，又或许根源甚至在上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苍冷漠地看着动物们彼此撕咬，至死方休，整个过程中，上苍冷漠地旁观着，不予干预，任万物自生自灭。

由于中端和高端群体在不断吞噬低端后急剧膨胀，食量更为惊人，因此，低端里的个体，每过几年，就会基本消耗殆尽一次，而那时，青黄不接，大饥荒如同瘟疫般散布开来，饥饿如此可怕，以至于肉食者之间不得不彼此捕杀，于是会发生中端被高端吞噬的案例，甚至次高端里的部分个体，也可能不小心被牺牲。那是鳄鱼与鳄鱼之间的撕咬，那是狂蟒与狂蟒之间的吞噬，而当那时，就是所谓熊市。在熊市末期，

会出现最后的恐怖下跌，称之为股灾，多数中端个体在股灾中消解，部分次高端个体在股灾里毁灭，整个肉食者群体大为瘦身，使生态链的上层再度变轻，与此同时，经过几年休养生息，新的潜在中小投资者逐渐成形，于是，一轮牛市再度渐渐开启……这，就是股市，一个生态链的演变场，一个动物世界的微缩模型。

每一轮牛市的结束与熊市的开启，表面上往往理由繁多，但本质上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只不过，这个本质理由，恰恰是高端利益群体所不愿意说破的。例如，1997年的牛市结束，学术派们可以将理由归结为传统的业绩成长模式见顶；又如，2001年牛市结束，所谓“分析家”们的理由则是，网络新经济陷入了低迷。以上理由，都冠冕堂皇，颇有迷惑力。仿佛如果不是那样，牛市就会延续下去，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当那轮始自1995年的牛市经过两年多的延续，进入1997年夏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有投资意愿的普通市民，基本已经倾囊入市，生态链低端已经在短期内无法再有新生血液，再也维系不住中高端的运转，于是，牛市结束了。2001年的那次，道理也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牛市结束的理由可以千千万万，但最根本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短期内供血系统达到极限，无法再支撑生态链运行。至于其他那些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它们并非是错的，但其实是没意义的。因为那些台面上的理由往往早已发生了相当一段时间，当供血系统尚能维持的时候，人们往往无视那些台面上的理由，而当供血系统无法继续维持时，人们却又习惯于夸大那些台面上的理由，人性就是如此荒谬。

1997年秋天，股市供血系统已经接近崩溃，经过两年狂热的“全民炒股”，城市里略有投资意识的工薪族，基本都已经买了股票，并且被套，基本没钱再买。而剩下那些没买股票的人，则因性格或经济原因，

短期内根本不会考虑股票投资。所以那时，实际上市场已经再无新韭菜可割，意味着一轮漫长的熊市即将展开。但是，那时多数的小股民，却还沉浸在随时可能反弹的梦想中，痴痴地等待着反弹赚钱出局。

我就是那样痴情等待的小股民之一，比等待爱情更坚韧地等待解脱套，全部心思都关注其中，对单位的事情几乎充耳不闻，毫不在乎。地球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便停止运转，而机关单位，更不会因为少了一颗螺丝钉的关注便改变什么，事实上，那段时间，关于新房的分配之争，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自从新楼的骨架搭好之后，关于如何排队如何打分的争吵就没有消停过。一直吵到了11月。这时，新楼不仅框架齐全，连墙壁、窗户都弄好了，但还是没吵出个名堂来。眼看着离竣工日期越来越近，部里决定召开一次全部职工大会，讨论分房的打分细节。我们这些年轻人虽无分新房的权利，但也都列席参加。

旁观者清，会议上，我很快发现，诸如马处长等少壮派，尽管工龄不太长，但处于重要职位，权力大，较之于老童等工龄长权力小的人而言，明显占了优势。可怜老童却当局者迷，浑然不觉，还在据理力争，脸都争红了，像斗架的公鸡一样。其实连并不聪明的旁观者随意一瞥，也早知道了这斗架的结果。

果然不出所料，会议结束之际，议定了一条标准：按照职位高低，从上到下选房，在相同职位下才考虑工龄因素。老童脸色煞白，回到办公室，连吃两粒救心丸。

随后几天开始选房。马处长等人自不必说，就连一些工龄远远低于老童的人，因为是实职的副处长，带着个“长”字，比“副处级调研员”要高出半级，所以纷纷在老童之前选了房。老童开始是天天生闷气，后来渐渐似乎又麻木了，甚至偶尔还有些小小的高兴——因为这房子的

好坏，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排队在前的人选中的房间，在后面的人看来不一定都是好房间。比如马处长选了4楼一个110平米的套间，虽然楼层好，但客厅的光线被前面的楼房遮着，即使白天也得开灯才明亮，所以，老童心里暗暗发笑，觉得马处长实在是白白地先选了房子。

终于轮到老童选房了，老童立即又异常兴奋起来，和老婆多次到现场反复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7楼坐北朝南的一套房子。这次修的楼，总共7层，90平米的套间，如今只剩下7楼还有。不过，老童觉得也很不错，毕竟住上了宽敞的大套间，比起以前全家人挤在那个小平房里，实在是天壤之别。何况，房间很明亮，让人心情舒畅。另外，在闹市区，7楼安静、灰尘少，未必就不好，唯一不足是爬楼有些累，但老童自我安慰说，正好加强一下运动，有些人年龄大了会懒得运动，“我住7楼以后，就可以督促自己想懒也懒不成。”说完，老童竟开怀畅笑起来。

我坐在老童对面，看着笑得满脸全是皱纹的老童，突然感到一阵辛酸。在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份辛酸的含义，但今天，回过头看，我突然明白，其实人生即使不炒股，同样也置身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生态链里，无从逃避，无从躲闪。尽管当年，年轻的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我依然隐约触摸到了这份生命的悲凉。

18. 结婚

那之后的一两个月，老童每天都在忙着规划他的新房装修，尽管，其实要到春节后才交房。而我呢，则每天忙着分析昆明机床的走势，然而它却全然不理睬我的所谓分析，自顾自一头往下，不断创出新低。

1997年12月底的时候，我的昆明机床已经套了三个多月了，对于一个经历了一段频繁短线交易的新手来说，三个月的持仓显得特别漫长，但是，那时我一直有个幻想，那就是，既然自己之前广电电子被套，靠着耐心不仅解套而且获利了，那么，这次在昆明机床上，我也应该能解套。这种自己给自己的期许，使我完全没意识到，此一时彼一时，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又如何还能简单地类比呢？

咱们普通股民炒股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幻想，尤其爱用自己曾经的某次成功操作，作为幻想的依据。其实，那是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那次成功进行了模式化，并变成了自己内心的偏见与成见，使我们如同喜欢追赶自己尾巴的小猫一样，在追寻内心成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确认，从而迷失了方向。

在如今，我明白了偏见与成见是人性的一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而无数个体的偏见与成见，共同组成股市里常见的流行病和偏执病。投资者必然有偏见，于是股市必然阶段性陷入偏见的暗角，这是理解股市种种非理性变化的关键，也是理解整个金融市场的玄机。当然，理解了并不见得就能做得好，“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有时候是对的，波浪理论的创始人江恩却破产而亡，知道太多，并不见得就能有个好结果。许多只关注技术的趋势交易者，他们或许对股市并无很深认识，但严格按照个股趋势执行纪律，遇突破就追进，遇跌破均线就离场，这样做并不需要对股市有很深认识，却恰恰能从股市赚钱。因此，有时候我也在感叹，炒股这东西，实在微妙，难以言说。

回忆那次我在昆明机床上的迟迟未能止损，还有个原因是受了股评家们的蛊惑。作为新股民，难免迷信所谓“专业人士”，尤其是那种出现在电视上的“权威”。中国人历来对出现在正规公共媒体上的面孔，是特别容易盲从的，即使是我这种内心其实很有个性的人，在进入股

市不久的那些阶段，也是每天坚持看电视股评节目的。1997年从下跌之初到年底，绝大多数股评家们都在一次次呐喊着“抄底”，仿佛你今天不买，明天就会痛心疾首。正是在那种氛围下，多数股民如同温水里的青蛙，渐渐被煮得无力跳出。

如今，我想尽可能用客观之心，去说一说所谓股评家。中国最出名的股评家，十年前是谁？他们如今在哪里？又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甚至，不需要十年，哪怕只是五年，又有谁还依然活跃？可想而知，如果一个职业连五年的平均个体寿命都无法达到，而且又并非诸如体育和舞蹈等吃青春饭的职业，那么，这个职业的自身的虚妄度多么触目惊心。

其实，如果将一个股评家说过的话，连续记录三年，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不断地自相矛盾；又如果，将一个股评家所推荐的股票，连续跟踪统计三年，你会发现他亏损远远超过盈利。事实上，我们所有中小投资者中，有几个人是靠听了股评家的话，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如果按照股评家说的做就能赢利，那么，中小投资者的盈利比例，不至于是十分之一了。所以，这从结果上反证出，股评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论对于中小投资者获利，是完全没有正效益的。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还需要股评家这个群体存在呢？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直到我领悟了股市是一个生态链之后，才随之明白了股评家的价值。

我们知道，股市这个生态链，要保持运转，就必须不断将作为食物链底层的中小股民拉入股市，如何才能不断将不炒股的寻常百姓变成股民呢？这一方面需要有赚钱效应，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各种道具和途径，才能充分吸引新人。

电视股评节目，由于利用电视平台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因此，是吸引不炒股的人变成股民的最佳渠道之一，而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不可

能没有嘉宾去说话,否则节目就会缺乏权威性,缺乏专业感,本质上也就缺乏了迷惑度,所以,必须有嘉宾侃侃而谈,才能达到通过电视节目不断为生态链引入新的血液的目的。于是,股评家这个职业,也就应运而生。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我们才会发现,股评家的知名度其实和他们的正确率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去监督和统计过每个股评家的正确率,甚至也许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所以,股评家们最重要的素质,是口才和装做权威的能力,甚至是娱乐性。

也正因此,这个筛选机制决定了真正优秀的炒股高手不会去当股评家,而当股评家的那些人则多数并非炒股高手。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其本质在于这个生态链的分工,无论是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及分析师,还是电视上的股评家,他们在这个生态链里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真能帮股民获利,而是能吸引到更多新人参与。因此,资本市场的所谓“专业人士”,其实他们的专业是将人拉进股市,而并非股票投资本身,多数证券专业人员炒股实战水平低得惨不忍睹,却还不自知,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一个新股民一旦多次对股评家失望,他渐渐就不会再看股评节目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看股评的人都是新股民,老股民都不看股评的,但是,生态链残酷的一面又出现了:股评节目根本不需要老股民看,甚至根本不在意老股民,因为你一旦成为老股民之后,炒股已经成为你的生活习惯,你就再也跑不掉了,你的钱就永远在股市里流转。生态链在意的是新股民和暂时尚未炒股的潜在股民,股评节目真实的目标人群也恰是它们。至于你们这些老股民,任你们自生自灭吧,爱看不看,谁在乎。

多么冷酷的生态链啊,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时,我的心里没有愤

怒，没有恐惧，没有恨，甚至没有波澜，而只是，有着深深的疲倦。我平静地讲述着这些，记忆里那第一次深度割肉，渐渐再度清晰，1997年底，昆明机床跌到了3元2角左右，而且整个股市跌跌不休，看不到希望。我在1998年初将它割了，每股亏损1元1角，共亏5000元，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2万元，又只有1.5万了。

时间确实是过得很快的，我的1997年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过去，我的1998年随即迷迷糊糊地到来。记得1998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3日就春节放假了，我们单位发了些年货，清单如下：金龙鱼牌色拉油一桶、大米一袋、阿尔卑斯巧克力糖一铁盒、腊肉十公斤、香肠十公斤。另外，每个职工两千元过节费。

以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时常听一些传闻，“某某银行年底每人发三万元啦”、“某某工商局春节压岁钱三万啦”，或者，“某某机关年终红包每人两万啦”……大学生容易轻信，当时我毫不怀疑。如今想来，都比较可疑。我们单位在省委机关里待遇中等偏上，也不过如此，有些机关应该更差。当然也有些效益好的单位，不过应该也多不到哪去，否则大家早就闹开了。

春节前几天十分清闲，每天都是看报。拿着年货，喝着香茶，等着放假，这样的生活不能说不惬意。在这种惬意中省视自己，我更清醒地发现，我之所以想辞职，不是嫌公务员钱少，事实上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上已经是中等偏上，何况还有稳定的福利；更不是嫌这里有什么辛苦，我们的工作，算是够悠闲的了；也不是嫌这里没有机会、没有竞争，事实上，机关里暗流涌动，处处都有竞争……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恰恰在这里——这里的竞争，不是我喜欢的竞争，这里的机会，不是我想要的机会。所以，我时常感觉到一种来自心灵的痛苦，这种痛苦与股市割肉的痛苦扭合到了一起，令我更为颓废，仿佛对什么都失去

了激情。

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从这种颓废中出来，让我有一些家庭的责任感，简潞主动对我说：“我们有空去扯结婚证吧。”那时，还没有“裸婚”这个词，但却是事实上的裸婚，我们有两处住房，但都是各自单位里的临时合住宿舍；我们有两辆车，但都是自行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1998年春节后不久，就欢欢喜喜地结婚了。婚后简潞公司比较有人情味，把她那间宿舍分给她独自住，我搬过去，在门上贴了个“喜”字，简单办了几桌酒席，就完成了结婚形式。

19. 小贾

结婚之后，我的生活并无太大改变，除了住得更远，上班要骑40分钟自行车之外，其他一切照旧。不过，工作方面，倒是出现了点新鲜事儿，那就是，我们单位1998年春节前后，再次要招录一批公务员。这次是招六个，其中我们处有一个。

与以往的全省公务员考试一样，春节前是统一笔试，春节后则是各单位自行面试。我们单位的面试就在部里的会议室进行，许多同事都好奇地主动去旁听了，包括我。报考我们处的人里，有个叫“贾明武”的，给我留下了印象。一眼看去，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天生就该走仕途的那种人：脸上总带着谦虚谨慎而又特诚恳的微笑，不多言语，但说起话来总是头头是道，抬手投足十分沉稳。后来才知道，他在原单位就是在人事部门待着的，怪不得历练出一身小官僚气息。当时我有预感，很可能通过面试的人有他。

其实，对于谁被招进来，我并不特别在意，我所在意的是，希望能

让新来的人接手我目前的工作。自从1996年进单位以来，我一直干内务，基本提高不了业务能力。和我同年考公务员进单位的五个人，别人都没干内务，唯有我在干，显得有些不受重视。如今，既然我们处新招了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最佳的将内务工作转移出去的机会。

我的烦恼在于，该不该去向蒋处长说说。趁着新人还没来正式上班，我提前将意思表达出来，或许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当然，去说或许也不好，仿佛工作挑三拣四，这就有些需要权衡利弊，我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下不了决心。

转眼3月就到了，新招录的名单已经正式公布，我们处招进的，果然是小贾。对于新进公务员的安排历来是这样：如果还是应届本科生、应届研究生，那就等7月毕业后正式报到；如果是已经工作了，则招录后立即办理工作调动。小贾不是应届生，因此他很快就会来上班，对我而言，再不能继续犹豫了，万一蒋处长根本没考虑内务的事，我不提醒一下，小贾来了之后，直接就做与内务无关的工作，只怕到时候想换更加麻烦。

于是我找了个周末，提了两瓶酒，去看望蒋处长。

进屋之后，我打量了一下蒋处长的家，真的十分简单。蒋处长的老伴在中学教书，两个儿子都三十多岁了，不再在家里住。蒋处长很客气，给我泡了杯茶，一起聊天。蒋处长说：“小雷啊，你很上进，很懂事，我自己儿子要有你这么争气就好了。”我当然回答：“哪里哪里。”这么客套一番之后，我提出了不干内务的想法，蒋处长委婉却很坚决地拒绝了。

我心里失望极了，一大心愿，显然就要落空，不禁心情变坏，发了几句牢骚。蒋处长一下子严肃起来，批评了我几句，说：“小雷啊，你这个年轻同志，很聪明，也很有才，但是干工作拈轻怕重，还沉迷炒股，要

不得啊，我们年轻那时候，干工作那可是从来不讲条件啊。”我心里想：“我和你是两个时代的人，干吗要我和你们年轻时比？没有可比性嘛！要比，就跟同龄人比嘛。”可是，这话说出来就又显得计较了，只好不说，气氛变得稍微有些尴尬，我不便久坐，于是告辞。

蒋处长明显地并不想收下两瓶酒，但显然怕拂了我的面子，勉强还是收下了。过了两天，蒋处长找了个机会，提了两盒礼品咖啡，趁中午没人的时候拿到我办公桌前，说是自己的老战友送给他的，他喝不惯咖啡，送给我，免得浪费了。我知道，蒋处长是不想欠我人情。我想，这次去找蒋处长，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弄得蒋处长对自己印象差了许多，实在是得不偿失。看来，在机关里确实要学会被动地等待，主动了不好。被动一点，反而少很多烦恼。

3月中旬，小贾就来报到了。这个年轻人，比我刚进单位时还要兴奋，还要认真。他住得远，上班要骑一小时自行车，但每天都做到了全单位第一个上班，风雨无阻。这一点，比我强多了。我刚来那个月，开始几天上班很早，可是，不久就觉得并没什么人注意，于是渐渐也就随大流，踩着点儿上班了。如今看来，并不是别人没注意，大家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大家都注意到了，偏偏不说，就看你能坚持多久，当你坚持到让他们吃惊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他们的注意表达出来。我当初毕竟是才毕业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小贾则显然深谙此道。

这个小贾，别看其貌不扬，但满脸诚恳，稳重踏实，谁让他做事都会觉得放心。穿着上，不时髦，但干干净净，很适合机关需要。每天，他的头发都整理得一丝不乱，皮鞋一尘不染，他仿佛一支擦得锃亮的钢笔，随时准备着被领导使用。

我在那时，毕竟已经转正，相对于小贾他们这几个新招的尚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来说，就算是单位的“老人”了，所以，我对小贾，说话

是有点居高临下的，然而小贾一点也不介意，总是笑咪咪的，其态度之友好，弄得我不忍心继续居高临下了。

何况，小贾的工作态度，连我也觉得没得说。一方面认真完成蒋处长交办的工作，鞍前马后地跑，博得了处长的好感；另一方面，即使对老童和我这种无权人士，也不疏忽，时常主动问有什么需要做的。仔细算来，小贾做的事其实并不比我多，但给人的印象，却积极很多倍。所以，到了后来，不仅蒋处长总说小贾的好，其他人也都这么说：“××处今年招进来那小伙子，真是非常不错。”

这话有个潜台词，意思是上回招的我，便算不上“非常不错”，一来二去，小贾就把我给比下去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乎，因为我本来就一直犹豫是否在机关单位干一辈子，所以，对小贾的表现是否在我之上，说实在话，并不太在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些不爽。“破罐子破摔”其实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我索性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炒股上。

然而炒股和干其他工作不同，其他工作，基本上都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唯独炒股，付出越多收获不见得越多。尤其在大熊市，最好是对股市毫不付出，看都别看股票一眼。但那时的我，却如同缘木求鱼，热切地盼望着抢每个反弹，辛辛苦苦地买来卖去，结果却越亏越多，连续好几次短线失手后，1.5万就只剩下1.2万了。

20. 信使

股市如果始终只是给参与者带来痛苦，那么其实吸引不了任何人，它的诱惑力在于，总会在你接近绝望的时候突然给你一点甜头，如同黑暗中的星光，让你再次看到希望，不甘就此罢手。

1998年4月初,就在我资产缩减到不足1.2万时,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炒股,并第一次萌生了退出之心,但就在那时,两只新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上市了。

我在“基金开元”上市的第一天,就以1毛3分的买价,满仓杀了进去。其实我完全没想到它们会受到市场热炒,仅仅第二天盘整了一天,第三天就迅速涨停,第四天再度涨停,价格达到了1毛6分,我在狂喜中欣然卖出,账户资金再次迅速恢复到了1.5万。陡然间,再次踌躇满志,自信爆棚,深信自己终于苦尽甘来,找到了未来持续赢利的钥匙。

其实,在金融市场,经常会有人在短期内创造暴利,但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把观察周期拉长,那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暴利不太久后就会被抹平。因为,创造暴利的操作一定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经常追寻暴利必然同时意味着经常冒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交易者的操作结果往往和他的操作习惯紧密关联。然而,“清醒却并非快乐,了然却徒增伤感”,反而是1998年4月初,我买的基金在三天里上涨20%,带给我的喜悦与自得,令我无限感怀。记忆中,卖出基金的那几天,我连骑车回家都要哼着小调。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世间仿佛不仅能量保持着守恒,甚至连开心与郁闷也保持着总量上的平衡。1998年4月中旬,全省党代会召开,省委书记离休,但新任书记并非像小道消息盛传的那样由省长接任。而是由中央派来了封疆大吏。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此一来,产生连锁反应,我们部长原本如同囊中之物的省委副书记职位,无可奈何地轮不上了,部长岁数也不小了,这次无法升迁,据说只好等过些天调动到邻省当政协副主席。

4月末的一个中午,我在省委大院外面的马路上,与部长迎面相

逢。印象中，以往每次看到他，要么是前呼后拥，要么是轿车相送，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就他一个人，如同其他普通的老人，微微耸着肩，低垂着头，沿着大院围墙外的马路沿，悄然地走着。

我一向不大跟领导套近乎，何况面对的是一位与我地位相差如此悬殊以至于连套近乎都显得无意义的省级高官。我们部长是省委常委，除了部里的工作，还要处理很多其他事务，除了为数不多的全部干部大会，多数普通干部是并没多少机会与部长打照面的。所以，我估计，部长压根不认得我。换做平时，我把头一埋，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我却有些心中不忍，于是离得很近时，主动打了个招呼，“×部长，您好！”部长本来低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听到招呼，抬起头来，友善地朝我点了点头，笑容里有着平时少见的如同邻家老人般的慈祥，而且那眼神，似乎他竟依稀辨得出部里有我这么个小干部。

擦肩而过之后，过了一小会儿，我往回看了一眼。部长已经离得很远了，高大的法国梧桐排在马路沿上，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使部长的背影被衬托得很小，他远远地独自走在成排的大树下，那景象，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些感慨，那么多人，在为了小小的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可是，即使走到了省委常委这样的级别上，依然有那么多把握不了的东西，想想，令人惆怅。

然而，想得明白并不意味着就舍弃得下，其实，机关单位里多的是聪明人，面对人世的无常，许多人肯定比我感慨更多、体会更深，然而，即便悟透了又能怎样？感慨之后，面对现实利益，我们依然只能去争，去抢。就如我们经常明知道某些股票是垃圾，但我们依然去买，原因仅仅因为我们认为有人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我们手中的垃圾。投资术语上，这叫“博傻”，并常常被嘲笑。然而，请真的不要去嘲笑“博傻”，因为在生活中，那么多不炒股的人，不也在用比股市更夸张的方式，进行

着各种各样的“博傻”吗？

人终究是无法战胜欲望的，这或许便是人生常常悲剧收场的缘由。就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手里的股票很可能会跌，但却依然不断寻找不跌的理由，怂恿自己冒险坚持一下，希冀着在坚持的最后一秒迎来大涨。可见我们都并不愿意正视各自可能面对悲剧，屁股决定脑袋，用各种方式极力为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进行辩护，因此我们才总会挖空心思为自己已经买进的股票寻找无数持有的理由。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股票和生活的辩护人。

但同时，每个人又都是一名信使，向世界泄露他的那种生活中暗藏的秘密。这非常类似于股票的K线，一方面，K线本身就是当事者与辩护者，但同时，它又是泄密者，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与视野。1998年4月，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下，部长寂寥的背影于我而言，就是一个K线组合般的信使，察一叶而知春秋，观滴水可见沧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个声音在我耳畔说，最繁华时最悲凉。

21. 顺势

5月中旬，新部长就上任了。或许是为了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同志，创造更为和谐的局面，新部长百忙之中对部里的分房收尾工作，简单做了批示：搬进了新房的同志，退出的旧房，由尚无住房的同志申购，原则上凡已婚职工，不管进部时间，工龄长短，均可提出申请。

这对于新部长来说，只不过是拿起签字笔写一行短短的字，但对于我们这些机关小干部来说，则简直如同上帝之手打开了一扇幸运之门。早在分新房的时候，各种版本的传闻就说，新进单位不满三

年的职工，按惯例是不大可能参与旧房分配的。我进单位不满两年，资历很浅，看看老童为了房子等了整整八年，我压根没敢想自己才进单位不久就能轮得上一套房子。然而，幸运却如此意外地降在了我们头上。

我们单位其实已经多年没有新进员工了，1996年和1998年这两批考公务员进来的10个人，是近五年来仅有的新人，其中，多数都是已婚，甚至连岁数最小的我，也在几个月前结婚了。唯独还有一个人，小贾，目前单身，尚无女友。

小贾听到了风声，先是紧急打听是否必须已婚的才能分房，期待着能网开一面，那几天，他第一次失去了进单位以来脸上惯有的镇定，眼神焦虑，连平时梳得一丝不苟并打上发胶的中分发型，也乱糟糟的如同鸡窝，显然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但仅仅一个多星期后，他就迅速恢复了常态，依然每天第一个上班，依然每天将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过了一个星期，他竟然找到了女朋友，一个只有初中文凭长相也很一般的农村来的姑娘，好像在一家餐馆里当临时工，他和她恋爱了两个星期，然后就扯证结婚了，随即符合条件地提出了分房申请。

对于小贾这种明显急功近利的行为，我有些不耻，原以为其他同事也会和我一样感到厌恶，殊不料多数人对小贾却是褒大于贬，私下里说：“这个人不简单，能忍，将来能干大事。”就连老童，关起办公室门的时候，也和我谈及此事说：“君子审时度势，忍常人不能忍，我们不能让大势来适应我们，而只能去主动适应大势，小贾这步棋，类似于我们炒股里的‘顺势’，是走对了，时间这么紧，找个条件好的找不到，那就先将就一个，房子到手几年后，哪怕离婚分一半出去，也是赚了。”

听着老童这么说，我哑然失笑，发现那时的我在人群里，或许在价值观上真的是一个另类，是绝对的少数派，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把我的诧异表现出来，而只能点头称是，免得别人发现我是异端。但尽管如此，我却相信自己站在真理那一端。

多年以后，我却对此感到了迷惘。什么才是真理的那一端？是道德上的洁净，亦即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所特有的性灵，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亦即所有生物的不二法则？

股市投资终于深深地改变了我曾经的许多观念。在股市，我们第一强调的是“顺势”，顺势而为，犹如探囊取物，逆势而动，却像风中持烛。因此不可固执，否则会被摧枯拉朽。于是，不管这个“势”埋葬我们多少理想多少美好的梦，我们都不得不随风而动，因势利导，在趋势面前，没有“理想”和“真理”四个字！

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渐入交易之道。或者说，才能赚大钱。

但是，这样真的就是投资的意义所在吗？或者说，投资的意义真的只是赚钱吗？

所谓“市场永远是对的”，说起来好听，但本质上其实就是放弃自我的原则，股市以最为冷酷的功利性，在随时贯彻着“趋炎附势”四个字。

只不过，一旦置身股市，“顺势”亦即“趋炎附势”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甚至连质疑都无必要，股市，其实真的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势利，也更凉薄。

而在比股市更广袤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的碰撞，因此“趋炎附势”在多数时候，至少在人们口头上，是贬义的。然而，在人类漫长河流的暗涌里，实际上“趋炎附势”却又是自始至终贯穿全部的潜规则。那些史书中的“外圆内方”，那些典籍里的“外用儒

术，内用黄老”，都在用最冠冕堂皇的话语，悄悄传递着“趋炎附势”的真章。所以，在某些时候，在那些深谙真章的人眼里，小贾那样的人，才站在真理的那一端。

这是我直到今天，所依然困惑的。人生中什么才是值得？是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者？还是固守自我坚持理念哪怕代价是甘当一个世俗眼里的弱者或失败者？此刻，我写到这些的时候，窗外夏风寂寥，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来收拾往事，姑且继续记录那流水年华——

我们年轻干部选房是在1998年7月下旬，我父母很高兴，给了我一大笔钱。所谓一大笔，其实也就六万。小贾由于岁数比我的大，大学毕业后的总工龄比我长，因此尽管他是突击结婚的，比我晚交分房申请，依然在我前面选了房，我是全部最后一个选房的人，好在那时房源比人数多，轮到我时都还剩余了三套，我依然有选择余地，我选了一套面积60平米的房子，很旧，1959年修建的省委老宿舍楼，买断全产权，在1998年的花费是3.1万。由于这个价格很低，我给父母谎报为4万，他们自然一点也没怀疑。我还另要了2万元的装修经费，于是到手6万。这对于当时的我，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当然不舍得将这天文数字闲置，立即做了个计划。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由于选房和交房款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估计要8月中旬才交房款，因此，我这二十多天，我可自由地将这笔钱投入股市，假设我赚20%，就能到手1.2万，那将是多么美妙！在那时，获得一笔炒股的资金，比获得一套房子，更令我欣喜若狂，我在夜晚默默地望着星空，以为老天也被我对炒股的热爱打动了，所以才终于让我有了再次在股场战斗的武器。我怀抱希望，美美地笑着，进入了梦乡。

22. 偷心窃贼

梦想往往仿佛是纸糊的，一捅即破，又如同一个精致的瓷器，被现实轻轻一推，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如今，我经常能看到许多新股民，立下目标：“要的不多，一个月赚20%就可以了。”每见这些豪言壮语，我总是哑然失笑。但是，我并非嘲笑他们，而只不过是会想起那年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多破灭几次，就会知道20%的艰难。并不是说这绝对就做不到，遇到合适的时机，一个星期里股票连续三个涨停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月赚20%会是常态，更不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预期的目标。因为多数人往往只强调他某个月赚了30%或更多，却忽略了更多月份中的亏损。人们总是用选择性的失明，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其结局大多数都是悲剧。

1998年，我就是陷入了那样的悲剧里。我从没仔细审视过自己炒股以来截至当时的总收益是负的这一客观事实，却不断在头脑中强化曾经多次一周赚了20%以上的经历，并由此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能那6万迅速赚1万多。如同一个赌客，我担心的不是会不会输，而是能不能搞到钱来参与。

记得1998年7月股市大有见底反弹的架势，让人以为曙光在前，我满仓进去之后，先是稍微赚了点，但随即，股市就震荡整理起来，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先出来观望一下的时候，突如其来地，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降临了。

起初，股市依然顽强，人们也普遍相信自然界的洪水不可能冲到

股市里来,但从8月6日起,股市终于如决堤的洪水般一泻千里,短短八个交易日,就下跌到1100点。我的账户也随之缩水,变成了6万,也就是说,如果把新增加的那6万刨掉,我之前的本钱已经亏损殆尽。

然而此时,单位买房的最后交款日却已经到了。

该怎么办呢?股谚说,暴跌之后必有反弹,何况是在低位下的暴跌,更何况是急跌。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在告诉我,只要稍微坚持一下,稍微忍耐一下,我至少能回本1万元。但是,房款却不能不交了,我一时六神无主,乱了阵脚。

8月17日清早,去上班前,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简潞。本来我想的是:希望发动她,向娘家借一点,然后我们各自再向同学朋友借一点,凑足3.1万,暂解燃眉之急。但是,不说还好,一说,简潞就变了脸色,结婚后第一次哭了起来:“我娘家的经济情况你也知道,是没什么钱的,有件事我之前没跟你说,几个月前我哥想买房,向爸妈借2万,爸妈都出不起,悄悄问我能不能从咱们这先凑2万帮一下哥哥,可我刚工作手里哪有余钱?至于你,炒股以来哪还舍得把钱从股市里往外掏?所以,我没把这事告诉你,就悄悄回绝了我爸妈……为这事,我爸失望极了,在电话里说,女儿嫁出去了就真的是泼出去的水了,每想起他这话,我都忍不住偷偷流泪,只不过一直没让你晓得……而现在,你居然还倒过来想让我帮着借钱继续炒股,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咱既然手里的钱还够,为什么要借?而且不仅不借,装修的钱也得马上取出来,免得继续在股市里亏个精光!”

在那一刻,我竟然没为简潞的泪水而内疚,却抓耳挠腮,为连装修的钱也要提前取出来而愤懑。8月17日上午,我割肉卖出了足够交3.1万房款的股票,却依然没舍得将装修的钱也提前卖出来。晚上,很晚我才回到简潞的宿舍,隔着窗户,我看到屋里黑黑的,没有开灯,还以为

简潞不在，但打开门，走进去，却发现简潞蜷缩在床上。月光从窗户洒进来，虚无地摇曳在简潞清丽的脸上，简潞的眼角有着泪痕，眼神空空的，她望着头上空空如也的单身宿舍房顶，仿佛灵魂已经游离出了躯体。我心里突然涌起巨大的悲怆，紧紧将简潞抱在怀里，喃喃地说：“3.1万已经卖出来了，明天一大早，我保证把装修和买家具的钱也卖出来，股票不炒了……”

简潞听我这么说，仿佛看着一个戒赌的浪子，眼角终于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你一直在炒股，我知道这里面有你的梦想，所以我尽管从一开始就反对，但一直在忍耐，不过现在我真的再不能忍了，你是当局者迷啊，股票其实不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能炒的，再炒，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必须阻拦你了。”她用手掌轻轻抚摸着我的脸，说，“我知道你心高气傲，不甘平庸，不让你炒了，你肯定难受，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我们只是普通人，输不起啊，我们不能连普通人的平安日子都输没了啊。”

我点了点头，吻着简潞，心想，这么好的女人，她从未要求过我太多，如果我连一个起码的家都不能给她，如果住进了旧房子连墙壁地板都不重新装修一下，连起码的家电家具都没有，我如何对得住她。于是，那个夜晚，我暗暗在心里与深爱的股市道别，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惆怅。

第二天是1998年8月18日，很吉利的数字，但并没给我带来吉利。上午9点多，我向蒋处长请假，说把股票割肉卖了，去取钱交房款，以后可能不打算炒股了。蒋处长站起来，拍了拍我，说：“小雷啊，这样做就对了，你去吧。”我骑着车，到证券公司将3.1万从股票账户取出来，那时还没有第三方存管，取钱必须去券商柜台。取出钱后，我看了看散户大厅的屏幕，绿绿的一片，我心里长叹一声，将剩余的股票也全部清

仓，资金又缩了点水，还剩2.7万，也就是说，我之前的股市资金，已经彻底归零了。

这是我在股市第一次破产，奇怪的是我却似乎并没有什么痛苦，我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单位蹬，有一点莫名其妙的轻松感：以后不用再随时想着股票了，仿佛放下了一块石头。但同时，一种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我，使我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激情——股市如同一个窃贼，悄悄潜入了我的心，在不知不觉间，将我的热情洗劫一空，而后却冷酷地将我推在门外，仿佛它从来不曾在乎过我……

而这，莫非就是我作为一个小人物，所必须承受的命运？

23. 远离股票的日子

从那以后，我过了接近两年远离股票的日子。

1998年9月初，我拿到了房子钥匙。虽然只是一套旧房，依然让我那些大学同学们羡慕不已。毕业仅仅两年时间，就能在Q市市内环路以内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套全产权的住房，这对于同年毕业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的那些大学同学，有的进了外资企业，有的进了律师行，月薪比起我们小公务员，要高不少，但是，他们都没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拥有一套住房。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恩。

随后就是装修，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投再多的钱进去也冒不了一个泡，即使在1998年，花个十万八万，也不是稀奇事儿。所以我预算中这一万，装得不可能豪华。但是，我和简潞都是有审美眼光的人，基本做到了“花钱少，装修好”。能将就着用的就将就着用，比如说，房里

的门，多数人都是重新做新的门，加上门套，一扇门就得400元。我们用以前的门，重新刷一次漆就可以了；另外，书柜不是去买，而是自己做，让木工直接钉在书房墙上，既省木料，也可以把一面墙也顺便装修了……

国庆节那天，简潞很高兴，大清早就拉着我去了电器商城。原来，她看报纸，得知电器商城正在推出彩电特价，29英寸的大彩电，在1996年要卖6000多元，到了1998年，降到了3800元。如今搞国庆特价，只要3200元。机会难得，我们欢天喜地地选了一台，因为是特价，商场不包送，我们在高兴之下却丝毫不介意，说：“也好，你们送，我们还不放心呢，而且，你们要明天才送得到，我们可是今天就想把它搬回自己家里去。”

我和简潞租了个三轮车，将彩电运回了新家。这是我们小窝里的第一样东西，让我俩兴奋不已。高兴之余，我俩就关了门，亲昵起来，开始只打算接接吻，吻着吻着我就吻到简潞的雪白细长的脖子上去了，手也不规矩起来，简潞叹了口气，说：“你就是这么不老实，假如你在工作上也这么进取，早就脱颖而出了。”我嬉皮笑脸地说：“我才不在乎工作上脱颖而出呢，我只想在你这里脱颖而出。”简潞掰了掰我的手，没掰开，只好任我继续“脱颖而出”，脱着脱着，简潞的脖子就红透了，眼睛也水波流动，白了我一眼说：“你真要在这里做啊？”我说：“当然是真的。”由于房子里再没别的东西，地板又还没清理，简潞只能趴在新买的大彩电纸箱上，一再地问：“这彩电承得住吗？可别把咱们最大的财产给压坏了啊。”我说：“你没看箱子上写的吗？最多可以叠加四台，你比一台彩电重不了多少，怕什么承不住呢？”一边说，一边开始用劲，简潞似乎放心了，开始闭上眼睛，唧唧呀呀地低声呻吟起来。

尽管彩电纸箱终究是小了些，但因为是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家里

做，俩人都心情特别舒畅，做了一次，又做了第二次。做完之后，竟然都中午了，我们没吃早饭，肚子早就有些咕咕叫起来，于是一起到家门附近街上的小馆子里，简单吃了顿饭，俩人坐得近近的，时不时用手握一下对方的手，都感到恩爱无尽，仿佛回到了刚开始相恋的时候。

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四处寻觅打折的家私，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寻找价廉物美的家具如同淘宝一样，倒也是一件乐事。很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是买到了一套合意的浅绿色沙发，虽然是猪皮的，但款式新颖，质地优良，只要2100元；还买了一个很大的衣柜，大到可以装完简璐所有的衣服还绰绰有余，样式和杂志上看到的“宜家”的某一款衣柜颇为神似，价格却只有1800元；再一个是床，1998年在Q市，对咱们普通市民来说“青田家私”就算不错的了，我发现里面尽管多数商品都比一般家私城贵不少，但偶尔也有特价商品，反而比其他地方便宜。比如我们在青田买的床，原价2800元，特惠价1600元，标得清清楚楚，青田里的商品不会故意乱标价，这说明它确实以前曾经卖到过2800元，如此一来，相对于以前买这床的人，我们无疑白捡了1200元，类似于28元的股票跌到了12元，此等好事，怎能错过，于是连忙将床买回了我们的新家。

此外，我们还花2000多元买了个海尔小王子冰箱，1000多元买了个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以上这些大件，一共花了1.3万左右，屋里其他一些小东小西，大致花了3000来元，总共1.6万，我们便把小家布置得舒舒服服。而我从股市里取出的钱，这么一来，也就只剩下2000元了，这2000元便是我和简璐全部的积蓄，如此之少，以至于连拿来炒股都显得毫无意义，现实的拮据，使我彻底地与股票越隔越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是老天对我的怜悯。1998年下半年直到1999年5月，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股市经历了严酷的下跌，无数百万富

翁破产消逝，无数千万富翁敛羽而归。资金投入得越多，损失越惨烈。我幸运地在1998年并无多少资金，且为了买房与装修不得不清仓离场，所以固然亏光本金，损失的也无非是一万多元。而老童，在搬进新居后，观察股市良久，认为自己耐心等待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底部，于是再次倾力入市，想要一举扭亏。然而他没想到，自己却抄在了半山腰上，将他最后的养老钱亏了个精光。

每一轮熊市，新手总是倒在山顶，因为新手往往乐观看多，难免在山顶被套；老手则是倒在山腰，因为老手喜欢抄底，却又普遍把山腰当成了山脚；而所谓高手，他们躲过了山顶，也躲过了山腰，却往往倒在了山脚的剧烈震荡中，在山脚过于频繁的追涨杀跌里元气大伤。熊市是一个无底洞，不管你是身家千万还是仅仅万元，在上苍眼里，一律只是刍狗，一视同仁地用巨大无边的熊掌，将你扑杀。所以，在熊市里，资金越少的小股民越幸运，因为上天垂怜，即便亏光也并非一个无法翻身的大数字。

24. 下派

我在懵懂之中远离了股市，侥幸躲过熊市末期的杀跌，不至于身负债务，这种后怕，使我对股市突然产生了严重的厌恶，连看也不想再看股市行情。

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起来，1998年11月，我们告别简璐的单身宿舍，开开心心地搬进自己的小家，我和简璐感到十分满足。我们从1993年开始相恋，5年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容易啊。我们房子的窗外是一棵很大的法国梧桐，正式入住后的第一个早晨，是个周末，

醒来的时候，居然听到了鸟叫。我们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并且也不想做爱，只是紧紧地互相依偎在一起，感到心比蜜甜。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小馆子里喝点小酒，庆祝乔迁。我拉着简潞的手，突然有些哽咽，说：“我今生今世运气真好，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简潞说：“少抒情了，你工作努力一些，积极进取一些，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我想想也是，自己毕业这两年半，激情都放在了炒股上，在单位里越混越差，越来越不受重视，要怪还是怪自己啊，有这么好的老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怎么可以不积极工作呢？恰在这时，新一批下派工作开始了，我们单位需要三名干部下派到偏远的巴强市挂职工作一年，为了扭转自己进单位以来的颓势，好好挣点表现，我报了名。

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早期，下派是件美差，就像21世纪里的公务员出国进修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镀金方式。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下派过的人越来越多，不可能都提拔，很多人下派了也就下派了，回来还是原地踏步。机关里的人渐渐就明白一个道理：想提拔你，没下派过照样提拔，不想提拔你，下派了照样不提拔。既然如此，谁还愿意去吃那个苦？所以，到了1998年前后，已经很少有主动要求下派的了，甚至不少人私下说，这下派制度，形式主义，没有多少实际作用，不如取消了还好些。但是，沿袭多年的制度不是说改就改的，每个省委省府的厅级单位，每年照样得安排干部定点下派扶贫。不知不觉中，下派对各方面而言，都成了个鸡肋般的東西。

我们单位定点下派扶贫的地方是巴强市巴朗县。巴强是全省最边远的地区之一，巴朗是这个边远地区里最边远的县份之一，出了名的“老少边穷”，离省城Q市很远，坐汽车要十多个钟头。所以巴朗实在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下派点。我们单位的人经常抱怨说，你看人家××

厅，下派的那个县也叫“贫困县”，但离Q市才80公里，下派就跟度假一样，多好。

所以，当1998年底单位再度要完成下派任务时，我是唯一一个主动报名的，自然而然就成了下派三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处的副处长钱小群，下派到巴朗当县委副书记；一个是××处的主任科员小贺，下派到巴朗县广电局当副局长；至于我，还只是科员，下派到巴朗县委××部，当了个办公室副主任。

确定下派之后，还有半个月才正式下去，这半个来月，主要做一些工作移交的事情。我本想将内务趁机移交给小贾，这样一年后我回来，或许就有希望不再做内务。

可是，小贾很有心计，为了避免全部接收内务，他以协助蒋处长写材料很忙为借口，只接收了内务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蒋处长让老童代理，这个小小的安排上的技巧，意味着我下派回来之后，只要不另换处室，依然不得不继续干内务。

我心里完全明白小贾的手段，却又无可奈何，不禁感到有些消极，还没下去就这样了，回来之后又能如何？但是，我还能不去吗？在人生的路途中，许多时候总是身不由己，一旦出发，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1999年1月，元旦过后没几天，单位派了辆车，送我们三人到下派点去。因为巴朗实在太远，出发时间定得很早，六点半就得起在省委大门口碰头。我专门定了闹钟，五点半就早早起床。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主要是换洗的衣服和必要的日常用品，还有几本书，据说下派期间比较无聊，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书打发时间。就这么一些东西，居然也有一大皮箱。我重新把皮箱打开，最后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才又把皮箱锁好。这时候，六点了，我得出门了，本来想跟简璐打个招呼，

但简潞昨晚也是很晚才睡着，五点半钟被闹钟闹醒时嘟哝了两句，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我不忍心又把简潞推醒，用唇轻轻在简潞额头上触了一下，就小心地带上门出去了。

走到楼下，我突然听到简潞的声音，“雷子，雷子”，我抬起头，看到简潞正从卧室窗户里探出来半个头，我心里一热，说：“你快休息，天冷，别冻着了。”然后狠狠心，头也不回地向宿舍大院门口走去。临出院门时，我突然想起还一直没有给窗户安防护栏，微微有些酸楚。安防护栏得近2000元，我心底下希望将这笔钱省了，所以一直拖着没安，如今，看着光秃秃的窗户，我忽然觉得挺对不住简潞。

到了巴朗之后，起初有些新鲜，但渐渐也就麻木了。我们一般两个月才回Q市一次，十分孤单，下面的同事并不见得非常热情，彬彬有礼地和我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虽然都是省上来的干部，但下派干部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样的。从省上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基层的干部对省上干部的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体职务，就一律称“领导”，我记得当初刚上班不久跟随蒋处长到巴朗市开过一次会，被当地干部左一句“领导”右一句“领导”地叫得很是顺耳；如果知道职务，部长自然还是喊部长，处长自然还是喊处长，但普通干部的喊法，却颇有讲究，假如说，你是个主任科员，他们喊你时，就特意把后面的“科员”二字省略，简称“主任”，假如你只是个小科员，他们也有办法，就是在姓后面只加一个“科”字，“王科”“张科”地喊，给人感觉是“王科长”“张科长”，自然让“王科”“张科”们心中暗喜了。但是，下派干部一般是享受不到这种礼遇的，一来你不是来视察的，是来接受基层锻炼的。二来你不是只在下面待几天就走，如果是待几天就走，场面上奉承你两句，即便没有好处也无妨，反正拍几天马屁也累不死

人,但你是待上一年,谁愿意拍一年劳而无功的马屁呢?

当然,他们也不会待你太差,就那么尊重而客气地维持着一种和和气气的关系,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让我颇有些后悔报名下派。但更令我在后来的日子久久遗憾的是,下派期间,资讯的封闭使我更为疏离了股市,而边远县城投资氛围的极度稀薄,则使我完全觉察不到股市一个巨大的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极泰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由1047点迅速涨到了1700点,如此之快,让人根本措手不及。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里,如果我是在Q市,无论如何都会跟风追进,而在遥远的巴朗,仿佛这是一块与投机完全绝缘的飞地,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没有股市的时代。我待在这个被“五一九”彻底遗忘的角落,再次与股市的一次大机会擦肩而过。

这是命运吗?或许我注定就会一生清贫?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连我自己也不能。1999年6月底,我回Q市休假时,听到周围的人又都在谈论股票了,然而那时点位已高,我显然已经错过介人的好时机。看着由10元涨到28元的广电信息,看着由15元涨到40元的东方明珠,我既惆怅,又迷惘,体会到一种比熊市里更难受的痛楚。

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对我们小股民来说,踏空比套牢更沮丧,因为即使套牢,心中始终还是拥有着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快乐;而一旦踏空,最大的打击是发现希望像肥皂泡一般被戳破了,没了希望,人就像被抽去了主心骨的皮囊,陡然就疲软了。

25. 新千年

就这样,一年时间渐渐过去了,1999年12月底,我们开始张罗着

准备返回省上。一天，我正在百无聊赖，突然司机老孙头问我：“雷主任，我要进一趟市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原来，部长嫌以前用的手机不够时尚，决定换一部，让老孙头到市里去买个新手机来。巴朗虽然穷，但领导们的手机却是从不落伍的，即便与省城的成功人士随身携带的手机相比，也够得上档次。据说部长本来是不想换新手机的，但是，为了不再与外地同志洽谈工作时给巴朗丢脸，只好勉为其难地换了。

巴朗是一座历史只有二十多年的新城，在大山中间一小块空地里，由于是贫困县，小小的县城没有几条街道，半小时便可逛完。商场也没有几个，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黑灯瞎火。我老待那里，平时连市里也难得一去，作为省城来的年轻人，难免会十分无聊，老孙头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去市里，往往主动载我去。

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坐老孙头的车去市里了。一路上，我感到他似乎欲言又止，有什么话想说。我有些小小的不安，素来最怕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好，总担心当对方有所求时，我却帮不上忙。这老孙头，自从我来后，就对我格外好，因此，我很想知道老孙头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但是，这话又不好主动问出口，着实让我有些心急。好在，车快到市里的时候，老孙头突然说，自己一家三口，迄今在巴朗没有房子住，只能租附近农民的住房，既要交租金，又很不方便。他希望我离开巴朗时，将所住的那间房子的钥匙，直接交给他。“现在等着那房子的人不少，基层就是这样，谁先实际占着谁就能成事儿，用你们干部们的话说，叫‘造成既成事实’，你到时候把钥匙给我，部长那里，我会去说，他帮我找县委办公室通融通融，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感慨。作为下派干部，我一来就住进了县委单身宿舍楼里的一个单间，屋里连被褥、床单、脸帕及脸盆，都为我准备

齐全了。我起初还有些嫌那房间简陋，完全没想到许多县委的工作人员，却连那样的单身宿舍也住不上，还得在外面租房，并紧张地注视着每一间可能空出来的宿舍……多少人，在为更好的前程费尽心机，而另有多少人，在为一些起码的待遇辗转反侧。想起那句话——许多人奋斗一生获得的，就是另外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拥有的——人啊，在这苍茫世间，是如此不平等，而又是如此雷同——不平等的是人与人追求的东西相差万里，雷同的是，不管他们追求的东西如何不同，但追求过程中的情感和心态，却是千篇一律，难分伯仲。

几天后，我的下派工作就顺利结束了，临走前，我把钥匙私自给了老孙，这对我来说只是小小的越权，对他来说却是巨大的收获，因此我愿意帮他这个忙。

回到单位，果然发现，我的返回几乎没任何人在意，连内务工作也顺理成章地立即移交回来，仿佛我不是离开了一年，而仅仅是离开几天。机关就像一片表面波澜不兴的巨大湖面，而我则如同一滴小小的水珠，当小水珠重回湖面时，连一个水花都溅不起。

1999年即将过去，翻过元旦便是新千年了。相对于社会上普遍的对“新世纪”这个概念的关注，机关里显得平淡得多，没有人特别在意2000年的到来。我一向是个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的人，对互联网经济比较关注。可是，在我的周围，没有谁和我谈论网络经济，更没有人会思考1999年与2000年有何不同，的确，在多数人眼里，这两个数字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关心的只是切身的利益和视野可及的生活，而这些，的确不会因年月数字的微小改变而有太大不同。

然而这时，股市里对新千年网络时代的炒作，却进入了高潮。2000年1月4日，元旦后第一个交易日，网络股龙头上海梅林火速封上了涨停，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8元起连拉6个涨停，带动了整个网络股

的再度飙升。我敏锐意识到了网络股的机会，加之过去两年时间里，积累了近2万元，我果断在1月初买进了网络股综艺股份，这只股票并没马上涨，但我耐心持有，终于等来了它在春节前后从30元涨到60元的短短8个交易日翻倍的行情，我的2万元，终于一下子就变成了4万元。

恰在那时，蒋处长在单位的常规体检中被查出了癌症，庆幸的是还属于早期。

春节后没几天，病情真相就通知了家属，也通知了单位，唯独不敢告诉蒋处长，只是说有点不大不小的问题，要住院治疗，可能要开刀。我们处的几个人，轮流到医院病房守护蒋处长。我内心深处有些不太愿意，即便蒋处长的亲生儿子，也没去守那么多次夜，反而是我们，要去守个不停，但是，这话是绝对没法说出来的，何况想想蒋处长都这样了，作为健康的人，怎么忍心去计较。

蒋处长仿佛一下子就猜到了是癌症，精神早就激动起来，但又极力克制，尽量平静。他这种尽量的平静，反而使大家都更为紧张，大家也都知道蒋处长猜出来了，但彼此都不说破，彼此心照不宣，尽力推迟着某个预先知道的谜底的揭晓。于是，竟油然而生一股悲壮的味道，仿佛蒋处长真的即将死去似的，而一旦考虑到他即将死去，如同对待一个死者，大家对蒋处长陡然宽容到溺爱的程度，人人都想到蒋处长曾经的好，都说蒋处长是如何如何的老实本分、任劳任怨、勤奋工作、从不争功……而蒋处长，也仿佛真觉得自己快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身边所有的人，陡然充满了慈爱之心。

一个深夜，轮到我守护蒋处长，我拿着报纸，看着证券版。蒋处长瞟了一眼报纸，问我：“小雷，你又炒股了吗？”见我迟疑，蒋处长叹了口气，说：“股票这东西，要戒实在是很难，如果你真戒不掉，那就真正深入地参悟进去，不要像我这样，既戒不掉股票，又没能真正悟透，下场

很惨，我是真不希望你重蹈覆辙啊……话说回来，股票这东西实在太难把握了，这些天我也偶尔看看股市行情，发觉更搞不懂了，那么多业绩好的股票不涨，这只有几厘钱效益的梅林却涨疯了，过了好久才知道这家做罐头的公司，竟然搞网络了，唉，我是真的落伍了啊……”

夜渐渐深了，蒋处长睡不着，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多到比我进单位工作以来三年时间里以往与他说话的总和还多，当时我挺感动的，事后一回忆，我发现，即便是那么多话，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隐私，几乎全是台面的语言，依然算是滴水不漏。我突然觉得，或许蒋处长当时是想说点贴心体己话的，只是，他在机关磨了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贴心话了。

就在那个夜晚，我终于下了决心，打算辞职，全身心地去做职业炒股，因为人生苦短，我想做自己最热爱的事。

26. 辞职

可能因为运气好，也可能因为发现得早，蒋处长的癌细胞并未扩散，手术出奇的顺利。手术后修养了一阵，就确诊没事儿了。蒋处长从病房主动搬出来，回自己家里调养。我们处的同事们终于不用再熬夜守护了，我在蒋处长身体康复后，正式上交了辞职报告。

在各级机关大院里，的确是藏龙卧虎的，但是，多数的“龙”其实并没有风云际会的机会，终究只是散乱的金鳞；而多数的“虎”，也只是相当于关在动物园里的观赏品，过得都很郁闷。为了化解这种郁闷，他们中的有些人或者用随波逐流，或者用自甘平庸来麻醉自己，最终，可能终于成功地麻木了，但同时，也终于成为一具空壳，才华耗尽，除了疲

惫的心机和些微的利益，一无所得。随后渐渐老去，离休，被慢慢忽视。

这便是所谓机关生活的秘密。

我早已识破了这种生活的秘密，也曾多次想过辞职，但始终有这样那样的事物出来阻拦。其实，当你真正下定决心做什么，一切的阻拦就都不是阻拦了。此后，我明白：世界上真能阻拦住你的，唯一只是你自己的内心。

我的辞职并不容易，好一番折腾，直到2000年6月，才正式辞职离开单位，从此，成了一个专职股民。

那段时间，股市里的科技股行情依然不错，我的资金变成了6万多元，这在2000年不算个很小的数字，使我对职业前景燃起了万丈豪情。

然而，后面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打开历史K线，看看点位，那么，从2000年6月到2001年初，指数是在高位波动并略有上升的，仿佛那段时间并非熊市，但其实，那段时间里，基本属于庄家高位慢慢兑现利润的过程，阴险的主力机构，正以难以想象的耐心，一边维持着指数的高位，一边悄悄派发筹码。可想而知，作为小股民，是很难操作的。

在那样艰难的操作环境里，我凭着一腔激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成天做短线。以我仅仅6万的资金，却居然因交易频繁导致总交易额惊人，得以坐进了大户室。

那些年，规矩还比较死板，一般来说，必须总资金达到了50万，才能进大户室的，我是那个证券营业厅里唯一的一个因每天做短线，因交易额巨大，而进入大户室的。

如今想来多么荒唐——我的资金那么少，但半年买进卖出的成交金额，居然超过一些100万资金的人，给券商贡献了大把佣金，因此被鼓励性地赏赐了一个大户室座位，我却沾沾自喜，把自己当成

了个人物。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我起初所在的那个散户厅，所有人都并不知道我是因交易额巨大进的大户室，还以为我是6万元半年炒成50万，于是他们口口相传，将我神化成了一个奇迹，尤其是那些老太太，最为热情，也最崇拜我，只要我的身影一出现在交易厅，他们就蜂拥着将我围在中间，我俨然成了明星，那种成就感仿佛很醉人。

但是，尽管我在股市里被不明真相的股民们追捧，但在社会上，我明显感到社会地位一下子就变低了许多。以前，我是公务员，尽管薪水不高，但简潞给她的朋友同事介绍起我，都十分自豪。而陡然间，我成了个“职业股民”，虽然简潞并未激烈反对我辞职，但那之后，若和我一起出门去参加她同事的聚会，介绍我时，就有些吞吞吐吐。而且那时，在多数人眼里，以炒股为业就相当于无业游民，甚至类似赌徒，连无业游民都不如。

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许多。

而更糟糕的是，辞职炒了半年，好运气却远离了我，由于交易过于频繁，我的本金在渐渐地消耗，到了2001年2月，缩水一半，只剩3万了。

发轫于1999年5月19日的那轮科技网络股行情，经过了灿烂的辉煌后，正在逐渐归于平息，在那轮行情里，少数龙头股票涨得令人瞠目结舌，海虹控股涨了8倍，东方明珠涨了7倍，上海梅林涨了6倍……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那些抓住了这波奇迹般行情的极少数幸运者，从此走上巨富之路，但是，更多的普通人则并未能从那轮行情中改变命运。

我就是那并未能从中改变自己命运的绝大多数人中的一个，虽然我一度从2万做到了6万，但终究又回到了起点。

我也许并不比那些股市成功者笨，也许为股市付出的心血和激情并不比他们少。然而，股市根本不在意这些，它以天地般万物不仁的冷默，将我这样的绝大多数人，打入一个巨大无比的收割机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收割，看着那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演绎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传奇。

我认为我是坚强的，不放弃，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抗争，一次又一次地站起，然而我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与股市中改变命运的机会失之交臂……

这是我，以及多数小股民的必然的命运吗？

无数次，我这样问自己，却一如既往地没有确定的答案。挫败感打击着我，那些起起伏伏的股票价格K线，磨去了我的尊严，磨掉了我的青春与热情，甚至磨损了我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关注与激情……更可怕的是，还磨淡了我对家庭的重视，以及对简璐的关注。

我一头扎在股票的海洋里，经常不知今夕是何夕，所以，直到2001年5月，我才忽然意识到，自从我辞职炒股之后，简璐就越来越忙碌了，她在下班后变得越来越少回家吃晚饭，甚至有时夜很深才回家。问她干吗去了，她说，她如今在公司跑业务，经常不得不应酬，吃饭唱歌，免不了的。

我生气地说：“你少应酬点不可以吗？难道每个跑业务的，都得你这么忙？”

简璐说：“你每天只知道炒股亏钱，我要再不努力跑业务，这个家还撑得起吗？”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从那天起，我明显感到，家庭的气氛越来越冷，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渐渐将我和简璐隔开了。

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简璐说她们单位的几个同事要聚一聚。结

果,晚上接近12点才终于回来。还带回来一枝玫瑰花,身上酒气很重。

我纳闷地问:“谁送你的玫瑰花?”简璐随意地回答:“我们公司的副总开玩笑送的,哎呀,你别想多了,我要想瞒着你,能把这玫瑰花带回家吗?”

我很生气,说了一些气话:“你是结了婚的人,无论任何原因,哪怕是开玩笑,也不能收别人送的玫瑰,而且你成天回家回得太晚了,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简璐开始不理睬我,后来看我是真生气了,就说:“我从来没想到过离婚。我不想离婚。”

我听她这么说,心渐渐还是软了下来,我说:“你既然不想离婚,那你不能再这么无节制地出去应酬了,一身酒气,老在外面玩,哪个当丈夫的受得了?”

简璐很楚楚可怜的样子,她说:“我不想离婚,你不喜欢我出去,我以后就不出去好了。”

我说:“我也不是完全不准你出去,水靠堵是堵不住的,这我知道,但你不能老出去,一周可以出去应酬两个晚上,夜晚10点之前必须回来。”

简璐答应了,我们又彼此妥协了,仿佛刚才根本不曾提及离婚。我想,我们应该还是爱着对方的吧。我没有注意到,这是彼此有隔阂以来,第一次说到了“离婚”这两个字。

第二天是周末,简璐说要加班,很早就出去了。上午,我独自在家,心里很乱,一边将洗衣机接通,一边研究股票,以至于忘记打开厕所的下水孔,洗衣机排出的水漫了出来,整个房子地板上都是水,我急了,

怕简潞回来看到要生气，赶忙将水拖了出去，忙了好久。

下午，简潞回来，我表功说：“你看我拖了地，还把家里的清洁都做了。”

简潞却表情平淡，似乎对这个家的干净与否，并不太在乎了。

这个夜晚简潞终于没再出去应酬，我们早早一起看电视，比较随意地说着话，晚上睡觉时，我突然很想做爱。

简潞已经躺着了，戴着耳机听音乐，我走过去，将灯熄了，睡在旁边，然后吻简潞的脖子，简潞说：“今晚不行。困死了，我想睡觉。”

我不说话，继续像狗一样趴在简潞脖子边，简潞说：“真不行，我一点也不想。”

我心情一下子沮丧起来，我们好像已经一周多没做爱了。我忍无可忍，说：“做你的丈夫，连做爱都要这么求着你，太没意思了，而且，你以前不是这样冷淡的……”

简潞没再说话，我试探性地去褪简潞的内裤，简潞微微抬起身子，配合我将内裤脱了，看来，她是默许了。可是，我又觉得这样求着做爱有些屈辱，心情不舒服，没过一小会儿就结束了。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和简潞之间肯定出了什么娄子，但她什么也不说，我问不出所以然。

渐渐地，她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而我却无法入睡，我只好起身，走回书房，打开电脑里的股票K线图，只有看着那些股票，我才感到纷乱的心终于有些平静。

那之后没几天，简潞就打破了“晚上应酬10点之前必须回家”的约定。

那晚，已经10点半了，简潞却还没回来。

每当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我都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是简潞。可是，却一次次地不是她。我对自己说：“不，我不在乎，晚回家就晚回

家吧。”

这么对自己说着，楼梯上又传来轻微的声音，我突然又盼望起是简潞回来了，但是，仍然不是。

“我可真是贱啊。”我痛苦地扯自己的头发。目光从电脑里的股市K线图上抽离出来，连股票也看不进去了。

终于，已经快11点半了，我心里突然袭来一种愤怒——难道是自己强迫她吗？我以前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是自己对简潞太苛刻了，但现在，我突然发觉：有几个当妻子的人，会如此呢——不收拾家，不做饭菜，不爱打扫家里的清洁，晚上总喜欢出去唱卡拉OK……这难道还是在苛求她吗？不知道从何时起，在我不知不觉中，她已经仿佛变了一个人，变得越来越陌生。

想着这些，我更加觉得很无味，同时，我心里变得平静了，下定决心，不主动破坏这种婚姻，但既然她已经如此对这个婚姻不抱热情，我为什么还要太热情呢？我决定，从明天起，我不会再做饭了，也不会再打扫这个家。

11点40分，简潞终于回来了。自然，我们再度激烈地吵起来了：“你怎么变这样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实在不行，那就只有离婚，离婚！”我吼起来：“再不离婚我要疯了。”

这次，简潞却不像上次那么妥协，而是也强硬起来，说：“你自从辞职后，成天不是去股市，就是窝在家里看股票，没有任何社交，没有任何朋友，你不是也变了一个人了吗？你以前会这么狭隘吗？老婆出去应酬一下，唱唱歌，你以前当公务员的时候，会这么担惊受怕吗？你多点自信好不好？”

接着，她突然哭起来，说：“你这么不自信，让我过得很紧张，随

时担心你会爆发，所以有时我简直不想在家里待着，出去心情舒畅得多，一回来，一和你面对，你知道吗，我就很累很累。”

我沉默无语。那个夜晚，她睡床，我睡了沙发，我们从此开始分床睡了。

27. 破碎之夜

又过了一周，星期五下午，我炒股结束，把家里打扫了。本想等着简潞下班后一起去吃饭。可是，大约5点半，她回家后，却显得非常烦躁。她说，她觉得心烦，想出去和同事一起玩。

我当然不高兴，说：“周末，你作为一个结婚了的人，怎么能不在家里过呢？”

简潞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说，她只是说说而已。

而后我们商量晚饭吃什么。但却找不到都很想吃的东西，最后她说，她现在不想吃饭，想先在床上躺躺，休息一下。

于是我自己出去，找了个小面馆，要了份面。吃完后，我回到家，发现简潞不见了。

我忽然觉得心里很紧张，立即打她手机，可是，发现她手机放在家里。

我感到仿佛要失去她了，顿时竟然感到一种惶恐。我骑上自行车，到附近转了转，想看看她在不在周围的小馆子吃饭，可没看到她。

我又漫无目的地转得稍远一些，重新骑回家，意外地发现，简潞已经回家了。

我问：“你刚才干吗去了？”

简潞说：“我去把头发稍微剪了剪，吹了一下。”

我说：“我还以为你又出去玩了呢。”

简潞突然就生气了，说：“我本来都不想出去了，你这么一说，我实在不想在这家里待着了。”

说着，简潞就出门去了，我问：“你去哪？”

她说：“随便乱转转，再在这屋子里，我要憋疯了。”

而后她就真的到楼下骑了自行车，出去了。

简潞出去时，大约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独自在家里坐了一阵，想通过研究股票摆脱烦躁，可是，我的心无法静下来。

大约9点钟，我独坐家里，再也无法忍耐屋里的寂静。我觉得再这样在家里等着简潞，我会焦躁狂怒。为了让自己不要狂躁，以免对她不好也对我自己不好，我离开家，骑着车，去了一个小酒吧。

独自喝着闷酒，我不断掏出手机，给简潞打电话，但她手机似乎落在家里了，一直无人接听。我又给家里的座机不停打电话，我想，如果简潞已经回家了，那么她会接的，可是，座机响了很久，也无人接听，显然，简潞还没回家。

于是我又继续坐了一阵，大约11点半，忽然下起了雨，起初雨不大，渐渐地竟然变成了大雨。酒吧的多数客人，陆陆续续都走了，大约还剩了两桌，在窃窃私语。

此外就是我，我换了个座位，拣了紧靠落地窗的一个位置坐下，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冷寂的街景。雨被风卷着，向我扑过来，然后被我面前透明的落地玻璃冷冷地挡住。顺着玻璃，雨水一串一串地从上往下滑，像是读大学时，简潞特别依赖我时，偶尔会顺着她明净的面颊滑落的泪水，那时，她对我是那么依恋，而如今，她却如此不在乎我了。

每隔10多分钟，我就给座机打个电话，但一直没有人接。我本想回

去,可我很怕自己回家后,独自在家里等得越久,我就可能越狂躁,反而不妥。我想等简潞先回家,而后我故意比她晚回家一点,这样我内心才会平衡,我就不会发怒,也许就能平静地度过这一夜。

接近12点,我再次拨通电话,依然没有人接。连最后的两桌客人也都走了,侍者看着我,显然他希望能早点下班。于是我也就只好走了。

我骑着我的单车,没有伞,也没有雨衣,在大雨中,我故意慢慢地往家骑,雨水我并不惧怕,闪电也不足以令我恐慌,我希望骑得慢点,再慢点。但毕竟不太远,大约12点30分刚过,我回到了家。

当我回到楼下时,我看到家里卧室的灯光亮着了,那灯光异常温暖,我心里忽然感到喜悦,因为简潞毕竟比我先回家。

我上了楼,打开家门,发现简潞正在浴室里洗澡。我发现进门处放着一把陌生的伞。

简潞洗完澡,我也去洗了个澡。出来后,我发现简潞已经在卧室里躺着了。

那时,大约已经快一点半了,我躺到了沙发上,但很久都睡不着,因为简潞这么晚回家,却不主动给我做任何解释,甚至话也不多说,冷冰冰的。

直到两点,我依然睡不着,而卧室里,却传来简潞细微的鼾声,她睡得似乎很酣畅。突如其来的,一股怒火袭击了我:你不做任何解释,你视我如无物,你酣然入睡,却把漫漫长夜的煎熬孤寂留给我,可是,这一切凭什么呢?!

我必须问个明白,才能入睡!于是,我走进卧室,在黑暗中推醒她。

简潞“噌”的一下醒来,蒙眬中睁开眼睛。月光清亮,无声无息照进来,或许照到了黑夜中我愤怒的眼。

我始终纳闷,莫非那一刻,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令人恐怖的东西?因

为我清晰地记得，简璐在睁开眼睛看清我的那一刹那，她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恐慌。

我扯着她的手，让她坐起。质问她，去了哪里。她到这时，才终于解释，她说：“我一个人出去后，我很烦，去了个迪吧。”

我不相信地说：“你一个人去迪吧？我才不信。而且，这伞怎么来的？”

简璐说：“迪吧里跳舞的时候，有个男的找我套近乎，后来我走时，他给我的伞。”

我立即发现破绽，说：“晚上是很晚才开始下雨，所以去迪吧的人，都不可能事先带着伞，因此你在说谎。”

简璐开始耍赖，说：“你不信，那我没办法了。反正我说的是真的，信不信在你。”

那把伞的外观，显然不是宾馆或迪吧专用雨伞，若不是事先准备着的话，一般只有家里才有，所以简璐必然是去了谁的家里。

可是，当我反复要求简璐告诉我，她是去了谁家，以便我打电话去查证，她却忽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什么话都不说了，我继续推她摇她，她也开始发飙，与我互相撕打。

我实际上也是一个表面易怒，但内心深处其实也非常冷静的人。我在那短暂的几秒钟时间里，已经意识到，我和简璐的婚姻肯定是无法挽留了。我立即想到了离婚的话，唯一的财产是这套房子，我要怎样才能保住我这套房子呢？

在几乎不到一秒的瞬间，无数的念头在我脑中一晃而过，我想，目前自己已经辞职失业，炒股又不顺利，简璐是清楚的，如果我再表现出一种“被股市逼疯了”的模样，她也许内心深处会怜惜我，主动放弃和我争这房子。

因此，我决定装疯：我突然暴怒，像发狂的狮子一样，掐简璐的脖

子。其实，那时我冷静极了，我只不过想装做疯子，来让简潞害怕和怜悯，让她不敢也不愿与一个快疯的人争夺这点可怜的小房子。

简潞果然害怕了，以为我真要掐她，她也采取了一种表情夸张的对策，故意伸出舌头，做出仿佛不行了的样子，并且眼睛中流露出乞怜的神色。

即便在月光中，我也看得很清楚，她那对我屈服的眼神，是她刚进大学时，对我曾流露过的，而毕业后就越来越少看到，而我辞职炒股之后，更是再未看到过。而此刻，在我装疯之后，她终于又一次屈服地看着我，只是，她是刻意的。但哪怕她是刻意的，我的心也忽然软了，不忍心吓她，我松开她，呆呆地看着她。

而她，则立即下床穿起衣服，就要出门。

我问：“你要到哪去？”

她乞怜地看着我，说：“我怕你待会儿又发疯，你放我走，我到白姐的家里去，我保证不去别的地方，你明天可以打电话给白姐落实，甚至现在打也可以。”

白姐是简潞在她们单位里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同事，我是认识的。由于白姐也炒股，因此和我有一些共同语言，对我比较欣赏。她住得离我们很近，大约800米。而且这里是城市中心地带，出门打个车应该很安全，于是我没有拦简潞，在凌晨三点左右，任由简潞离我而去。

这，就是我与简潞之间那个破碎之夜最真实的全部。

28. 荒芜丛林

第二天白天，简潞没有回来，她之后一直住在刘燕家，没再回我们

的家，也不再接我的电话，每次我打过去，都是刘燕接的。

刘燕是简潞大学同寝室的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在律师事务所当助理。也许在简潞的描述中，把我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家庭暴力倾向者，因此，曾经对我挺友好的刘燕，突然也变得冷冰冰的了。大约一周过后，简潞让刘燕陪着，在咖啡厅和我见了一面，开始和我正式商谈离婚事宜。

我们直到这个时候，都依然没有告诉双方父母。因为当时我们都清楚，那样一来或许会延缓这段婚姻的寿命，却改变不了最终的归宿，反而徒增感伤。

如今我想，那时如果告诉了父母，结局会有很大不同吗？我不知道，但肯定，父母会根据他们的人生经验，力劝我不要将房子低价让给简潞。

由于没告诉父母，也就没有了来自父母的干预，又还没有孩子，离婚几乎没什么阻力，与谈恋爱分手差不多。唯一区别于恋爱分手的，只有房子。因为那时我们的股票，由于继续下跌，只值2万了。我们唯一的财产，才有了那套房子。

按说，这房子是用我父母的钱，在我的单位分到的。而且那时，我辞职炒股，明显非常艰难。我想，简潞应该体恤我吧？或许不会与我争这房子。又或者，可以考虑卖了，一人一半。

可简潞却先开口了：“我想要房子，我愿意给你4万元作为补偿。另外，家具家电全都归你，那2万元股票也都归你。”

2001年，这种“房改福利房”，在政策上还不能真正上市流通，但私下交易已是暗流涌动，我们那套位于Q市最中心区域的65平米的老房子，我去问了中介，他们愿意出价20万左右收购。

我考虑过，卖给中介，然后与简潞各分10万。这对我来说，是一种

比较公平的方式。然而简潞非常不愿意卖房子，反复要求把房子折价让给她。

八年的爱情，到了最后，却集中在彼此小心翼翼地试探这房子的归属上，彼此各施手段觊觎这房子的产权，想到这里，不禁让我黯然神伤。

从内心深处说，我一直比简潞要天真，简潞是一个现实的人，她可以始终坚持把抓住现实利益作为第一考虑，而我，骨子里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也会在某些时候很现实，很渴望要那房子，但同时，一种倔强，以及一种天真的人在冲动时什么都不在乎的刚烈，使我最终还是决定，将房子让给简潞算了。我那个夜晚的装疯，算是白装了，架不住的终究是我内心深处对简潞的温情，我不想她居无定所。

“可是，你哪来的4万呢？”那次离婚谈判接近结束，我喝了杯中最后一点咖啡，问道。

简潞的娘家经济状况非常拮据，不可能拿得出4万，这我是很清楚的。

“我先找刘燕家里人借着。”简潞看了刘燕一眼。刘燕连忙点了点头。

事实上，过了一年多之后，我才偶然知道，那4万压根不是刘燕借给简潞的，而是那位副总借给她的。如果早知道简潞在那时就已经做好了向副总借钱的准备，我真不该只要4万，即便用最公平的方式，也应该把房子卖了，对半分。

时至2014年，我当年的那套房子已经大大升值，那一带作为Q市的最中心区域，二手房普遍要卖每平米1.8万左右了，如果一旦拆迁，政府补偿的每平米大约在2万。我那房子是65平米，因此，价值是130万左右。而这一切，简潞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对我的歉疚。

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我被简璐算计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和我亲如骨肉的女人，竟然会算计我。

但从某种角度讲，这或许是我志大才疏的必然，是我咎由自取。

离婚那年，我仅仅26岁，尽管工作没了，并且炒股不顺，但我对未来依然雄心万丈，以为自己凭着努力和智慧，将来肯定能拥有更多、更好的房子，我不甘平庸，我不愿意和无数庸碌之辈一样，为区区一套房子而费尽心计，算尽机关。

我不屑于采用那些平庸者们的行为方式，也不甘追逐他们所追逐的东西。

于是，我愿意用不争抢那套房子，作为我自以为是的高贵。

我在那时，不知道草根的一生，能拥有一套房子的机会其实是并不多的。从那时到现在，13年过去，我才知道在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没背景的草根男人，要赚一套房子有多么艰难。

我的悲伤，其实就是我平庸的草根背景，与我不甘平庸的心，在反复拉锯，以至于血肉模糊，鲜血淋漓。

我的悲伤，还在于，我不断遇到一些清醒于现实的人，他们目标明确，懂得步步为营，获取他们所想要获取的现实利益。而我呢，却因为我的内心活在现实之外，不甘平庸，不屑蝇营狗苟，于是我反而不断失去现实利益，最终活得比那些现实者都不如。

当我还有年轻时，我可以用对未来的憧憬来激励自己。而当我一旦不复年轻，那深入骨髓的灵魂的孤单与恐惧，我该如何面对？

我是多么的心比天高，可是，是不是所有和我类似的心比天高的人，反而要被那些蝇营狗苟从而获得了权势上和物质上优势位置的人，嘲笑为Loser？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灵魂飘荡在荒芜的心的丛林里，那么，上

帝，我该如何，才能理解你伟大的仁慈？

29. 去别处

有时候我常想，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也许是一条河，无论遇到怎样的险滩或者暗礁，哪怕河水被礁石撕裂，疼痛得只能向着苍天嘶吼咆哮，但生命的河流依然会继续向前奔流。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与简潞的离异，并没能影响我太多，但越到后来，我发觉其影响越大。

记忆回到2001年6月的最后一天，我拿着少数的家具和大量的书籍，坐着临时找来的搬家公司的敞篷汽车，离开了我曾经的家。搬进了T大西门外棕北小区租的一套小户型里。

在我读大学期间的1993年左右，棕北小区作为Q市最早的高档商品房之一，集中了这座城市不少美女和有钱人，而到了2001年，我租住在那里时，却没见到几个美女了。我所渴望的“遇到一两个白领丽人，发生一两段艳遇故事”的传说，无奈地只存在于道听途说与意淫之中。

我这才知道，有钱人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先后搬迁到了更富裕的居住区，美女们也随之离开了棕北小区。我永远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永远以慢半拍的步伐，跟在潮流后面。

搬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把简潞给我那4万元，打入股市。我没有料到，一个悬崖已经在前面等我。

在每轮牛市结束后，每个股民都可能会遇到一座悬崖，并被那个悬崖钉死在高高的山巅上，但每个人的悬崖却又是各不相同的。我的

悬崖是一只叫做“交大昂立”的股票。

2001年7月2日,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就是“交大昂立”的新股上市日,在那一天,我将离婚所得的4万,及之前剩余的1.6万多元,以35元/股的平均价格,满仓买进1600股。

当天,“交大昂立”就跌到31元,我这用婚姻和房产换来的4万,以及职业炒股剩下的全部资金,合在一起共计5.6万多元,转眼就损失了6500元,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价格下跌,完全无能为力。

那一天,我像一个溺水的人,麻木,痴呆,甚至有一种下坠的快感。第二天,可以卖了,但一来跌了很多;二来似乎会有反弹;三来,这诡异的股市,让我突然累得什么也不想动了,我再也不想每天追涨杀跌做短线了,想想“昂立口服液”似乎也很有名,既然巴菲特可以把可口可乐喝那么久,我干吗不可以把昂立口服液也喝个几年?

那时我不知道华尔街著名的谚语,“当市场最狂热的短线客也厌倦了短线改做长线时,就意味熊市来临——做长线也将亏损了。”事过多年我在想,如果那时我知道这名言,我就能规避这次亏损吗?恐怕依然不能。

有些疼痛,是必须亲历的,有些经验,必须用血和泪才能换来。我们99%的人都是凡人,都不知道在2001年7月即将来临的下跌,是历史上最严酷漫长的一次熊市,而深度被套的我,也就喝了史上最昂贵的“昂立口服液”,2005年7月,它跌到了4元/股,我的那笔投资亏损了85%。

那一次,彻底将我击溃。不仅是亏钱,关键是手头只剩余很少的流动资金,因为我怎么也预料不到,“交大昂立”会从35元跌到4元去,所以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一直不舍得卖出,于是,我比民工还穷。2001年8月,为了省钱,我连棕北小区的小户型也住不上了,到T省大学南门外

城乡接合带，租了个套间中的单间，每月350元租金，跟房东共用厕所、厨房，连网络也没有，我要上网，只能去网吧。

除了在股票上的失落，我更要承受的，是对简潞的思念。和她恋爱5年，结婚3年，整个8年时间，已经使我心里对她充满了依恋，在婚姻的末期，由于已经没有激情，我经常忽略这种依恋，但一旦失去，却陡然感到是多么在乎她。我每天都对自己说：“尘归尘，土归土，让我和简潞从此相忘吧。”

然而，忘掉简潞，在很长时间内，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婚变的莫名创伤，总会在有些时候，毫无预兆地裂开口子，使我疼痛，我那时总想知道，当初简潞究竟是否真的爱上了她们公司那位副总，才离开了我。

2001年8月底，白姐来我租的地方看望我。白姐，就是简潞在那个深夜三点离家后去找的同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大姐，她和简潞关系不错。

1997年，简潞毕业进入那家公司后，我也到那家公司去过许多次，认识了其中一些人。其中，这位白姐因为也喜欢炒股，时常和我探讨股票，因此熟悉起来，她人很耿直，充满正义感，同为股民，对我一直比较了解和欣赏。

简潞当年进的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效益不错，在1997年，能给外地生源的毕业生解决Q市户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当时有好几百人去竞争一个文秘职位，简潞脱颖而出，我后来就听到过风言风语，说是公司的一个离异的副总，第一眼就看上了简潞……但那时，我还在省委机关工作，压根没把区区副总放在眼里。

当我离婚搬家后，我换了手机号码，主动与以往的多数朋友、同学都断了联系，但和白姐依然保持着联络，因为毕竟有共同的炒股爱好，还可能因为我想通过她，保持和简璐最后的联系。

白姐来看我时，送给我不少生活需要的小东西。临走前，她忽然说：“小雷，我看着你现在住着这样的地方，我心里很难受，你是那么优秀的一个人，怎么会混到这样，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说：“白姐，没什么啊，我自己觉得目前这样挺好，我可以每天炒股，我不是一直就想按自己的活法而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吗？虽然失去了婚姻，但正好就没有压力了，不必担心自己的炒股之路伤害到另一半，所以心情特好，而且，我养活自己还是没任何问题的。”

白姐说：“我只是想着，不久前你还和小简好好的，还住在你那温馨的小房子里，怎么转眼间，你就寄居篱下，住在这么小的一个单间里，并且这么简陋，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我说：“白姐，真没什么，我确实不在乎那些。”

白姐眼圈微红地看了看我。她忽然说：“小雷，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我说：“白姐，你说就是了。”

白姐犹豫了一下，说：“你搬走之后没多久，最多过了一个多星期，简璐就把你们以前那房子，做了彻底装修，装修得相当好，我前些天去看了，没个四五万，是装修不出那个效果的。”

我听了，有些失落。我明白，此时还能给简璐提供财力装修的，不可能是简璐的父母，更不可能是刘燕了。我沉默了片刻，问：“是……你们公司那位副总？”

白姐点了点头，说：“他俩，现在公开在一起了……我以前是真不知道，否则，我肯定会劝你别让那房子，我作为旁观者，都为你将这房

子给她感到不值啊……我今天说这些,也没其他意思,我本来不想说的,反正已经于事无补,可是今天看到你,觉得你过得太苦了,而且我发现你对她还是很牵挂,我不告诉你,怕你继续牵挂她,那就太没必要了。”

白姐走后,我心里很难受。但我还在这么对自己说:“是我自己走上了炒股的路,冷落了简潞,她那么漂亮,必然有人趁虚而入;是我自己掐她脖子吓着她;是我自己太轻易地放弃这段婚姻……”所以,即便那时,我都依然对简潞恨不起来。

但我心里,却从此留下一个心结:我一直想知道,简潞和那个副总,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关系的,是在和我离婚前,还是离婚后?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我心里很重要,那是因为,如果是离婚前他们就在一起了,那对我的婚姻构成了巨大背叛,我把唯一的房子给简潞,实在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讽刺。

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但更折磨我的,是现实的窘况——毕业已经5年,我和刚踏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还不如应届生,因为他们至少还有朝气。而我,则伤痕累累,暮气沉沉。炒股,几乎毁掉了我的一切。

30. 破碎虚空

直到今天,我回忆生命中最落魄的那段日子,都感到一种锥心的辛酸。

以往的生活,我几乎算是一帆风顺。考了个不错的大学,在大学里也算风云人物,毕业时是全系唯一一个考上公务员的,毕业两三年就

在单位获得了全产权的房子，可能是同学中第一个拥有房子的人，还娶了个美丽的妻子……然而，这一切转眼就如云烟一样，消逝无痕。我必须面对与人合租的单间里那惨白的墙壁，面对每天不断下跌的股票，面对日渐干瘪的荷包。靠着打零工赚取微薄的收入，养活着自己。

那段时间，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主动远离了以前的朋友圈。一种彻底的孤独包围了我，但这种孤独却恰恰是我所渴望的。因为越是很多人聚会的时候，我的无助感越是浓烈。

下跌的“交大昂立”不是一两句温暖的语言就能改变走势的，而我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因为别人同情的微笑就发生变化。

我能给别人说什么呢？在所有人眼里，炒股就是不务正业，甚至等同于赌博，亏了只是赌徒式的悲剧，不值得同情，何况我也不需要别人同情，哪怕在我最卑微的时候，我也从不觉得别人比我高贵。

T大南门外的城乡接合带，紧临着一条河，从我租的那个单间户里，可以远远地看到河水的波光。有时候我会走到那河边去，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下午。

在河边，我时常陷入沉思，感觉灵魂仿佛游离出我的躯壳，轻盈地在河面的亮光里起舞。河面下仿佛有一个庞大的世界，可以把我一口吞噬，融入无尽的虚幻之中，而那个世界仿佛才是真实的，我所坐着的河岸上的这个世界反而不真实，到处都是破碎的心，到处绽放着虚假的花，使我的悲伤像河水一样不能停息。

但我从没想过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始终坚信，一定有一个上天安排给我的妻，在我目前无法猜测的时间与空间里等我，也一定有一种上天安排好的生活，在为我预留，并且一定有一个属于我的地方，在等待着我过去，只是，我还缺乏慧眼，找不到那个地方。

也许因为期待获得启迪，也许因为那时的我没有钱去娱乐，也没

有地方可去消遣，于是我经常坐上公交车，到Q市市中心的教堂去。其实我并不信教，但走进教堂门口时，我看着里面的基督，心想，如果我是一个受苦的人，如果上帝真的能看见我，请让我走到你的方舟里去；如果真的存在命运，请让我遇见一个梦，从此我可以自由地飞翔，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鸟儿一样。

刚离婚的那段时间，即便知道简潞已经移情别恋，白天我依然经常会回忆起简潞。

但奇怪的是，晚上我却从未梦到她。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也许我并不是真的很爱她，否则，我为什么不梦见她呢？

直到离婚后接近半年，2002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才终于第一次梦到了简潞。那是一个很古怪的梦境：在一个陌生的杂乱小镇里，我拉着简潞的手，顺着一条灰尘遮天的马路奔跑，后面有人在追我们，我们躲来躲去，终于躲进路旁棚户区里一间废弃的简陋房子里，我去把门关紧，并用木杠将门顶牢，正想对简潞说，“终于安全了。”一回头，却发现房子的另一侧竟根本没有墙壁，我们根本就不安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听到简潞焦急地说，而我则答非所问地回答：“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回不去了。”

醒来，出了一身汗，在黑暗中我对自己说，“是啊，回不去了。”于是，我决心找个女人。

其实，之前我早已经渴望女人，孤独使我心里发慌，而女人能使我感到安详。尽管居住在大学近旁，但我知道自己处境不佳，女大学生肯定是配不上的，于是理智地把目光放到学校周边小店里的女临时工们身上。当时，一度很想追一个网吧女管理员，但当我看到一个开着奥拓车的男人去接她时，我就缺乏了自信和勇气。

我以为我从此以后，将会很长时间没有女人了。但是，生活总是充

满意外,我必须感谢网络,网络把一个同样孤独的女人,带到了我的面前。

在很久之前,我有个莫名其妙的看法,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一生只体验过一个女人,那么,他对女人的认识是不丰富的。这个看法是如何盘踞在我年轻的脑海里的?我实在不知道其出处和缘由。然而,造化弄人,我从19岁开始了与简璐的初恋,直至2001年8月我27岁了,八年期间,我的确只有简璐一个女人,其他异性,连暧昧都没有过。因此,我一直很渴望了解其他女人的身体,她们的乳房更挺拔吗?她们的腰肢更柔软吗?

2002年的这个夏天,8月,我和一个女网友相识了。她是刚刚硕士毕业即将到财大教书的女教师,瘦高个子,面容像一把锋利的刀,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相遇,肯定不会有任何发展,然而我们却是因网络情感论坛发帖交流而认识,并逐渐无话不谈。

那时,她正在Q市东郊的师范大学里进行教师岗前培训。也许因为无聊,也许因为她刚与男友分手,十分痛苦,总之,我们在第二次见面之后,就接吻了。在一株茂盛的灌木丛后面,我一边吻她,一边将手盖在她胸脯上,不大,也许是罩,却很敏感,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但没有拒绝。于是,我说:“今晚不如到我那里去,好吗?”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她默许了,我特意打了个出租车,那是那年夏天我唯一舍得打的一次出租,在车上,我还在想,怎么这么容易就这样了呢?可能吗?等她看到了我简陋的住处,会突然改变主意吗?

然而,一切却按部就班地发生了,她没表现出任何挑剔。那时我十分不解,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当一个女人只是把你作为一次偶然的发泄物时,她并不会在意你的物质条件,反正她并不会与你有更多交集。

或许因为她知道不会有下次,所以特别肆意,特别疯狂,然而我却

并没感到比手淫更多的愉悦。半夜，我睁开眼睛，回忆起刚才的感觉，发现其实虽然是不同的女人，生理的差异却并不大，性本身并不能带来多么巨大的新鲜感。

在那一刻我再次想起简璐。我之所以任由婚姻破裂而没做任何弥补的努力，既因为我觉得即使努力也难挽回什么，也因为我隐约渴望着体验和简璐之外的女人做爱的感受。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感受是如此平凡，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挽留简璐。

那么想着，我第一次在离婚后悄悄落泪了。

耳畔是女网友微弱的呼吸，借着星光，我看着那消瘦的面庞上，一张陌生的嘴正微微洞开，散发着我完全陌生的气息，突然感到，两个不相爱的人，睡在一起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

31. 戒掉理想

第二天，女网友就走了，从此没有再出现。我发觉，没有爱的性，不能使我感到幸福或者欢乐，我内心的痛苦并非减轻，而是更重。

很多时候，我仿佛坐在一个很深的枯井里，抬头往上看，井口很远，天空更远，微弱的星光遥不可及。

2002年冬天的日子，股市继续低迷。然而我却没想过退出股市，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不久后股市一定能涨起来。许多年后我看到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愚蠢常常在于——卑微自己的人格，却高贵自己的观点。”这话使我无言叹息。我们正是因为总把自己的观点看得太过高贵，于是总是不愿认错，而股市则必然用“亏损”这门必修课，来教育不服输的我们。所以才会有这样一句话——“股市专治各种不服。”

“亏损”这门课其实讲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亏损，因为市场无情，亏损是游戏的一部分；二是执行底线，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退场是活下去的保证。

然而那时，我始终抛弃不了幻想，因此这门课我始终无法及格。

输红了眼的赌徒可以神奇翻盘，但那只发生在电影或者传说中，现实生活里，又有几个红眼赌徒生还？“交大昂立”继续下跌着，我的生活继续朝不保夕，我的心灵坠落在那很深很黑的井底，那么孤独，那么惶恐，我希望有人或有什么其他的，来拯救我。

就在那时，我偶然联系上了我们大一时的辅导员，他早在我们念大二的时候就辞职离开学校，辗转好几个地方，如今在北京开了家小公司，正好需要信任的帮手，对于我有勇气辞职，他十分欣赏，愿意接纳我，于是，2003年1月，我告别Q市，去了北京。

之所以离开Q市，还有个原因是我父母终于知道了我离婚和辞职的事情。纸是包不住火的，尽管我小心隐瞒，并假装说简璐公司派她去了外地分公司工作，但我其实也明白，用不了多久父母便会发现端倪。

只是我没想到，这事对我父母的伤害会那么大。母亲为此大病一场，后来她对我说，她最难过的，不是我离婚，而是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房子，失去了立足之地。

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我也深感无颜面对父母。离开一阵子，让时间使一切慢慢平息，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没有钱坐飞机，只好坐火车硬座北上，未过秦川，天就黑透了。蜷缩在椅子上一觉醒来，已入河北。隔着透明的玻璃，感觉奔跑的不是列车，而是原野。一月的北风像一只粗暴的手，不由分说剥去了原野的衣饰，显露出苍白的躯体，华北平原在冬季的清晨里裸奔，肌肤有些衰老。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公司在“燕东园”一幢旧楼第三层，员工加上我也只有四个，也都住那里。“燕东园”在中关村附近，这里有一些类似危房的旧楼，比如我们住的那幢。我的床靠窗，如果是白天，从窗口望出去，蔚蓝的天空仿佛挂在树枝上，是与南方不一样的色彩。阳光很亮的时候，树枝的影子很薄，鸟飞过的时候，就像从窗户的玻璃上滑过去一样，是与南方不一样的美。

楼下有一小片荒芜的林子，有一些篱笆，还居然有一些竹子。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户外运动场，有单杠、双杠、健骑机，甚至还有一个秋千。我们通常总是很忙，中午的时候，如果太阳很好，我就喜欢忙里偷闲坐到那秋千上。几乎没人跟我抢，因为即便中午，气温也在零下一度，大家都躲在暖气房子里，没人出来。

我不怕冷，我总为没有雪而失望。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冬天寒冷却并不湿润，空气中缺乏水分，以至于无法形成雪花，这种干燥的寒冷，使我彻底放弃了一度有过的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想法。

没有雪的寒冷比不寒冷更让人惆怅。雪是冬季的精灵，从失去到失去，从遗漏到遗漏，它的缺席使整个北京黯然失色。

幸亏还有冰。一个上午，我穿过北大去海淀路送货，经过一片草坪，发现喷过水的草坪里，很多草叶上都凝固着透明的冰体。而未名湖的水面则早已结了很厚的冰层，我踩着冰面，直接横穿了未名湖。当时，湖的一角有个天然滑冰场，一些学生正在滑冰。

我不会滑冰，但喜欢观看。我看到很多笑容在比我更年轻的脸上流连。我知道，所有的笑容迟早都会枯萎，但我祝福所有的欢颜都多驻留一些时间。

我还知道，即便枯萎也可以成为一种标本，如同脚下那些枯萎的荷花的茎干，它们就凝固在湖面冰层里，成为巨大冰面的一部分，相比

于一些永不流血的伤口，它们是幸福的。

我所送的货，其实就是盗版光碟。在那之前，我以为老师事业很成功，以为他开的是家正规的高科技公司，但实际上，那仅仅是个黑作坊，不仅与高科技无关，连公司也算不上。

老师也曾是个心比天高的人，所以他才会辞掉大学教职。然而所有心比天高的人似乎往往都不会很顺利，他奋斗了几年，并没有奋斗成马云或丁磊，却奋斗成了一个做盗版光碟的小作坊主。

这并非合法的生意，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搞，也因此他只能找信任的老乡或学生当帮手，所以才会那么远地喊我过去。不过，他从不让我插手太多，只让我送送货，以及从网络上接洽买主。起初，我以为他这是不够信任我，但最后我才知道，他这样，是为了保护我。

做了半年，一天，老师突然对我说，最近打击盗版越来越严厉了，担心出事，决定洗手不干了。他分给了我5万元，说实话，远远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那时，中关村做盗版碟的黑作坊并不太少，那些规模做得大的甚至向全国发货，利润可观。但老师做的只是个小作坊，即使有赚，估计也不会太多，在包吃包住的前提下还给我5万，而我并没有真正出什么力，实在令我受之有愧。

正要推却，老师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接下吧，什么也别说，我们这作坊过几天等我把机器处理了，就要撤了，你明天早点走，在北京另外找个正规点的工作，争取干出点名堂出来。你还年轻，不要像我这样。”

随后，我们去买了两小瓶红星二锅头，买了些花生米和牛肉干，回来喝酒。喝着喝着，老师突然流泪了，他说：“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

里倒。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无数次撞了南墙，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那时我还不到30岁，心中依然洋溢着豪情，因此我并不太赞同他的话，也并不太理解他的感伤。我安慰了他几句，而后各自回房睡去。第二天，他很早就叫醒我，让我带上本来就不多的行李，去中关村其他地方找出路。我当时想，老师也许不想让我熟知行业秘密吧，于是识趣地离开了。九点多，银行刚开门，我就将那5万存进了卡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有钱之后的安全与幸福，在2006年牛市到来后的日子里，我尽管炒股赚到远远多于5万的收入，但再也没体验到2003年夏天，那5万元所给予我的强烈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我在北大小南门外的“海淀旅馆”，租了个床位。每天25元，是我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四人睡一个房间，正是盛夏，没有空调，甚至风扇也是坏的，热得一塌糊涂。我每天白天去找工作，或者去上网，晚上才回来睡个觉，但合适的工作却并不容易找到。

一周过去了，我忽然很想回“燕东园”看一看老师，但当我走到那里，已是人去楼空，我问了楼下的老婆婆，她说：“你不知道啊，警察前天来查了，你们那个当头儿的，好像被抓了。”我当时脑袋一下就蒙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赶紧离开。

大约两年过后，我才辗转得知，老师那次独自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了，他被罚没收入，并关了一年。我用过无数种方法想联络上他，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老师就像一滴水滴入了河里，再也寻不到踪迹。

可是，如果我找到他，又能说些什么呢？对老师，我充满了惭愧，因为在那年夏天，我什么也没能为他去做。虽然，我是很想很想去救他的，但我在北京没有任何熟人，连询问老师被抓去了哪里，也不知该向谁打听。我从没像那时候那么清晰地感到自己作为小人物的弱小无

力,甚至自身都是泥人过河。

回到旅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混浊的空气像蛇一样钻进我的肺里,使我难于呼吸。2003年7月底的那个夜晚,我彻夜不眠,回想起老师说过的那句话,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但其实,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现实生活的其他每个角落,我都仅仅是风里的草,甚至连草也算不上,只是风中微弱的烛火,随时可能被吹灭。

第二天清晨,我做了一个决定:回Q市去。我对自己说,我要把理想戒了,就像别人戒烟一样。

32. 熟悉与陌生

2003年7月底,我从北京回到Q市,依然租住在原先的地方;依然孤单,没有人愿意给我爱情;依然平凡,如同身边一个不起眼的路人。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我终于有了5万存款。

2003年8月初,股市在低位晃晃荡荡,如果是在2001年,我对股票依然狂热依然自信的时期,这5万元,我肯定眼都不眨就会再次投入股市。然而,经历了在北京的漂泊,经历了从老师身上所看到的事世无常,深知挣钱的不易,也不再对股市以及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明白这是我的保命钱,我知道自己再没有去赌的资本。于是,我谨慎地没有轻易再往股市里投资。

忘掉简璐,对2003年的我来说,依然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人们常常说,忘记旧恋人最好的办法,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可是,我的新恋情却迟迟不来,使我始终陷在过去情感的泥潭里,无法将自己拔出。婚变的莫名创伤,会在有些时候,毫无预兆裂开口子,使我疼痛。两年时

光过去了，可那个心结依然存在，我依然想知道，当初简潞在离婚之前，是否已经和那个副总相好。

所以，回Q市后，我换了个QQ号码，加上了简潞的QQ。我装作是个普通网友，慢慢接近她。我太了解她了，知道怎样才能使她对我有好感，才能相信我这个“陌生人”没有坏心，愿意向我倾诉。我用一个多月时间，耐心地建立了与简潞的友谊。

在她终于信任我之后，一次，趁她正好谈兴甚浓，我将话题很自然地引向了她的前夫，我轻描淡写地问：“你曾很爱你前夫吗？”

“我和前夫彼此是初恋，刚恋爱时都只有19岁，根本不懂爱情，”简潞回答，“至少我那时不懂爱情。”

我的心，像被扎了一下。但我没说什么，又很随意地问：“那你爱你后来的男朋友吗？”

“爱，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爱过一个人，以后也肯定不会了。”简潞回答。

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冰凉的东西，从脚底一直漫到心脏。我犹豫了大约半分钟，因为毕竟还没有问出她在婚前是否出轨，是否应该继续不温不火地慢慢问呢？理智告诉我应该这样，可情感让我无法继续交谈，我沉默地将简潞拖入了黑名单，然后下线，独自在街头站了很久。

离婚后，我因无住房，导致我的户口依然只能挂在原来房子的地址上。曾经，我潜意识里总还想着，说不定哪天会和简潞复婚，所以，也就从没急着想去买房子转户口。可这次，我明白，我过去的那段生活，已经是彻底过去了。我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将户口转走。于是，我在那时做了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决定：买房子。

如今想来有些后怕，2003年底，如果我将这些钱投入了股市，那

么,到2005年那轮熊市尽头的时候,这5万估计连5000元也未必剩得下来,但我歪打正着地买了房子,从而使得在那轮最严酷的大熊市里,我一直并无多少钱可以投入股市,因此躲过了一场劫难。

站在时光之河的堤岸上,我们回顾过往,一切历历在目,但若要想眺望未来,则全是一片迷惘。在2003年8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股市已经在一个很低的位置,谁也没有想到,那仅仅是一个巨大山谷的腰部,还有更深的山凹,横亘在不可测的前方。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那个山谷不仅幽深,并且漫长,如同一个埋葬了无数尸骨的万人坑。2001年到2005年的中国股市,是迄今为止中国证券史上最难熬的熊市,它的严酷在于,无论你有100万还是5万,其结果最终都很相似,那就是“接近归零”。因此,在这个时期,钱越多的股民,损失其实越大,而资金少的股民,则无意中逃过一劫难。

相比之下,中国的楼市,则从2002年之后,进入了漫长的上涨周期。比股市的上涨周期,提前了大约三年。

三年,在时光长河里,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早三年致富,生活就会大有不同。在2003年,一个普通人,是选择进入楼市,还是选择进入股市,其个人资产,会有很大差异。只不过,多数人在做出选择时,并非因为远见和洞察,而更多因为个人的现实需求以及种种偶然。

我正是如此,我完全没预料到楼市在后来会那么激烈地上涨。仅仅因为我当时确实需要一套房子,所以,我选择了投身楼市而非股市。

如果用事后的走势回顾房价历史,那么,2003年的秋天,Q市房价正好处在漫长缓升后即将进入快速拉升的前夜。T大南门外的城乡接合带,还一点也不繁华,那里的楼盘当时每平米售价不超过2300元。2003年底之后,房价加速攀升,2006年左右就达到4500元的均价,

2007年夏季更是飞速跃居于7000元均价之上，是Q市房价涨幅最大的区域之一。对所有这些，我既无任何小道消息，也无任何先见之明，之所以在那买房，完全因为我离婚后一直租住在那里，习惯了那个片区。

2003年10月下旬，我租住小区的近旁有个电梯公寓恰好有尾盘在销售，那时的房子还不算非常好卖，已经交房了，但还有少数几套没卖掉。我买了其中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现房，由于朝向不太好，单价只要2180元，总价仅仅15.2万元多一点，这在后来的年月便宜得难以想象。

而且当时贷款审得不严，我这个无业游民，到朋友上班的公司随意搞到个盖了章的工资证明，就轻而易举地得以首付三成买到了房子。首付花了4.6万，由于是现房，很快就拿了钥匙，父母支援了我几千元，加上我买房后剩余的4000元，凑够了收房和简单装修的开支。2003年12月，我住了进去。

那时，除了这按揭的房子，我几乎两手空空。但我内心的安全感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离婚仅仅两年多后，我就奇迹般有了一套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房子。而这笔钱的来源，真的要感谢我那位老师。

按照政策，有了购房合同，就可以转户口。这需要向简潞拿以前的户口本。于是我们才终于再次见面。

2003年12月底，在我和简潞曾经的家近旁的一间茶楼里，我和简潞见了离婚后的第一面。在分开的这两年多里，受过什么样的苦，我一句也没告诉她，只对她说：“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工作，积蓄也少，而你有不错的工作，还有一个潜在的男友，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争那套用我家的钱在我单位房改里分到的房子？”

简潞平静地回答：“那时心里很乱，也并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

么，只想抓住能抓的东西，所以向你要了。”

我喝了口茶，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打算把这套房子卖掉，而那时如果我依然清贫的话，请你给我三分之一的卖房款吧，我拿来维持生活。如果你愿意。”

她说：“好，不过，我可能不会卖的。”

后来，归还户口本时，我去了简璐单位，她不在，我请人转交给了她，没有见面。所以，之前茶馆里的见面，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在那之后，尽管我还偷偷去看过她，但都没再让她看见我。

简璐，这个我曾经的初恋，相爱八年、仿佛至亲骨肉般的女人，就这样渐渐走出我的生命，最终，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33. 穿越低谷

2004年和2005年的两年，股市如同一个无底深渊，吞噬了一批又一批的抄底者。之后就有了一句名言，叫做“熊市不言底”。还有一个笑话，说的是：

股市一路下跌，一路都有股民抄底，从半山腰抄到了地板上，这下以为安全了，哪知道地板下还有地下室；这下更多人去抄底，没曾想地下室的下面还有地窖；地窖下面还有地壳；地壳下面还有地狱。拼死抄到地狱里的，结果是死了也没想到地狱还真有18层。有些骨灰级的精明老鬼，当跌到18层地狱时，得意地问阎王：“这回可是真正见底了？”阎王哈哈大笑：“你们还是错了，经过再融资之后，我已经将地狱扩建了。”

那两年的股市，正如上面这个段子所说，以令人难以承受的对心

灵的折磨，反反复复，跌跌不休。作为一个小股民，靠炒股显然难以谋生，因此，我先后找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当过报社的夜班校对员，在广告公司拉过业务，还到一家号称将要上市的公司当过办公室副主任。这些都是非常平凡的工作，收入都不算高。而我既其貌不扬，又没多少积蓄，因此，在那两年的时光里，一直没有爱情来光顾我。

除了上班，我每天都宅在家里，其一是因为所买的房子不仅住了进去，而且还略有升值，成了我那时最大的欣慰；其二是我想节省开销，多攒点钱，找合适的时机再次投入股市；其三，我觉得爱情只是幸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小时候我听外婆说，“幸福是会来敲你的家门”的，我怕当我的幸福来敲门时，我不在家，无法开门。所以，工作之余，我都老实实在地宅着，哪怕孤单，哪怕寂寞。

那两年，在寂静的时候，我其实也常常有些泄气地想：如果人世间是一个大果盘，我一定是那果盘里快要被人遗忘的核桃，外表固然坚强，内心却如同核桃肉那样曲折婉转。我孤单地生活着，日复一日，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这一生，肯定就这样波澜不惊了，直到老死。

时光很淡地从我身边滑了过去，很快就到了2004年9月底，那时的我，终于又辛苦地攒了1万多元。那时，股市正好有一轮反弹，由于我并未意识到那轮熊市会如此漫长，觉得跌了四年了也该涨了，所以我带着那1万元，又一次辞掉其他工作，全心投身股海，希望着能有所作为。

可是随后的行情真是一个万人坑，尤其2005年3月到6月，从1300点左右跌到了998点。这是那轮漫长熊市最后的半年，熊市末期的杀伤力，实际上是最大的，虽然只继续跌了300点，但多数股票腰斩之后再腰斩，惨不忍睹。市场极度萧条，到处流传着“远离毒品，远离股票”的言论，在那半年多，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时间，不仅开市的时候

随时关注股票,而且每天收盘后,都会呆呆地坐在电脑前,像机器人一样反复地查看股票走势图,却终于还是损失惨重。到2005年6月,这新投入的1万,竟然只剩下2000元。加上我之前还有一部分交大昂立,总市值大约5000来元。这就是历史意义的后来超级大牛市起点998点降临的时刻,我全部的股市资产。

然而,生活其实永远都是绝处逢生的,上帝如果你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在我最困苦的时候,我并没消沉,而是恬静地挺了过去,于是,生活终于开始向我绽放了笑颜,2005年,也就在股市陷入最低潮的时期,上天突然赐予我一种以前想都没想到过的新的职业——我居然当上了一名大学教师。

从很久之前起,我就羡慕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在旁观中猜测:它既有社会地位,工作又不太忙,工资还不算低,并且可以跟那么多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近距离交往,实在是全世界最美妙的岗位。可惜,我本科毕业考了公务员,没去读硕士,进大学这条路,自然就断了。这曾经是我的一大遗憾。

2005年夏天,上苍仿佛为了补偿我,特意将这个我想都不敢想的职业赐予了我。6月初的一天,我偶然翻看《Q市早报》的招聘求职版,非常无意地看到省内最大的民办大学“文华学院”正面向全省招聘10名辅导员,抱着碰碰运气,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我去报了名,并意外地应聘上了。而那时,正是股市的最低谷,直跌得万马齐喑,人人绝望;也是我人生的最低谷,省吃俭用攒了一年多的那1万元钱,竟又在股市里亏去了80%,我几乎要怀疑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而就在那时,幸福却真的敲响了我的家门。

所以我想对每一位朋友说,最低谷的时候,不要绝望,相信自己,坚持下去,下坡路的尽头一定是上坡路。哪怕你无法确定这下坡路何

时才能走完,但你要相信,没有任何下坡路,是永远走不完的。

34. 卓泓

每年夏天,包括民办大学在内的全省所有高等院校新招聘的教师,都要参加“高校教师资格岗前培训”,通过培训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之后才能在大学里上岗。

2005年7月中旬,培训开始了,这一年新进高校的所有教师有近千人,大家集中在“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岗培”。

据说,每年的高校教师岗培,号称是“男人的最后一个伊甸园”,原因是大量青年男女每天集中在一起,荷尔蒙互相激发,弥漫在小小的“培训中心”里,似乎理所当然要发生一些故事才对。

然而,我却发现,对未来的男教师们来说,想在岗培期间找个女朋友,其实并非易事。首先是多数来参加培训的女孩子都有男朋友;其次,同行一般不爱找同行,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不常见到夫妻双方都做同一项工作的,就是这个道理;最后,有人说一个月的集中相处,蹲在墙头等红杏,难道不能擦出点火花吗?即使不能成为恋人,一个月里彼此激情一把,未必没有吧?对此,我自己确实没有,觉得其他人恐怕也难,因为大家都集中居住在培训楼公寓里,几个人住一间,客观上就没多少条件。何况一个月说短不短,说长却也不长,真要培养出感情并不见得时间充裕。

但是,尽管难有实质性的艳遇,却并不妨碍男同胞们“洗眼睛”,因为这些即将进入各大高校的女教师,其中不乏外貌可圈可点的。

培训进行了一个星期后,男同胞们已经非正式地给女同胞排出了

十朵金花。其中公认最美的，是影视学院的一位女辅导员，她身高大约169厘米，挺拔秀丽如小白杨，小屁股紧紧地绷着，这个姑娘在两三年后参加了一部电视剧的演出，当女二号，记得我坐在电视机前，意外看到当初一起培训的姑娘在电视屏幕里面晃动，我忽然意识到，我曾以为当面对她一起参加岗培时是在同一个世界里，但其实不是的，她即便偶尔穿行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其实却一直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之外。

不过我实际上并不很喜欢这位“第一名”，我承认她的脸蛋相当完美，即使在美女如云的影视学院女生中恐怕也是百里挑一，但她的胸部并不丰隆，臀部也算不上硕大。

从第二名到第九名，其中还有几个也是影视学院的留校教师，另外有限的“座次”则分别由师范大学和外语学院的“女神”占据。唯一的例外是第十名，打听之后，我惊讶地得知，她竟然是我所在民办大学“文华学院”的。

也许我对女人美丽程度的筛选标准与这个时代的许多男人不同，我的审美停留在盛唐时代，以丰满为美，所以对于排在前面的那几位“女神”并无特别的感觉；又或许简潞在我潜意识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简潞面容清丽，身材修长，但并不丰满，使我从此对那种秀丽却不丰满的女人敬而远之。

“第十名”就是这样一个并不以容颜取胜的美女，她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波涛汹涌的胸部。

在参加岗培的近千人中，大约有六成是女性，也就是说约莫有600名年轻的女人，能在600个女人中被男同胞们公认排为第十名，面容肯定也差不了的，但她的五官其实确实是有瑕疵的，眼睛很大，但两只眼睛距离稍微有些开阔；鼻子很挺拔，但略略偏大，微微有些像男人的鼻

子；颧骨有些高，据说这从传统面相的角度看并不吉利，民间自古就有“颧骨高，杀夫不用刀”的俚语；此外就是脸上有些雀斑，头发也不是特别浓密……但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搭配起来却别有一种异域女人的味道，何况这脸上有一张性感的嘴唇——很长，中等厚度但十分肉感，仿佛两瓣被拉长了的橘瓣，水分充沛，咬一口就会溢出汗来。

但即便她性感的嘴唇，依然不是她最迷人的地方，毫无疑问，她所依凭取胜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的身材：她大约165厘米，胸部起码是C杯，也有男同胞猜测是D杯；她的屁股很大，像奥迪6的屁股一样浑圆厚实；她的腿也是修长的，毕竟也是165厘米的个头，但她的大腿比许多相同身高的女孩要丰满很多，正是夏天，参加岗培的女孩们普遍穿着热裤或短裙，这给男同胞们观察她们创造了充分的条件，经过观察，大家一致确信——有许多女孩双腿并拢的时候，从正面看，大腿与膝盖之间是有缝隙的，而这“第十名”，大腿之间连一丝缝隙也没有，“她真的有着两条雪白的大长腿啊”——在夜晚，男学员们辗转反侧，带着遗憾和羡慕的调子说：“是谁做了她的男朋友啊，都是男人，命怎么这么不同，那小子真是幸福死了。”

我听着身旁男同胞们这样的议论，我内心其实也有着相同的羡慕妒忌乃至怨恨，但是，我从没表露出来，倒不是我有多么深沉，也不是我多么正经，而是，在2005年的夏天，浓浓的自卑像浓郁的雾一样包裹着我——我那为数不多的资金全套在股市里，在998点，我并没有被恐惧所吓倒卖出股票，但我也没有能力筹措任何资金来抄底，我只能顺其自然，任由自己的股票潮起潮落，由于我的交大昂立不是2005年6月那波反弹的热点，虽然跟随大盘略有回升，但涨幅很小，并且在7月开始下跌，一度跌回原位，虽然8月又开始反弹了，但到了8月中旬，依然没涨多少，我的所有股票，仅仅价值6000来元，而这就是我除那房子

之外全部的财产。

在2005年夏天，我已经31岁，经历了一次破碎的婚姻，经历了从公务员到无业游民，而后好不容易当了一名民办大学辅导员，经历了股市一再嘲笑和戏弄我的心智……所有这些经历，其实并没在内心摧毁我的自信，但却使我行事更为谨慎，对自己在世俗眼里的角色更为清晰——我知道自己在多数人眼里只是一根不起眼的小草。因此，我很有自知之明地不去奢望那“十大美人”，由她们去吧，她们的性感和散发性感，她们的妖娆和释放妖娆，都是我世界之外的东西，我懒得费心费力去关注。

但尽管如此，当2005年8月上旬，一次上大课的时候，大家自由落座，我已经先坐着了，忽然，“第十名”出乎我意料地主动坐在我旁边，对她来说，显然只是完全无意的一坐，她反正是要坐的，坐哪都是坐，总有某个或某两个幸运的男生可能与她相邻。但对我来说，则是巨大的心理震荡，我的心激烈地跳个不停，之前对于“前十名”的种种淡漠，在瞬间分崩离析。因为，至少在那一刻，我就是两个幸运男生中的一个。

我不知道坐她另一侧的那个男生心里在想，反正，我的心在紧张地挣扎，很想抓住机会让她注意我。可是，虽然我长相还算微微有点帅，但也算不上出众，如何才能吸引她呢？忽然，我看到她实际上并没听课，而是一只耳朵戴着耳塞，正在听MP3，她不敢两只耳朵都戴耳塞，所以只戴了一侧，并用手撑着耳朵部位，仿佛是偏着头在听课的样子。

由于我离她很近，从另一只耳塞里，微弱地飘出《盛夏的果实》的旋律，我喜欢听莫文蔚的歌，十分熟悉《盛夏的果实》。

于是，仿佛是灵机一动，又仿佛是我并没多想，反正我也拿起笔，

在笔记本上，一边装做是在听课做笔记，一边画起了莫文蔚那个专辑唱片的封面，我有那盘唱片，封面是莫文蔚婀娜着身子，背后五个大字——盛夏的果实。

我画得并不好，但我估计会引起她的注意，果然，画着画着，她悄悄用笔杆碰了我一下。我装做很惊讶地抬起头，看她。

她微微地一笑，也拿出听课笔记本，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你听到我耳机的声音了？我耳机声音那么大吗？”

我赶紧在我的笔记本上写：“我耳朵尖，别人肯定听不到。”

“哈哈，”她写道，“这培训课真无聊，也只好听歌了，你也喜欢莫文蔚？”

我写道：“是啊，尤其是《盛夏的果实》。”

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我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交流了整整两节课。末了，她写道：“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写道：“文华学院。”

“啊！”她在笔记上打了个大大的惊叹号，继续写道，“我也是！”

我当然早知道她是了，她自己可能不知道，她们这“前十名”，早已经被我们全体男学员了解得相当全面了。但我装做也是刚刚知道，也打了个大大的惊叹号：“天哪，太巧了，我们学院没几个老师来参加培训。”

接着，我问她：“你是教什么的？”

“你猜。”她居然这么写。

我猜她教英语，但没猜中，她写道：“教《大学语文》的。”而后，她还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卓泓。

我想向她要电话号码，但我那时胆子很小，也缺乏信心，为了使这次本来就是偶然坐到一起的交集，显得更偶然，我没问她的电话号码。

其实我也是小小地使了个心计，如果第一次认识就要号码，显得我太在意她，而既然这么已经算是认识了，将来在学院里肯定会遇到，到那时再要号码，会显得更自然。

那次之后，我和卓泓并没有机会再坐在一起，不久之后，岗培也就结束了，大家各自作鸟兽散，喧嚣了一个月的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瞬间变得冷冷清清。

但我的心里充满了盛夏的激情，我意识到，不久后的9月，我就能与卓泓在同一所学校工作，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念想，连股市都仿佛成全我的好心情，从培训结束到9月初，一直上涨，我的股票从6000元市值上升到了8000元，让我内心充满了希望。

忽然发现，人在资源匮乏的时候，反而是多么容易满足、容易感到希望啊。8000元在如今的我眼里非常少，但在当时，股票由6000到8000，就足以令我开心。至于美女卓泓，我那时压根没敢奢望和她发生恋情，能成为她普通的朋友，能在同一所校园里时不时地看到她，已经令我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仿佛那就是我在这个盛夏，所获得的最好的果实。

35. 牛市前夕

2005年9月1日，文华学院正式开学了。

这个学院地处Q市东面的远郊，距离市区足足有20公里，其方圆5公里之内，连个集镇都没有，生活非常不方便，而学院规定辅导员及教学任务重的青年教师必须住在校内，以便随时能处理学生事务。所以，每学年结束，都有不少辅导员和青年教师嫌生活不便而辞职。也正

因此,学院每年都不得不大批量招聘辅导员与教师,阴错阳差,我因此得以聘上。

不过,和其他许多教师不同,我倒很乐意住校:对我来说,反正和简潞早已离婚,光棍一个,住哪都一样;我把房子租了出去,租金正好可抵月供。而我自己住到远郊的学院宿舍去,不仅没有房租,还能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

因此,我是非常高兴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去了文华学院。

所有新招聘的教师,都住在文华学院的青年教师公寓,我想,卓泓肯定也是,因此,只要有空,我就在自己房间的窗前往下看,希望能看到卓泓的身影。

教师公寓只有7层,分为两个单元,一梯3户,每个单元有21套房子,整个公寓也就是42套房子。每套房子都是三室一厅,一律是每三位单身教师合住一个套间,一人一间。我的房间在1单元3楼,与我合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的另两位老师,一位教数学,一位教英语。

我那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中庭,从两个单元里出来的人,都会从我窗下的水泥路经过。这给我提供了观察的便利。但是,辅导员的工作十分琐碎,尤其是刚开学的时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去观察别人的行踪,因此,在一个多星期之后,才发现卓泓就住在我同一个单元,大约是5楼或6楼。好几次,我很想等着她去上课的时候,跟她一起走,毕竟我和她有过培训课时的交集,一起走走不算唐突。

可是,作为辅导员,每天清早7点我就得起床,去学生寝室督促学生们跑步做操,因此,我实际上在上午无法和一般的任课教师们一起走向教学楼。而我所带的班级并无卓泓的课,所以,我和她虽然同在一所校园,头半个月竟然没打过照面。

那段时间,尽管我的心底一直挂念着卓泓,可是我知道,以她的美

丽，在心里记挂着她的，何止是我。她是那种能让每个男人过目不忘的女人。可能在同一个时刻，有无数男人在心里想着她，而我仅仅是那众多男人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弱小的一个，或许注定只是单相思，只是暗恋……我自我解嘲地暗自笑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应该说，我非常珍惜辅导员这个工作。之前的几年，我断断续续职业炒股了好几次，每次都难以为继。在2001年到2005年那几年，职业炒股实在太难了，别说大富无望，即使勉强糊口也难以实现，其间也零碎地做过一些工作，但都不算很喜欢，而现在，进了大学，当了辅导员，这对我来说，是梦中才有的惊喜，因此我非常努力，基本上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自己带的学生中，连股票也没怎么关注了。只是在每天深夜，回到房间后打开电脑，连通校园网，看一看股市行情。

2005年9月20日之后，股市再度下跌，由于每天忙于工作，我根本没来得及卖票，之前已经稍微涨高一点的市值，再度逐渐缩水。好在那时我有了辅导员的工作，月收入有2000多元，股市里反正也就8000多元，相当于四个月的工资而已，因此，也并没太影响我的心情。反而是一次无意中与卓泓在校园里相遇，给我带来的喜悦，远远超过股票重新下跌的不悦。

那次偶遇，最大的好处是我得到了卓泓的手机号码，是她先看到我的，招呼我说：“呀，这不是雷老师吗？”

我扭头一看，是卓泓。我心里一阵剧烈跳动，因为紧张而略微有些口吃地说：“是……是我啊，真没想到遇见你……”

“自从进了这学校，就一直没见过你，我还以为你参加完培训后就没来上班呢。”卓泓说。

“唉，我们当辅导员的，比不得你们清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说。

“怪不得，你是大忙人啊，那咱们互相留个电话吧。”她主动说。

就那样留了电话，之后，在国庆节，我鼓起勇气给卓泓发了条短信，说：“放假前想请你吃个饭，好吗？”

卓泓回了条短信：“国庆我男朋友要陪我去旅游，没时间啊，下次好啦。”

我心里一凉，女孩主动在短信里提起自己的男朋友，不是什么好兆头。看来，是完全没戏了。

喜欢的女孩不在乎自己，而国庆之后的股市也同样没什么好运气，从10月一直跌到了11月底。如今回过头看，2005年9月下旬到11月底的股市下跌，其实是一轮即将迸发的超级大牛市降临前夕最后的一次挖坑洗盘，只是，在当时，又有谁能看得真切呢？漫长的几年大熊市，已经彻底清洗了股民们对牛市的信念，无数老股民在那次下跌中割肉卖票离场。

我没有割肉离场，原因有三点：一是我有一种信念，就是相信迟早会有大牛市；二是我当时股市里资金反正不多，跌也不怕；三是成天忙于辅导员工作，与股市保持了适当的距离。

而股票这东西，神奇就神奇在你不怎么关注，适当保持距离，却反而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2005年12月6日股市见底之后，就开始了持续的上涨，一个半月涨了约20%的幅度，几乎所有股票都恢复性上涨，我的账户市值创出新高，达到了1.1万多元。

其实这充分说明大势的重要：行情不好的时候，无论你投入多少精力，也无论你怎么做，往往都是亏多赚少，而行情好的时候，即使你压根不关心它，买了股票就放着，哪怕买的并非特别强的“领头羊”股票，也总会有不错的收益。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选择介入时间，比选择股票重要；信念，比技

术重要。

但是，在每次行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后知后觉，“身在此山中，却不识此山真面目”，总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在初起阶段就抓住机会。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春节前，多数股民要么已经对股市绝望一直空仓，要么继续采取熊市里“小赚就卖”的方法，普遍并没能从那200多点的上涨中获得多少收益。牛市前夕的道路其实最为扑朔迷离、曲折阴暗，仿佛前面是地狱之门，并没多少人相信即将柳暗花明。

与多数人相比，我在2005年底开启的那轮大行情中，从一开始就因为坚信牛市来临，而取得比许多股民高一点的收益率。但是，我的资金毕竟太少了。在2006年元旦，依然不足9000元的市值，这么点本金，涨到天又能涨多少？我开始思考着怎么才能拥有更多的起步资金，天无绝人之路，还真是让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36. 卖房炒股

我想出的办法，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卖房炒股。

起初，在第一次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我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在正常的中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房子更紧要的财产了，卖房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走投无路的体现，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卖房。

尽管，我平时似乎比较特立独行，比较有个性，但其实，在骨子里，我根本也逃不脱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在我看来，房子也是个很要紧的东西。

可那时，我也算是走投无路了，作为一个长期疏远了社会交往的

人,我即使在生活多年的Q市,也并没积累出有钱有权的朋友圈。想借钱,找不到门路,谁会把一大笔钱借给我这样一个毫无根基的平头百姓?何况我确实不认识什么有钱人;想贷款,也贷不了多少——我咨询过自己那套房子,由于是按揭买的,能贷到的款很少,而且必须通过担保公司,需要相当高的手续费。

那么,就只剩下卖房这条路了。

于是,我在2006年元旦前几天,将那套房子挂在了几家二手中介那里。

起初,即使把房子挂出来,我心里依然有三点迟疑。第一,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有大牛市?当时我相信99%会有,但万事总有意料之外。第二,即使有大牛市,我就真的能在牛市里赢利吗?会不会最终让这卖房子的钱血本无归?第三,我父母如果知道我卖了房子,会不会很失望、很伤心?

出于这种种迟疑,我最初卖得并不坚决,价格也挂得比较高,喊价4600元/平米,这在当时周边算一个正常稍偏高的价,我心想,顺其自然吧,能卖就卖出去,卖不出去就算了。

2006年元旦后回到学校,不久就进入期末考试阶段了,这段时间是整个学期里学生最安分的时候,都在紧张地复习备考,连最调皮的学生也老实了,辅导员在这几天不必每天带学生早操,我终于可以每天清早不那么忙碌了。

很清楚地记得,那是2006年1月6日星期五的早晨,我没去带操,站在自己房间的窗户前往下看,仿佛意料之中,似乎又在意料之外,我看到卓泓从单元门出来,一手提着包,一手拿着茶杯,显然是去教学楼。

我心里小鹿乱撞,赶紧夹着学生名册,也拿起一个水杯,装作是去

“点到”的样子，也出门下楼，加速趋近。

接近卓泓背影的时候，我稍微放缓步伐，让心跳慢下来，然后打招呼：

“卓老师，你去上课啊？”

“是啊，我们系排课那人最烦了，尽把我的课排在一二节，让人根本睡不成懒觉了。”

“你教的《大学语文》是公共课吧，教哪几个系？”

“酒店管理系、电子商务系、旅游系……”

“哟，那挺忙的吧？”我说。

“是啊，我们都说这哪里像在教大学，简直比中学教师还累……”

“总比我们当辅导员的好啊，”我说，“学生把我们当保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得处理。”

“那倒也是，我们讲完课就没事了，是比你们轻松些，但闲下来更恼火，这学院太偏僻了，四周鸟不拉屎，只能缩回宿舍里上上网，但老上网也无聊啊，简直让人闷得发慌。”

“你可以让你男朋友过来陪你啊，我看到有些老师喊家属过来住了的。”我试着说。

“他啊，他们公司半年多前把他派驻上海，一般一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国庆节那次都是好不容易才回来陪我……”卓泓有些幽怨地说。

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似有心，我当时心里忽然一阵小小的激动，暗暗地想，她虽然有男朋友却近似于异地恋，长时间待在这个偏远荒僻的校园，难道就不会寂寞吗？仿佛猛然看到了一扇命运之门悄悄打开，看到了一种希望，我忽然有了憧憬。

当天，和卓泓在教学大楼旁分开后，我假装到教学楼一楼转了转，就立即出了学校，坐校车回了城里，将在二手机介处挂的房价大幅降

低了500元，只卖4100元/平米了。这在当时算是一个略低于平均价的卖价，我铁了心要尽快卖了这房子，因为我决心赌一把——为自己，似乎也为卓泓。

我想要拥有她，但我知道自己目前的状况，是难以拥有她的——至少我没有这个信心。

所以，我要赌一把，如果赢了，我能大大增加筹码，或许能和她那身在外地的男友竞争一场。

在适当的时间，选择在人生的关键几步冒一下风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至少获得了成功的可能。而一生谨小慎微，不敢冒一丝风险，其结果无非是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死不了，却永远平庸不堪、被人忽略、可有可无、虽生如死。

人生固然漫长，但其实关键就那么几步。2006年1月12日，我那房子有了买家，其实是一家二手房中介，看中了我的低价，决定现金收购。

我那房子是按揭房，先得还掉银行的按揭款，这个得预约，2006年2月中旬，我和买家一起去了银行，由买家帮我还了银行的房贷。3月初，正式办好了产权证的更换，买家将尾款打给了我。

股民大多看不起炒房的人，认为炒房不需要技术，纯粹是弱智游戏。我作为一个从1996年就痴迷炒股的老股民，自然也是如此，尽管对炒房大赚的人也有一点羡慕，但内心从没很在意他们。

但是，充满黑色幽默的是，我这个热爱炒股的人，从1996年到2005年，宝贵的九年时光里，却总体大亏，唯一的成功投资，竟然是在自己历来看不上的“炒房”上——

我算是无意之中炒了一把房：2003年我买这套70平米的两居室时，单价仅2180元，总价仅15.2万元多一点，我首付三成，用了4.6万，

交房时又花了几千，由于穷，装修做到了最简，大约只花了5000元就“装修”完毕，我的总投入，不超过6万。

而当我2006年1月卖出时，尽管为了赶时间，卖的是低价，依然卖了28.7万，三年多的时间，这一笔“炒房”交易，净赚12万多，考虑到利用了银行贷款杠杆，实际只支付了6万的本金，那么，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2倍多，几乎不逊色于同时期最牛的炒股高手。可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多么疯狂，连我这种外行，也稀里糊涂大赚一笔。

当然，最要感激的是我那老师，没有他，就没有我最初买房的钱。许多年来，我心里时常会想起他，也多方打探过他，只是，他竟然完全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任何一个同学和熟人都与他失去了联系。

人生是多么玄奥，有些人，他们存在于我们心中，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奇迹，但他们却又只存在于我们心中，再难在别处找到他们的痕迹。

37. 思维烙印

全部卖房款都到账后，28.7万扣除银行按揭款，我拥有了接近19万的资金，而那时，我原先的股票也涨成1.2万了，我陡然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20万在手的“中户”，20万对我这样一个长期潦倒的家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甚至在睡梦中，都梦到这笔钱不翼而飞。这说明我在潜意识里，简直难以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钱，要知道，1996年大学毕业后，我即便在当公务员时，每个月也只能攒下300来元，至于辞职后没了稳定工作，更是朝不保夕……突然间，我竟有了20万，这对我既真实，却又宛如海市蜃楼。

多年的拮据,使我不习惯大手大脚地消费,有了20万,我的确想犒劳自己,但我没舍得买好衣服,更没舍得海吃一顿,而是花1800元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

因为,在文华学院交通十分不便,虽然有校车,但车少人多,挤得要死,打出租车回市里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非常需要一辆电动自行车。

2006年初,文华学院里尽管有不少资深教师买了汽车,但刚上班不久的青年教师则基本没条件买车,由于Q市禁止摩托车入城,所以经济条件好些的青年教师往往买电动自行车代步。每当上班,我看着他们骑在电动自行车上,身轻如燕一掠而过,内心十分羡慕,一直期望着自己也能有一辆。

所以,卖房之后,我的唯一大手笔开销,就是买电动自行车。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是十分克制的,计算之后,确认即使买了电动自行车,总资金依然不下20万,这才出的手。

我在内心,从没对炒房有任何兴趣,也没把这次无意中炒房大赚,当作自己的“投资成绩”——在我眼里,只有做股票,才叫投资!也正因此,我其实从没有为那次炒房赚钱而高兴,我所高兴的,是我终于有了一笔对我来说十分巨大的资金,可以在关键时刻投入股市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在资金到账后立即买进了股票,记得那是2006年3月初,我将新增的将近19万资金,全部买进了一只股票:上海梅林。

我为什么会钟情上海梅林呢?

这,其实就充分说明了每一阶段的股民,其思维定式的巨大惯性。股市,总会给每一代股民打下深深的烙印,而一个股民,只有洗尽那层烙印,才能真正做到理解股市,跟随趋势。但这谈何容易,没有几次反

复的深刻教训，不可能洗掉烙印。

2000年1月，上海梅林在元旦后连拉6个涨停，给我打下了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深刻烙印，很长时间内，我一直相信网络科技股迟早将会再起风云。恰巧的是，2006年2月28日至3月3日，上海梅林忽然大涨，气势逼人，四个交易日，就从5块4毛多，最高摸到7元，许多对当年科技股行情记忆犹新的老股民，都很受振奋，纷纷在网上发帖表示梅林即将王者重现。

于是，我在资金到账后，立即趁着梅林回落到6.2元左右，分批买进，平均成本价6.25元，买了29600股。这是我以前从没有过的股数，尽管我炒股在那时已经接近10年，可我的股市资金多数时候就一直在5万元以下打转转，这次，突然买了18万多元的上海梅林，我既紧张，又意气风发，仿佛自己是一个指挥着18万精兵的将军了。

可是，实际上在2006年3月，市场已经现出端倪：主流上涨品种是有色金属股。

只不过，有色金属股，在历史上一直是很受轻视的股票，长期以来，有色金属股价格普遍很低，而且一普遍就普遍了十来年，让人觉得理所当然它就该这么低的价格。

几乎99%的小股民都没想到，在2005年底，大资金选择了被市场忽视十年之久的有色金属股，作为未来这波行情的核心品种！

我和多数老股民一样，在2006年3月初，依然对有色金属股浑然不觉，那时，尽管山东黄金已经开始狂涨，从2005年的8元涨到了2006年3月初的18元，但多数股民依然对这上涨的内涵毫无觉察，更多地视为个股的乱涨，或者以为是强庄股的无厘头拉抬——固然，山东黄金的业绩是不错的，可是，过去的几年它业绩一直不错啊，那为何以前不涨，偏在这时候涨，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就仿佛你隔壁有个漂亮寡妇，她确实比较漂亮，但过去几年里，一直没男人追求她，如今，她的容貌其实也没啥改变，却突然冒出一大群追求者，你会感到错愕，认为很荒唐。

这，就是人们的正常思维习惯！

我因为这个正常的思维习惯，在2006年3月，即便有色金属股的盘面明显越来越强，却依然不为所动，每天乐滋滋地骑着我的新电动自行车，梦想着自己的上海梅林恢复2000年元旦的雄风。

可是，上海梅林却如死鱼一样不痛不痒地横盘，到3月的最后一天，依然只有6.35元。我持股接近一月，只涨了1毛，并且是在每天都有其他莫名其妙的股票大涨的时期！

我的心里，不禁有些苦闷，好在上天似乎是公平的，这天，4月3日，星期一，下午，临下班时，我在办公室的电脑里乘人不备看了看股票价格，梅林收盘价6块4，几乎没涨，我一边在心里暗骂这票不争气，一边取了电瓶车骑着去食堂吃饭，忽然，我看到卓泓在校园路边，冲着我招手说：“雷老师，你能用电瓶车搭我去沓铺吗？我家里有点事，我得赶着回去，但校车排队的人太多，要等半小时才轮得上，我想到沓铺去搭公交车回城。”

沓铺是离我们文华学院最近的一个集镇的名字，位于学院和Q市之间，距离学院大约5公里，那里有公交车和班车到城里。

这样的美差，我当然求之不得，我点点头说：“好。”

推着车与卓泓一起走出校园，卓泓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拐了个弯，见周围人比较少的时候，才搭上我的电瓶车。我像个骑士一样，自以为潇洒地一甩头发，说了声“坐好了！”就载着这位美女教师，往沓铺而去。

38. 转机

一路上，我和卓泓聊起了天，我问她急着回去干吗，她说，她妈妈病了，没人照顾。

“那你爸呢？”我随口问。

卓泓坐在后面，沉默了一下，我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后视镜里想看看卓泓的表情，但她的脸侧到了一边，看不到她眼神。不过，即便如此，我从沉默中也觉察了点什么。我正在想，可能这是个她不想回答的问题，她却冷不丁开口了：“我爸妈早离婚了。”

“啊？”我说。

“有什么好奇怪的嘛，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卓泓淡淡地说，“我读高二的时候他们离的，如今我大学都毕业了，工作了，过去了这么久，我都几乎忘了我爸长啥样了。”

“对对对，离婚没啥了不得的。”我马上附和，出于一种善良的心理动机——我不希望她因为父母离异，就觉得低人一等——我立即自我暴露说：“告诉你个秘密，我，离过婚的！”

我到文华学院后，进入一个新的圈子，决心把过去的生活彻底割断，因此很少与人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别人问起我的婚姻状况，我一律笼统地回答：“单身。”

加之我那时也只31岁，这个年龄没结婚的人并不罕见，何况我长相一直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起码小5岁，从外貌看，当时我也就26岁上下，所以，几乎从没人认为我竟然离过婚。

这是我在新的环境里，第一次告诉其他人，我离过婚。

卓泓感受到了我的这份善意，在后面扯了扯我的衣服，表示她知道了。

她坐在我后面，由于电动自行车坐垫并不宽敞，所以她尽量将身子往后挪，以免下半身与我紧密接触，为了安全，我让她从后面搂住我的腰，以防摔落。我说：“有什么嘛，我穿得这么厚。”

Q市的3月初，依然相当冷，人们常常说，Q市没有春天，冬天过了直接就是夏季，Q市的3月初依然属于“冬天”，人们穿得相当厚实，隔着那么多层衣服，即使搂着也应该没什么感觉。

可是，卓泓矜持地摇了摇头，两只手用力扯着我的衣服，而不愿搂我的腰。

关于离婚的话题告一段落，毕竟父母的离异对孩子的心理是会有伤害的，我觉得继续谈这个不妥，于是岔开话题，说：“那你妈妈就只能靠你照顾，你上班又离城这么远，唉，如果你男朋友就在Q市还好一点，可以帮你照顾家里，但你那男朋友，怎么偏偏这么远，上海实在是太远了。”

“唉，以前和他好的时候，他在Q市工作，我们谈了一年多，本来打算等我毕业一年后就结婚，但半年多前他们单位把他派驻上海，这也没办法啊。”卓泓幽幽地叹口气。

“那什么时候能调回Q市呢？”我问。

“说不清楚，最早说半年就回，现在又说要一年半才能回来，而且，说不定要等他们公司的上海项目完成才回来，那就起码得三五年。”

正这么聊着，忽然，前面路上出现一个土坑，避犹不及，我的电动自行车从土坑上跳了过去，巨大的冲击力，让卓泓往前一撞，重重地撞到我背上。

那是一个我永远感到神奇的体验，那一撞冲击力相当大，但由于

是她的胸部撞了过来，那奇异的柔软将冲击瞬间化解，我清晰地感到两团充满弹性的火焰，在我背上灼烧了一下，尽管隔着那么厚的衣服，依然立即融化了我的肌肤，甚至，连肌肤之下的心都化了。

“对不起，对不起，没撞着你吧。”卓泓是个厚道女孩，从她主动道歉就看出来了。

“哎呀，所以说嘛，我开始要你从后面把我搂着，这条路这么烂，很颠簸，你偏偏只愿意扯着我衣服，你看看，刚才多危险！”我顺着梯子上架，趁机批评她。

“这个，哎……”卓泓期期艾艾地说。

“不过，刚才也验证了一个男老师们长期猜测的秘密。”我想起岗前培训那时，经常有男学员怀疑卓泓的胸部说不定做过“丰胸手术”。

“你们男老师们猜什么呢？”卓泓好奇地问。

“你不知道吗，以前培训时，有人猜测你那是假胸呢，刚才证明了是真的很凶，要是假的啊，弄不好就爆炸了。”我哈哈笑着说。

“你啊，想不到这么流氓，你们男的都这么流氓吗，没事就议论女同事的胸是真是假，无聊不无聊啊。”卓泓数落说。

我听她这声音，显然没有真生气，甚至略略有一点娇羞。

就这么聊着，我和卓泓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如果说以前只是互相认识的同事，那么现在则算是朋友了。不知不觉间，沓铺就到了，我从来没有觉得5公里是如此短，真希望再骑5公里。

然而到了就是到了，不可能再往前骑，我将卓泓送到沓铺公交车站，目送她上了一辆公交，和她挥手作别。卓泓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她一再感谢我送她，并且上车后专门走到窗前，对我摆摆手。

就在她摆手的时候，我注意到那辆公交车的车厢广告，是一幅很大的“五粮液”招贴。

回学院之后，检查了学生晚自习，我就回了宿舍，打开电脑，连通网络，看了看炒股软件，忽然想起公交车上那幅“五粮液”广告，于是点开“五粮液”股票的资料，仔细看起来。之前我就知道，“五粮液”发行了“权证”，但对此我并没关注，4月3日夜晩，我查看“五粮液”的价格，又查看“五粮液”的权证，发现“五粮液认购权证”走得非常强劲，前一天的价格是1块2毛多，4月3日就已经1块5毛多了，潜力非常大。

于是，我动了卖一部分上海梅林，买一点“五粮液认购权证”的想法。

很巧，4月4日，上海梅林涨了一些，我有一定的盈利，卖着反正不亏，又实在不知道它还会磨蹭多久，于是我在工作间隙中卖了5万元的上海梅林，在1块5毛多的价格，买了5万元的“五粮液认购权证”。

到了4月6日，“五粮液认购权证”继续上涨，中午的时候我抽空看了看行情，发现它竟然到了1块7，我刚买一天就有了10%的收益，这个意外的惊喜使我陡然有了信心，虽然之前炒股屡战屡败，但毕竟那时已经有了9年股龄，我立即意识到“五粮液认购权证”买对了，于是，当天中午，我继续卖了5万元上海梅林，在1块7继续换入“五粮液认购权证”。

那天夜晚，我回到宿舍，打开电脑复盘，发现“五粮液认购权证”收盘比我买价又高了几分，如此强势，不禁令我既喜悦，又兴奋，全面研究了关于权证的方方面面的资料。发现只要“五粮液”股票在未来涨一倍，“五粮液认购权证”就可以从1块7毛多涨5倍！如此巨大的投机空间，简直把我吓了一跳！一种巨大的发现宝藏的振奋，使我全身战栗，我默默地在心里说：“芝麻开门！”

4月7日，没有丝毫犹豫，我一开盘就卖掉所有上海梅林，把那只深套的交大昂立也割了，全部满仓于“五粮液认购权证”，新买的价格

大约在1块8,我做好了万一挨套就死守一年的思想准备。

但我实际上根本就无需死守了,五粮液权证成为我炒股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转机。之后的一切来得如此之快,金钱以一种逼人而来的挡都挡不住的气焰,直冲进来。

可惜的是,命运仿佛并不想让我太过富裕,所以,我抓住了一手最好的牌,但随后连打了两个昏招,否则,我的整个财富经历可能会与现在完全不同。

39. 得与失

如果像一些科幻小说描述的那样,从未来穿越到当下,洞悉了目前这个世界将要如何发展,那么,一切将如探囊取物。

然而,人永远无法逾越他所置身的时空,在2006年4月,我以总体平均成本价1块7毛多的价格,买进了20万元的“五粮液认购权证”时,我尽管分析到它有巨大潜力,但依然不可能想到,从2006年4月到2007年10月,在短短的18个月里,它由最低1块2涨到了最高51元,涨幅42倍,是那轮大牛市里总体涨幅最高的品种之一!

这意味着,我花20万元买了“五粮液认购权证”之后,如果一直不卖,丢在那里不管,该吃就吃,该玩就玩,不费一点心,那么,到2007年10月,我将轻松拥有600万,因为,我买到了最牛的证券!

但是,我实际上仅仅赚了一倍,就卖掉了它,而且之后再没买过。

我曾为此耿耿于怀很久,直到后来才醒悟到,我完全没必要苛刻要求自己,因为实际上没有人真能做到骑稳牛股一直不卖。2006年到2007年的大牛市,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奇迹,涌现出成批的两年之

内涨幅惊人的品种，例如，中国船舶、山东黄金、吉林敖东、辽宁成大……它们从2005年的最低点算起，到2007年的最高点，都涨了20倍以上。

上面这些牛股，在那两年里，任何一只的涨幅都足以彻底改变低位买入者的命运，但全中国或许没有几个股民，做到了低位买入后一直持有到最高价区域才卖，因为这是违背人性的。

只要是人，就免不了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是担心亏本，其实还包括担心到手的利润重新失去，每个人都害怕“煮熟的鸭子也飞了”，这就注定了无论什么人买到了什么样的牛股，都一定会在半路丢失它，区别只在于：多数的人持有一小段就丢了，少数人则持有得久些，还有极少数的人则持得更久更长。

但无论多长多久，总会有某个陷阱，让你失算；总会有某种波动，让你动摇；总会有某次杀跌，让你恐慌；总会有某个错误，让你不可悔改……

2006年4月，在我买了“五粮液认购权证”之后，它每天不停地涨，几天之后就达到了2块4，又过几天很快就接近3元，离我的成本价高了一大截，我在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心想：“老天不负我啊，这下安全了。”

那段日子，我每天心比蜜甜，连历来感到劳累的清早督促学生跑步做操，也成了我的享受，简直近似巴菲特一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还有件令我开心的事是，4月里，卓泓因为要赶回家服侍母亲，好几次坐我的电动自行车去沓铺，每次，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关系越来越近，我清晰地记得，第四次送卓泓的时候，她没再扯着我的衣服，而是从后面轻轻搂住我的腰，虽然，隔着衣服，但我心里一震，仿佛地动山摇。

许多次，在路上，我很想告诉卓泓我买“五粮液认购权证”的事，但我尽量忍住，因为民间有种说法，“好运气就像到野地了挖人参一样，不能说，一说就破了”。于是，我忍啊忍，忍到4月下旬，终于没忍住，因为那时，“五粮液认购权证”已经3块7了，我的20万竟然短短三个星期变成了40多万，我多么想有一个人和我分享快乐啊。

于是，那个4月21日，那天是星期五，我再次送卓泓的时候，忍不住告诉了她这个奇迹。

我以为她会大加赞赏我的投资眼光，可是，她听了，先是将信将疑，不相信世上竟然有这样的怪事，后来她终于信了，却又以一种看待“赌博成功者”的眼光，劝我赶紧见好就收。

在当时，我十分郁闷，多年以后我才发觉，其实世界上多数美女，都是对炒股毫无兴趣的，除非你用炒股赚的钱狠狠地砸她们，她们或许会有所动容，而即便那样，她们内心深处在意的其实依然只是金钱本身，而非你炒股的历程。

这倒不是推论出美女只在乎钱，因为事实上，有许多美女对房地产行业的成功者、对于商海搏击的企业家，她们会发自内心地钦佩欣赏他们的创业过程，而不仅仅是金钱。

我分析的结论是：房地产行业就在人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企业的做大则充满了曲折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有着感情的因素，比较符合女性的思维习惯。

而炒股不同，它很虚拟缥缈，是极其枯燥和内省的事，一个成功的炒股高手，他一路走来，内心的惊涛骇浪可以厚达三丈，可是，写出来却只能是薄薄几页，并无什么复杂的情节可以叙述，因此，女人对于投资家，其实是难以去理解和欣赏的。

此外，炒股的过程十分枯燥、艰险，越是漂亮的女孩，越是不可能

耐得住寂寞与艰险，也正因此，美丽的女子极少有炒股的，人间有那么多轻松好玩有趣之事，美女的外貌是她们轻易获得许多东西的特权证，既然如此，何必劳心劳力去炒股？

就绝大多数美丽女人而言，对于股市与股票这她们并不太了解的东西，往往既懒得真的用心，又容易仅凭道听途说而予以排斥，更何况是在熊市的阴影尚未消退的2006年春天——在那个春天的路上，卓泓像看赌徒一样看着我，她的眼神令我受伤。原来炒股在她眼中，是如此不堪，你哪怕赚了大钱，她依然认为你那钱随时会被风吹走，你的富裕如同纸上富贵，并不让她钦佩赏识。

我沉默着，将卓泓送到了沓铺。那个周末，我反复地观察“五粮液认购权证”的走势，感觉它涨了这么多，无论如何也该调整一下了。“见好就收吧”，耳边响起卓泓关切的话，是啊，无论如何，我已经从20万变成了40多万，别让这钱转眼成空啊……

2006年4月24日，星期一，股市继续上涨，但“五粮液认购权证”却高开低走，逐波下跌，我谨慎地卖出了三分之一；星期二，“五粮液认购权证”继续下跌，只有3块4了，我赶紧又卖了三分之一。那时，另一只当时十分著名的牛股“天威保变”正在大涨，我在23块8买进，转眼就到了24块4。当时，短线趋势很明确，那就是“五粮液认购权证”显然要调整几天，而“天威保变”则势头强劲，于是，我干脆将最后的三分之一“五粮液认购权证”也卖了，在24元多继续买进了“天威保变”。

我的分析逻辑在当时其实是合理的：“五粮液认购权证”短期涨幅太大，需要调整，我先出来，观望一下，如果它调整后重新上涨，我随时可以追进去，这个逻辑其实完全成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五粮液认购权证”在2006年4月28日毫无预兆地突然涨停，那天我上班很忙，等我发觉的时候，在涨停价上已经

堆积了无数买单，根本买不进去了。

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但我其实并没气馁，决定纠错，在五一长假期间做好决定，假期后一开盘，就卖了天威，买回“五粮液认购权证”，可是，我哪怕猜到了所有的可能，却怎么也没猜到，5月8日星期一，“天威保变”居然会停牌一天，而那一天，“五粮液认购权证”再度涨停，价格达到了4块8，到5月9日，我终于可以卖“天威保变”时，“五粮液认购权证”已经5元多了，短期涨幅太大，使我彻底错失了买回它的可能。

而那之后的一个星期，“五粮液认购权证”连续涨停，仅仅一周之后，居然就令人瞠目结舌地涨到了10元，5月17日，甚至创出了11.67元的阶段高价。

如果我在4月的最后那周的震荡中没卖它，一旦后来连续涨停，显然我就绝对不会卖了，那么，我那20万本金，就能变魔术般成为100万，仅仅早卖了几天，我与100万失之交臂，这是我在2006年最大的遗憾。

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止赢方法，很多所谓的“完美止赢”的定法都是马后炮。当历经人生的沧桑后，我最终领悟到，当时的我，对“止赢”两个字理解不够。以为应该根据自己赚的幅度来“止赢”，但其实，“止赢”并非由我们已经赚了多少钱来决定，甚至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而是由市场来决定，由趋势来决定。

只要趋势没尽，无论赚了多少钱，都可以不考虑卖出——因为，“风驶得帆船尽”，好运气并不会经常光顾一个人，如果有一天，好运降临在你身上，不必诚惶诚恐，不必受之有愧，那可能是你漫长过去里所有的不幸，累积换取的对价，你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享受它，珍惜它。而不必为命运忽然垂青自己而紧张不安。

得与失，幸与不幸，其实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我在2006年五一长假前后，失去了一次很轻易地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但我毕竟得到了20万元短短时间里变成40多万的馈赠，命运充满玄机，得失从来不由人们自己裁决。

40. 买房圆谎

买了“天威保变”之后，尽管效益远不如“五粮液认购权证”，但毕竟它也是牛股，不久后冲到了29元多，我那40多万一个多星期又涨了20%，达到了50多万，就在我踌躇满志，期待着资金再翻一倍达到百万时，一件事情发生了，直接导致了我大幅度减少了本金。

这事儿，就是我父母问起我的房子。

在我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房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找老婆的要素。6月初，他们对我说，如今我重新有了稳定工作，并且是大学老师，他们十分欣慰，决定出点钱帮我把房子装修了，好让我早点相亲成婚，养儿育女。

可是，我的房子已经瞒着父母悄悄卖了，怎么装修呢？如果拖延，他们要督促我装修，显然拖不下去；如果直接告诉他们我已经卖房，估计会把二老气得够呛。在我的内心，一直是个有孝心的人，虽然我的价值观与父母迥然不同，行为方式也完全两样，但是，在关键问题上，我并不想让父母难过伤心。

怎么办呢？我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圆谎变通的办法——

那时，如果重新回到我卖房的区域买房，显然不现实，但我注意到，在沓铺，也修建起了一些商品房。而且价格比城区低很多。

沓铺不属于Q市主城区，而属于郊县，并且，沓铺也不在郊县的县政府所在地，它甚至不是一个正式的镇，而只能算一个自然形成的集镇，只不过恰好处在郊县与Q市主城区接壤的地带，离Q市大约15公里，地理位置还算不错，因此到2005年之后，逐渐也有商品房在那里建设，由于毕竟地处乡镇，因此房价非常低，2006年初夏，我经常骑电动自行车送卓泓去沓铺，发现公交车站附近有个基本竣工的商品房楼盘正在销售尾房，打着横幅广告，写着“尾房特价1999元/平米”。我去看了看，还有房可选，但由于价格很低做活动，所以必须一次性付款。

虽然必须一次付全款，但总价也确实不高，我灵机一动：既然如此，我到沓铺去买套房子，不就可以向父母交差了吗？

于是，我对父母说，自己现在文华学院上班，离市区实在太远，很不方便，因此有个打算，想把市区的房子卖了，然后到学院附近的沓铺买套房子，作为以后长期安家之地。

我原本担心父母未必那么好说话，也担心父母有所怀疑，但后来我发现，做父母的人，实在是太容易轻信子女了，我的父母丝毫没怀疑我其中另有隐情，反而认为，我以前年轻，不安心工作，如今懂得在工作单位附近买房，说明我对工作上了心，有了长久好好干的念头，因此，父母十分高兴。

只不过，二老担心，我以前的房子能卖得出去吗。当时，二老已经退休，对世事不太了解，完全不清楚楼市的火爆，也不知道按揭房要提前很久揭案的规则。一周之后，我就告诉父母，房子顺利卖出去了，卖成33万，还掉按揭后我还能到手23万——我故意多说了近5万，好让父母高兴。

“不错，不错，我们儿子有眼光……”父母开心地笑了，说，“这23万，都够在郊区全款买套大房子了，我们儿子会想办法！以后又不用还

贷款了，还离单位近，多好啊。”

而后，父母督促我尽快在单位旁买房，“别等郊区的房子也涨了就麻烦了。”

他们不知道，我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把那房子先斩后奏卖了。由于我是卖房炒股，为不让父母怀疑我炒股的钱的来路，我也就没把炒股赚钱，告诉他们。

有时候我想，每一个孩子，在一生中，对父母说了多少假话啊，而做父母的却总是抱着最大的爱心相信孩子的绝大多数谎话，除非编得实在太难自圆其说，否则，父母总是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里，最浓郁的一个部分——信任。

父母的爱，天然地有着两性之爱中不那么容易存在的东西——信任。而这，其实也正是父母之爱那么温暖，那么安全，那么永恒的原因之一。

我想，全天下的孩子，都应该在父母弥留之际，悄悄对父母耳语一声：“对不起，我的亲人，我曾说过那么多假话骗你们，虽然大多是善意的谎言，但是，真的还是对不起。”

我同时想，全天下的父母，其实都会在那一刻原谅孩子们所有善意的谎话。

得到父母允许后，我开始着手买房，其实也没什么可纠结的：一则也就那个做特价的楼盘尾房可选，没什么其他考虑；二是价格也很透明，反正是比城里便宜很多，而且基本上快竣工了，8月就交房，当时在做最后的水电安装，选房的时候，可以到现场去看房。

但我还是有些纠结——我迟疑的，是买一个多大面积的房子？

毕竟是尾房，当时可选的户型，还剩83平米的两室一厅，和112平米的三室两厅。如果买83平米的，只需要花费16.6万。这比较符合我

的财力，我那时股市里卖光股票后，有43万多元，支出16万多，还能剩余26万多，这对于我炒股比较有利。

而买112平米的，则需要22.3万，买房之后，股市资金就只剩30万出头了。

迟疑中，6月中旬，又一次送卓泓到沓铺时，我对她说，想请你跟我一起到楼盘看看，帮我参谋一下，出个主意。

卓泓跟着我一起去了现场，到了那个112平米的房子时，由于不是电梯楼，公摊很小，那个112平米的房子，客厅开间5米，显得非常宽敞大气，一进去，我注意到卓泓的眸子亮了一下。

“怎么？你很喜欢这户型吗？”我问。

“是啊，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一直很小，从小我就和妈妈挤在那小房子里，我一直幻想着，将来自己长大了，能有一套宽敞的大房子。”卓泓兴奋地说。

在那一瞬间，我下了决心，就买那套112平米的。在我那时的心里，真心希望能拥有她，好好待她，在这套她喜欢的大房子里，与她长相厮守，过此一生，如果那样，我将多么感激上苍，那将是对我所有坎坷沧桑的最好弥补。

只是，我真的能有那样的好运气吗？我在那时，其实没有丝毫把握，但是，我愿意试一下，为此，甚至不惜让股市里的本金再度缩小。我果断卖出了一半股票，换为现金，买下了那套房子。

41. 如果爱

正因为资金再度大幅变化，有时候我感到，实在很难计算清楚自

己在2006年那轮大牛市里炒股的收益率到底是多少,其间先是卖房炒股,恰巧买到了短短几星期就翻倍的五粮液认购权证,之后我又重新买房,总体说来,我的行为类似于抵押房子贷款炒股赢利后还了贷款,只不过,我的房子换了个地方。

如果把前后两套房抵消的话,那么,我2006年最初的资金就1万,在6月份依然有一套房子,股市资金竟变成了30万,可以说,半年里翻了30倍,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我想,这或许是命运对我有勇气抓住时机孤注一掷卖房炒股的奖励,但我在当时没意识到的是,其实这种比一般人强烈的冒险精神,是一种我性格中潜伏着的赌性,它既成就了我,却也给我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其实,这段亲身经历同时还说明,我不是一个真的什么都豁得出去的人。如果性格足够冷酷,不在乎父母的感受,暂时不买房子,那么,50多万资金起步,在之后大牛市涨到高潮时,我的资金将很可能超过500万,实现财务自由。

可是,我因为对父母的孝,和对卓泓的情爱,使我做不到那么毅然决然不买房子。

说到底,在我叛逆的外表下,我其实有着一颗渴望亲情与爱情的心,有着人性中许多的放不下的情结、许多的纠结犹豫,往更深处说,我就是个正常的一般人。

而股市,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为正常的人性设置各种陷阱的地方,只要你有正常的人性,那么,你必然总会或迟或早,落到某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陷阱中。

因此,在股市里,真正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其实许多是反人性的枭雄。

所谓枭雄，就是以违反正常人性的思路，去摘星揽月的人。无论在股市里，还是在股市外。

而我，做不到那样，所以我尽管明白这些，但我从来就不是枭雄。

虽然，我曾一度盼望自己是枭雄，但我最终知道，我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根股民，只不过，我比其他多数草根股民，在2006年的那场大牛市降临后，多一些运气，还多出了一份孽缘。这，是多数草根所不容易有的人生际遇。

所以，请羡慕我吧，因为我曾有过那么传奇的销魂噬骨的一段缘分；

但是，请怜悯我吧，因为那孽缘最终烟消云散，只剩下灵魂疯狂燃烧过后的灰烬。

然而无论如何，我永远感激卓泓，正是她，使我从简路的牢狱里被解放，使我的生命再次激发出火焰一般的爱情，使我再次欢笑，再次哭泣，再次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的意义……

是的，我爱卓泓，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就爱了，只是我之前是那么自卑，我将爱深深地掩藏起来，唯恐唐突了她，吓怕了她。

直到，我在学院附近买了112平米的大房子，并且股市里还有30万资金，我比身边的其他教师，条件陡然好了很多，甚至我猜测，自己可能应该不比卓泓的男朋友差了吧，于是，在6月下旬的一天，我头一次对卓泓说了我爱她，要追求她。

“我知道你有男朋友，可是，如果爱了，就要争取，何况你和他毕竟没有结婚，我有权利追求你，”我说，“他无非是比我先出现在你生活中，难道因此就比我更适合你吗？你应该拥有选择的权利。”

女人其实都是心思敏感至极的，卓泓仿佛早已经感知到了我的爱，她没有流露出惊讶，只是，她说：“我也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但我不

知道，究竟是因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太寂寞了，还是喜欢你。如果我不是喜欢你，仅仅因为寂寞，那对你、对我、对他，都是不公平的。”

她说出这么理性的话，让我很是诧异。电影里常常说，“胸大无脑”，其实也并不见得都如此啊。

正因为把话挑明了，我与卓泓只要在一起，气氛就有些暧昧，但她显得非常犹豫，甚至不再喊我送她去沓铺了。6月底的一天，晚自习开始之后，我在学院里的小路上终于截住她，说：“卓老师，你为什么这些天没再回去看望你妈了？”

卓泓看了我一眼，垂下头，说：“我妈她……她基本康复了，而且，实在是已经麻烦你太多。”

那条小路在夜幕下十分安静，路边是茂密的灌木，有夏虫细细的叫声，近旁是一湾人工湖，湖的对面是教学楼，一个学期过得真快，又是期末了，学生们都在复习迎考，教学楼里灯光璀璨，座无虚席，上晚自习的学生比平时认真得多。

见四周再没什么人，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勇气，向前走上两步，一把握住卓泓的手腕，将她往我身上一拉，大着胆子，终于第一次搂住了她。

“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卓泓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慌张地用力推我，其实，我自己也完全没料到自己会突然这样，我为自己这不受控制的行为吓了一跳，但一种莫名的激动使我肌肉发紧，更用力地搂着她的腰，不放开她。

其实我并没想过下一步要怎么样，我就那样傻傻地搂住她，说：“卓泓，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了，我这几天每天都梦到你，很想抱你一次，哪怕被你打一耳光也甘心。”

卓泓听了，没再挣扎，她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们不会有结果

的，暑假我就要去上海……他，他喊我去……”

我的心里一颤，感到一种疼痛。

这时候，小路上传来脚步声，“快放开我，都知道我有男朋友，让人看着我和你这样，会被说闲话的，我要去教学楼去，今天晚上轮到我辅导考前自习。”卓泓说着，有些歉意地温柔地掰开我的手。

我呆呆地放开她，看着她婀娜性感的背影消失在路的拐角处，那里有着一株茂盛的白玉兰，已经过了花期。

难道，我对卓泓的爱，在她的生命中也真的到晚了，如同过了花期一样吗？

之后的一些天，卓泓一直避着我，很快就是7月初，放暑假了，学生们纷纷离开，教师们也随后四散，我回父母家陪了父母半个月，而后提前回到学院宿舍，教师的一大优势是假期不需要操心工作，趁着校园里十分安静，可以每天专心做短线，然而2006年7月股市并不容易操作，多数股票都是小幅震荡，短线操作了几个星期，30万元收益只有1万多，好在这1万多足够交房时候的花费了。

8月初，终于交房了，父母亲自过来陪着我接了新房钥匙，二老对这房子十分满意，硬塞给我3万元作为装修的资金。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拳拳之心，我在8月全身心地忙着装修房子。既要买材料，又要监督工人，实在没时间再做短线，于是干脆30万资金满仓一只股票做长线，买的是中信证券，平均买价12元出头。

由于心里无时无刻都有卓泓的影子，所以那个暑假对我来说显得异常的漫长，我每天望眼欲穿，盼望着早点开学，终于，9月到了，新学期开始了，我的房子也基本装修完毕，打算晾一阵子。

我回到学院宿舍，我渴望着能早点见到卓泓，哪怕她依然不接受我的爱，只要能看到她，我也充满欢喜，我没想到的是，上天这次所给

予我的，竟比我所期许的，要多得多。

42. 女神

每年9月份开学后，都是新生报到时间，照例是一片繁忙景象。但系里又进了新辅导员，由他带新生，如同去年的我一样，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带的学生已经升上大二，不像新生那么麻烦，并且学院对大二以上的学生不再硬性要求早操和晚自习，因此我的工作比上一年轻松了许多，再不必每天早早起床去跑操。

这就给了我机会，我先是到学院教务处，找借口悄悄查看了卓泓的课程表，把她每周的上课时间牢牢记住，而后，每次估算着她要出门去上课，我就在寝室窗户后面里守候着，一见她下了楼，我就赶紧出门，跟上去，厚着脸皮和她一路走。

不知为什么，卓泓这学期见到我，不像上学期期末那样退避三舍了，我和她一路走着，边走边聊，仿佛又像当初骑着电动自行车搭她去沓铺时，那样自然而轻松，并且有些温馨。

开学后第二周的星期四，傍晚，我从食堂吃了饭出来，正好碰上卓泓，她也刚吃了饭，正打算往宿舍楼走。

我陪着她往宿舍楼走去，临近宿舍楼，我问：“卓老师，回去之后干吗啊？”

“唉，我也不知道干吗，可能又只有看看电视，上一上网，否则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能做什么？”卓泓摇了摇头说，“这学院实在太偏远，我们系这学期有两个老师受不了，辞职走人了。”

“要不，我们到沓铺去看坝坝电影？”我忽然想起，每逢赶集，沓铺

汽车站外面的那个小广场上，都要放坝坝电影，这是我在暑假装修自己房子时知道的。而那天，正逢赶场的日子。

我说出这个建议，自己都觉得有些冒失，我以为卓泓肯定不会答应。

没想到，她微微沉默了片刻，说：“好吧，确实也没别的事做，每天上网也上腻了。而且校园网的速度慢得要命。”

于是，按我之前搭卓泓去沓铺赶公交车时形成的默契，卓泓和我分开各自出校门，她先走，然后我从宿舍楼下推出电动自行车，在校门外的拐角处，搭上了她。

那天晚上的坝坝电影，放的是一部很老的国产电影，比较无聊，我们看了一半，都觉得有些索然无味，我说：“这电影也没什么看头，要不，到我房子去看看装修情况？提点意见，我也好做点最后的修整。”

卓泓略略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其实，天地良心，我在喊她去我家时，并没动什么歪念头，而且也确实不是预谋，甚至，我也并没想到卓泓真的就愿意去。

整个楼盘因为刚竣工交房不久，大约有一半的房子空着一直没动静，有一部分房子尚在装修进程中，另还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房子只做了特别简单的装修就住了人，我们进入小区后，四野一片寂静，尤其是我那个单元，没有一盏灯光亮着。

卓泓显然没想到人这么少，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之前的装修期间，我白天在这里，晚上则回了学院宿舍去住。

但俩人已经走进了小区，谁也不好回头，于是继续朝单元里走去。

上楼梯的时候，我在前面带路，我的房子在四楼，楼梯的灯是声控的，要发出声响，灯才变亮，我每走一层就大声喊一嗓子，到了第四层，我回头对卓泓说：“就这儿了。”

就在我回头的那一瞬，我的目光居高临下，正好钻进卓泓上衣的胸口——Q市的9月依然炎热，尤其开学后的那几天，“秋老虎”正旺，大家穿得都不多，卓泓穿着一身连衣裙，领口并不低，正常地站着看不到什么，但由于她胸部实在很挺，将领口撑开，从高处往下看，可以看到两片白嫩，我心里一荡，怕她发觉，赶紧收回目光。

也许是女性的第六感，卓泓似乎又在犹豫，但我已经把门打开，说：“欢迎光临，卓老师，你就看看给提点意见呗。”

卓泓粲然一笑，说：“我倒是蛮喜欢看别人的装修，自己家房子小，以前经常听妈妈说如果有了大房子之后要怎么怎么装，所以我确实也喜欢看看别人是怎么装的。有的，确实还挺有匠心呢。”

我先跨进门，把所有灯全都打开，卓泓也跟着进来了，但没有关门，故意将门开着。

我陪着她看了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总体上装修还不错，卓泓认认真真，给我提了好些建议。只是，进入卫生间后，由于空间比客厅甚至卧室都更私密，彼此都陡然更真切地感受到孤男寡女单独相处的那种紧张，我发现卓泓眼神中明显有些惊慌，如同担心着什么的小鹿。

而恰是她这分紧张，猛然刺激了我，令我陡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大着胆子做什么。整栋楼再无旁人，我如果……

但是，我毕竟不是色胆包天的人，始终下不了决心，也就在我的犹豫中，卓泓赶紧侧身走出卫生间，而后仿佛恢复了淡然一般，在客厅里轻松地又指出了几处瑕疵，然后，她转过身，说：“嗯，总的说来还不错，要不今天先这么看看，以后等你正式住进来，我和几个同事一起来给你恭祝乔迁之喜？”

我的心一直在“天人交战”，想要放胆一回，却又怕后果不堪收拾，

在迟疑中，只好点头，跟着她走向门口，靠近门边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次，是种种机缘巧合，才到了这里——因为恰好遇到，又因为她确实感到无聊，所以才答应跟我去看坝坝电影；因为电影不好看，而且我的新房子就在看电影的坝子附近，我又真的并非故意别有所图而喊她来看房子，所以她才会来……这么多的条件，缺了一条，结果都会迥然不同，既然如此，她这次来了，如果我放弃这个机会，那么，一旦出了这门，可能再不会有类似的机会了。

于是，我再不想那么多，跨上前一步，猛然抱住了她的腰，将她拉回门里面，并随手关上了门。

“雷老师，你疯了吗？”卓泓激烈地挣扎着。

“卓泓，我是疯了，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疯了。”我喘着气，将卓泓抵在防盗门背后，大脑如同地震般昏乱，隔着她薄薄的连衣裙，用力揉搓她那高高的隆起。

那是任何男人只要抚摩过一次，就永生也不可能忘记的高地，那么完美，我相信世间再无更诱人的胸部。

卓泓想用力拨开我的手，但没有奏效，渐渐地，她开始喘息起来，并且停止了挣扎，甚至开始回吻我。

“原来，女神其实终究也是女人啊。”我忽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男人要成熟之后，才会发现，绝大多数远远看着以为是女神的女人，只要你能接近，并把她当女人对待，那么她就只是女人，不是女神。

女神，多数只是男人在年轻时，对女人的一种幻觉。而且男人越年轻就越容易有那种幻觉。

实际上，在股票的世界，也充满了相似的幻觉。

有一些股民，他们很容易把某些交易模式当作女神来膜拜，但这

其实是不对的，股市里尽管存在着一些看似完美的交易模式，完美到仿佛你获得了尚方宝剑，只要执行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每个人的操作，都包含很多独特的自身属性在里面——其知识结构、习惯、性格、曾经历的人与事……这些都是交易的一部分。这就导致不同的人使用同一个女神般完美的交易模式时，有的人用起来可能赚钱，而另一些人用起来则很容易亏损，所以，女神般完美的交易模式，是不存在的。

还有一些股民，不在意交易模式，而把所有心血倾注于寻找女神般的股票上。越是缺乏长期历练的股民，越容易对某些股票滋生出莫名的偏爱，把心仪的股票当作女神追捧。但这样反而失去了客观之心，容易反受其害。

曾经的我，就是把简潞当做了女神，因此反而失去了她。

可见，男人的成熟，说到底是需要历练，只有当你经历多了，疼痛多了，你才能拿得起、放得下，而股民的成熟，其实也同样如此。

43. 花期

然而，成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生命从来就充满了曲折，甚至，世上万事万物的演变，也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变异。2006年9月那个炎热的夜晚，我和卓泓很快双双汗水淋漓，我们的身体仿佛浸在水里，弥漫着潮湿的气息。

这种气息令人迷醉，在那种迷醉中，我以为卓泓什么都同意了，可是，忽然地，卓泓却说：“不，到此为止。”

我有些愕然，看着她，也许我眼神里深深的失望激起了她的同情

心，卓泓犹豫了片刻，说：“既然咱俩已经这样了，我迟早都会是你的
人，但今天不行，两周后的星期四，还是今天下午那个时间，我跟你在
学院门外那个拐角碰头，我搭你的车再来这里，你知道我这人，答应了
的，我就会做到。”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不行，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我说。

“出去后我告诉你理由。”她说。

“你……不会逗我开心吧？”我有些犹豫。

“不会。”她说。

我们分开，她理了理弄乱的衣裙和头发，而后走出房门。我也跟出
去，锁上了门。

我们走下楼梯，穿过空寂的小区道路。由于有了刚才的身体接触，
我很自然地揽住卓泓的腰，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十分奇怪的，如果没有
身体接触，那么就只能友好而礼貌，但一旦捅开了那层窗户纸，关系一
下子就会变得暧昧起来。

我们这么走着，任何人看着都会觉得是情侣。卓泓似乎是认命了
似的，没有推开我，只是低垂着头，说：“你刚才不是问为什么吗？”

“是啊，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只是想个法子把我忽悠住，我也认
了。”

卓泓淡淡地说：“我半个多月前动了手术，医生说了，必须一个月
之后才能那样。”

“手术……是那个手术？”我有些诧异。

“对。暑假去上海，不小心怀上的。当时有些犹豫，想，要还是不要
呢？后来不久，无意中发现他和一个女同事不清不白，我想这样子实在
没信心结婚，不结婚的话我没办法要这个孩子，就去医院做掉了。”
卓泓平静地说，像说着别人的事。

那两个星期里，卓泓几乎没跟我联系。

我每天都过得心猿意马，想，她真的会愿意吗，会不会是当时为了摆脱我，找的借口；或者，是故意在戏弄我；又或者，她当时确实也想要了，但这些天冷静下来，又反悔了。

然而我全无办法。那近在咫尺的机会已然错过，除非她自愿，否则我已经不可能再把她诳到我那房子里去了。

庆幸的是，命运没有亏待我，让我蒙着眼睛误打误撞，却在卓泓发现男友出轨、她内心最寂寞的时期里，撞入了她的世界。多年后我才发现，她的心在那个季节，如同长满了茂密野草的成熟土地，渴望着身边有人去开垦。

原来，女人的心与身体，与大自然里的花朵一样，也有着花期。你在花期里恰好与她相遇，你就能轻易走进她的心里去。

岁月流转，万物荣枯，命运在每一个路口打开一扇门，门里的世界，对应着不同的花期，你在不同的时间里走进来，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2006年9月28日星期四，傍晚时分，我几乎没抱任何希望，骑着我的电动自行车，来到学院大门外的拐角处，我意外而惊喜地看到，卓泓正背靠墙角，等候着我的到来。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秋意却浓了许多，薄暮时分已经有些微凉，卓泓下身是一条浅蓝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月白色的秋衣。看到我来，她浅浅一笑，说：“走吧。”

一路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进了我的房子，卓泓不让开灯，屋里有些幽暗，光线幽暗很适合第一次亲密的男女，因为黑暗会减少羞怯。

卓泓自己脱去了裤子，将内裤叠得很整齐，放在枕头下面。

然后，她坐起来，对我说：“雷老师，我要跟你说清楚一件事情，因

为我不想欺骗你——我对你有好感，但我清楚地知道，我至少目前还并不爱你，所以我愿意和你这样，是因为我在上海知道了男朋友有外遇，他很爱我，我也爱他，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过要和他分手，却又舍不得，所以，我想如果我也有一次外遇，和他就扯平了，我心里或许就不会再恨他，反而能和他好好地走下去……”

“你别说了……”我垂下头，心里忽然感到凉凉的，我不甘心地说，“可是，你毕竟选择我，而不是其他男人来外遇，所以，你还是爱我的吧……”

“不，我不能骗你，我之所以没找其他男人，是因为我们多数时候都待在这个偏远的学院里，圈子太窄，我也曾想过在网络上随便找一个，哪怕只出轨一次，就扯平了，我或许就能平息，但是，又怕有后患，而你我毕竟知根知底，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害我，更不会纠缠不休，将来我说什么时候结束，咱们就结束，你答应的话，我今晚就给你。”

“可是，学院里毕竟还有其他男同事啊……”我嘟囔着，仿佛溺水的人，我是真的爱着她啊，可是她难道真的一点不爱我？

“是有其他男同事，可你是最胆大的一个，而且你恰好在学院旁有这个房子，比较安全一些。”卓泓如同与我谈着一件公事一样，淡淡地说，“我只是不想欺骗你的感情，也不想你陷入太深，将来伤心。”

我在心里暗暗想着，我已经伤心了。黑暗中，我们终于还是再次拥抱在一起，但我有些发软，并且像个处男一样紧张。

反而是卓泓鼓励着我，温柔地抚摸着，还好，我最终还是进去了。

她渐渐呻吟起来，如同潮水一样。

这，就是我和卓泓的第一次，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将是怎样的场景，

但我没想到，自己会如同处男那样笨拙。

当天晚上，卓泓不愿意在我家过夜，于是在夜晚10点，我骑电动自行车，和她回了学院。

那天之后，我每天都渴望与卓泓再次温存，但随后就是国庆长假，整整八天，她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并且没再接我电话，无论我怎么打，或发短信，她都不回不接。

我想，原来她真的只是想利用我，报复一次她的男友，如此而已啊。

这么想着，我劝自己平息，如果我继续觑着脸联系她，我除了让自己反复承受巨大的失望，除了让自己更痛苦，还能怎样？

这么想着，国庆后新的一周，我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股票上，为了转移情感，做起了短线。然而因为心态乱了，不仅没赚，还亏了1万多。

这时，如果不是突然出现一个意外，我与卓泓或许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意外忽然出现了，2006年10月11日，星期三，中午，我忽然接到卓泓的电话。

“怎么了，还想得起我？”泥菩萨都有三分火呢，我有些生气地说。

“我……我突然下面大出血，会不会是你有性病什么的，传给了我？”卓泓在电话里说。

“我没有，我没有。”我回答，“你要紧吗，我赶紧陪你去市里的医院，好吗？”

“好吧，可你还得上班啊。”卓泓说。

“我请个假就是了。”

挂了电话，我立即给领导请了半天假，然后找了辆学院附近的野出租车，将卓泓送到了Q市妇女儿童医院。

挂了急诊，医生检查后说，是她上次在上海做的清宫手术没做干

净，导致淤塞流血。原来，卓泓得知男友的外遇之后，十分生气，没告诉男友就自己找了个小诊所，做了人流。

当天下午紧急做了手术。休息了两个小时，傍晚时分，卓泓可以走动了，我说：“你打算去哪？我送你回你妈妈那？”

“不想去她那，免得她担心。”卓泓眼圈红红地说。

“那就到我沓铺的家里去，没人打扰你，也不会有人说闲话。”我说。

“我怕你到时候又忍不住动手动脚！”卓泓摇头说，“我还是回学院宿舍好了。”

“哪能呢？医生以为我是你男朋友，刚才特意叮嘱了，你又得一个月不能房事。”我说，“你别老认为我只想要你的身体啊，你回宿舍去，谁照顾你？在我那里住几天，我给你熬鸡汤补补。”

“你们男人啊，不就想着身体吗？”卓泓白我一眼。

“可我更想你的身体好好的，让我照顾你几天吧，过几天你身子恢复一些了，就回学院住。”

“那好吧……”卓泓有些感激地看我一眼。

我平时是很不舍得打出租车的，可那天，为了卓泓，我特意打了个出租。

回去的路，稍微绕一下，可以经过我以前和简璐生活的那个小区，我特意让司机绕行。“干吗这么走啊？”卓泓问，我没说话。

经过那栋当年的小楼时，我对卓泓说：“你知道吗，那就是我以前住过的地方，我一直想，有一天我如果另外爱上了一个女人，我会带着她，从我以前的家门外经过一次。”

卓泓的身子依然很虚，她有些歉意地看我一眼，将嘴靠近我的脸，轻轻耳语说：“别爱我，你挺好，但我心里有他。”

有时候我想，我从来就是个傻子，我过于感性，为了爱从来不计成本。

即便卓泓一再叮嘱我不要爱她，可我依然飞蛾扑火；尽管她不爱我，可我依然在照顾她的时候感到幸福。

哪怕我不能有任何回报，卓泓也是可以让我在付出时由衷快乐的人。

何况，我意外地得到了压根没想到的回报——卓泓在我家住的那三天，每天晚上，我都安静地抱着她，渐渐地，我感到仿佛有一颗冰，在我火热的胸怀里，开始融化了。

第四天，我送她回了学院。那之后，我们每天都通电话，只不过每次不能打久了，免得她男友打电话给她老占线引起怀疑。

此外，从那之后，我们每周都要一起到学院外面碰头一两次，要么是散步，要么是找个小树林安静地坐着，因为不能有性爱，所以很纯净，对我来说，仿佛又回到大学期间初恋的感觉，酸酸甜甜的。卓泓也终于不再老是啰唆要我别爱她——她一副无奈的样子，说：“你要爱就爱吧，可我跟你说了，我是要和他结婚的。一旦我结婚，我不会再和你有任何往来。”

“行，那我就抓紧现在，好好地爱你。”我说。

尽管，我的角色类似于第三者，但我依然很满足，我或许该庆幸卓泓的这次手术，否则，也许我没有机缘和她继续下去。

在那种满足的幸福感中，我突然再不想做短线了，我不要那种紧张的感觉，我要平安踏实的感受——于是，11月7日中信证券从15元多回落到14元多的时候，我卖光了短线股票，满仓中信证券，我坚信这只票很适合做长线，能让我改变命运。

44. 恐惧

2006年11月13日，是个星期一，那天，中信证券大涨了7%，收盘的时候，价格16块1，我在14元多买入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些忐忑的，担心亏损。2006年的下半年，其实股市多数时候都要死不死地横盘，只有“西飞国际”等“妖股”涨势很强劲，后来银行股也一度大涨，将指数给抬高了，但多数股票其实是跌着的，很多股民下半年都亏了，普遍小心翼翼。

我没敢追高买银行股，也不敢买“西飞国际”这样的“妖股”，我想，如果真是牛市，券商股业绩肯定会大大改善，而且券商股与银行股一样属于金融领域，既然银行股涨得那么坚定，券商股也不该太差，于是，我买进了中信证券。

这个星期一，中信证券正式大涨，脱离了我的成本价，令我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天是我的幸运日，不仅带给我中信证券上的好收益，还让我再次拥有了卓泓。

男人在有“成就感”的时候，往往最自信，而自信的男人，往往比不自信时对女人有杀伤力得多。那天中信证券的上佳表现，使我对自己的股市前景乐观自信起来，我心情舒畅，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晚饭后给卓泓打了个电话，约她饭后散步。

“哎呀，我今晚还有些课要备。”她说。

“先别备课了，晚上还长呢，散步回来再备课不迟啊。”我说。一出口，连我自己都小小地诧异了一下，以往我总是用商量的语气和卓

泓说话，还很少替她做决定。

没想到，卓泓略一迟疑，竟然答应了。看来，男女交往中，男人偶尔“霸道”一点，反而会更好，女人天性往往被动、犹豫、多变，男人适当的“霸道”，帮她下决心，会显得有“男子气”，恰恰能让女人动心。

为了避免人多眼杂，我先出了校门好一阵，卓泓才出现在我们约定的地点——学院门外斜对面乡间小路的一丛竹林旁。

在我们文华学院，外面多数都是荒丘，只有校门对面，有一个小村子，一条机耕路从那村子的侧面穿过，蜿蜒到村后的丘陵里。我和卓泓散步，通常都是走那条路。由于担心学生的安全，学院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在周末以外的时间随便出校，而其他老师，也没谁有兴致在这样的荒僻的地方散步，因此，我们几乎从没遇到熟人。

这里是远郊的丘陵地带，土地不长粮食，农民们只能种一些果树。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壮年，大多都到城市里去打工，连一些平原里的水田都荒着，更何况是这些贫瘠的山丘。山丘与山丘之间，时常有茂密的竹林，而果木则在山丘之上，那些果木都没多少劳动力打理，只有剩在村子里的老人带着孩子偶尔去拾掇一下。

11月的黄昏天黑得很早，我们在那小路上越走越远，天渐渐就全黑了，乡村已经离得很远，卧在视野的尽头，显得非常宁静，偶尔有犬吠传来，以及风吹果树的声音，除此就仿佛万籁俱寂。在靠近一丛茂密竹林时，我猛然搂住了卓泓。没有预兆，没有语言，也没有迟疑，我一把搂住她的腰，我发现这腰很细。

卓泓默许了，没有挣扎，我趁着她此刻的默许，赶紧牵起她的手，快速闪到竹林里。

茂密的竹子像屏障一样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从卓泓身子背后搂紧她，而后隔着毛衣，抚摩她。咬着她的耳朵，我说：“这又是已经满一个

月了，你不想吗？我好想啊。”

“但总不能在这里吧？这里怎么能行呢？”卓泓摇头说。

“有什么不能的？”我说，看了看四周，十分静谧，近旁两三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竖立的石板，我继续从后面搂着卓泓，将她挪到石板前，让她手撑着石板，而后在她半推半就中再次进入了她。

在我们做了一小会儿后，卓泓的头发披散，发梢落到了石板上。由于她是两手撑着石板，因此，她让我帮她将头发撩起来。

我用手去挽她垂下的长发，手指触及石板，忽然感觉触到了一些凹痕，像是一些字。电光火石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块墓碑，只不过年久荒废，坟墓已经渐渐很平，没了隆起，天色又黑，看不清楚，因此我们都没想到，此刻竟然置身在一座荒坟前。

那一刻，我心里一阵恐惧。男女之间，一旦相熟后，彼此哪怕不需要任何言语甚至不需要对视，就能感知到彼此的细微变化，卓泓立即就感觉到了我的微妙变化，问：“怎么了？”

她才问完，似乎也立即意识到她手撑着的是墓碑，“雷，这里，这里是……”她回头看着我，因为恐惧，她的身子像筛糠一样颤抖起来。

奇怪的是，心灵的恐惧却让身体更为亢奋，仿佛要用更剧烈的摩擦来抵御恐惧，我低沉地咆哮着，将手也撑到墓碑上，狠狠地冲撞着。而卓泓，也仿佛被我感染，大声地喘息着，我们如同置身地狱的两个人，只剩下身体的彼此索取，此外一切只是空白……终于，我排山倒海地宣泄出来。而就在那一刻，卓泓全身抽搐着，身子几乎要软倒在墓碑上。

之后，我们仿佛猛然清醒，用最快速度赶紧收拾了一下，就三步并做两步，走出竹林。在将要迈出竹林的瞬间，我回头向那荒坟看去，只见一片黑暗中，墓碑泛着惨白的光，我心里忽然充满了不祥的感觉，我

预感我与卓泓，也许不会有好的结局。

但那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暗暗对自己说，哪怕前面就是地狱，只要能 and 卓泓走在一起，我也愿意。

我们重新走在机耕路上，依然喘息着，却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惧怕。过了好一阵，前面有灯光了，卓泓才低声说：“会不会不吉利？我们在那里……会不会打扰到死者……会不会我们从此被诅咒？”

我安慰说：“亏你是大学老师呢，还这么迷信，唯物主义白学了？人死了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怎么会被打扰到呢？何况我们也不是事先有意的啊。”

“但后来……后来我们都发觉了，可我们还继续……”

“那也怪不得我们啊，都已经做了一半了，即使停止，也已经打扰了。”我只好这么安慰。

“雷，其实你不用安慰我，我都想好了，在那一瞬，我也不想停，我就算再害怕，我也想要做完。所以，如果真的被诅咒，那也是我自作自受。”卓泓说。

我发现，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她不再喊我雷老师，也不喊我名字，而是只叫我的姓，一个单字，“雷”。我的心里涌起无尽的柔情，我再次搂住她，说：“如果真的有地下的世界，如果他们真的要诅咒，那我此刻对他们说，我愿意代替你受所有的惩罚。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主动骚扰你的。”

“别这么说，我也有错。是我没守住自己。”卓泓用手指压住我的嘴唇，不让我继续说。

月光下，寂静的机耕路上，我们默默对视着，我用唇吻着她的那根手指，而后，掰开她的手指，我吻住了她的唇。

过了很久，我才发觉，那是她第一次接受我的舌吻。在那之前，我

们什么都做过了，但却没有深吻过。我们的舌，之前从来没有交织在一起。

多年以后，我逐渐惊诧于恐惧的力量，我曾一直以为推动世界发展的，是爱与欲，但我后来才明白，还可以是恐惧。

人们有时候会因为恐惧而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如后来我曾与卓泓无数次讨论过我们为什么会相好，每次我们都会忘记一些理由，但又会找到一些新的理由，其中一次，卓泓说：“其实我在那文华学院时，那里那么偏远，我身边没有亲人，如果连一个爱我的人都没有，我会更加恐惧，从我父亲抛弃我们母女开始，我就很缺爱，我非常渴望有人爱我，这样我才不那么恐惧……”

那是卓泓唯一的一次说到恐惧，在那之后，她似乎忘记了一次说的，再也没这么说过。

但我想，这可能才是我会走入她的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恐惧。那个偏僻的远郊学院如同无爱的荒野，使她的内心有一种恐惧。她需要我的进入，来抵御恐惧。

其实想想也无可厚非，人性总是如此，在股市，人们所有行为的本源，不也都是贪婪和恐惧吗？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更注意到爱以及贪婪，把它们视为人类很多行为的起因，可是，多数人都很少注意到恐惧的力量，人们仿佛觉得恐惧是一个羞耻或者黑暗的因子，习惯于绝口不提。

45. 坏女人

自从那个夜晚在荒坟前肆意之后，仿佛打破了所有的戒律，又仿

佛反正将要坠落地狱，于是干脆破罐子破摔，卓泓终于被我带动，也越来越狂野地投入到了原始的欲望中来。

荒坟之夜过后的那个周末，卓泓回市里陪伴她母亲去了，整个周末，我几乎分分秒秒都想着她，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终于到了星期天晚上，我估计她回学院了，就约她去沓铺，她依然有些犹豫，说明天就要上课，但还没备完课。

我说：“到沓铺之后，晚上住我那，有很长时间可以备课的。”

她被我说动了，略微有些埋怨地说：“其实我也想见你，所以我今天下午就回学院了，可你下午却没联系我。”

路上，我问她：“既然下午就来学院了，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真的好犹豫，既想见你，又不想一错再错，本来甚至打算，这一星期都不接你电话的，可你的电话一打来，我的心就软了。”

到了沓铺，我本来想在街上为卓泓买点吃的，可是，她什么都不需要。进了屋子，没有开灯，也没说任何话，我们就开始做了。这次，做了很久，过程中，卓泓主动将腿弯曲在我肩膀上，采取这种姿势可以更深。在深深的进出里，卓泓突然说：

“我好喜欢和你做！好像有点糟糕——我可能已经离不开你了……”

我说：“就不喜欢我的其他吗？只是做而已吗？”

卓泓只是喘息，却不说话。

缠绵中，她的电话响了，她拿起，看我一眼，说：“是他打来的。”

“别接！”我说。

“我不接他会怀疑的，他很多心。”她看我一眼，我当时压在她身上，并无下来的打算，她推不开我，只好说，“你千万别动。”

而后，她接通电话。她与他，就在电话两端煲起了电话粥，而她的

身体里却还滞留着我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妒忌，也因为古怪的兴奋，我本来想继续动作，可是，卓泓哀求地看了我一眼，让我蓦然于心不忍，我轻轻地抽离，而后轻轻地挪开，最后不发出一点声响地走到客厅里去了，我不想听她与他亲密的絮语。

我在客厅里，听着卓泓的声音，我想如果我是电话那头的那个男人，她声音的镇静和亲昵，丝毫不会让我有任何怀疑。我忽然觉得女人多么可怕，仿佛天生就是演员。我又忽然想起简璐，在我和她出现感情危机之后，许多次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身边是否其实有另一个男人呢？我以前从不质疑，可我与卓泓的偷情，使我对女人天生的演技感到畏惧。

就如卓泓的男友压根也想不到自己的女友接他电话时还被其他男人压在身下，当初懵懂的我，何尝猜想得出简璐曾经不在我身边时的种种？

那一刻，我发现这个世间的所谓爱情，其实充满了与股市近似的不确定性，婚姻如同一件华美的睡袍，外表看着华丽，里面却布满虱子，许多情侣在婚姻中未必完全忠贞，而那些即便忠贞一生的夫妻，他们内心的欲望与不可见光的灵魂背叛，又有谁知晓？

电话打完，卓泓光着身子出来。我们在沙发上搂着彼此，她忽然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坏，不专一，是个坏女人？”

我说：“是我引诱你，是我坏。”

“是我不够专一，我想明白了，我就是个坏女人，这在自己未来的丈夫面前绝对不能表露，可女人也是人，也想一生中疯狂一把，尤其是反正已经被拉下水，就干脆当一回坏女人算了——现在，你既然已经知道我成坏女人了，那我就干脆什么也不掩饰了，就在你这里当个赤

裸裸的坏女人——我现在就好想，好想……再……做……”说完，她疯狂地咬我，而后骑在了我身上。

尽管疲惫，过后她还是去备了课，在备完课后，我们还做了一次。那个夜晚，多数时候我们彼此都不说话，就那么沉默地反反复复运动着，直到深夜一点多钟后，我们开始谈到了将来。卓泓说：“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和你做，我和他在床上，从来没有这样疯狂过，可是，他比你适合婚姻，而且，我以前一直想会和他结婚的。”

“为什么他比我适合婚姻？因为他是大公司的白领，而我是个穷教师，收入低很多？但我还在炒股啊，我今年炒股赚了不少。”我急切地对卓泓说。

“你不提炒股倒也罢了，一提炒股，我更觉得不放心，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因为炒股，弄得家败了，婚离了，只差没有人亡了……我爸1992年就开始炒股，起初赚了很多，他以为自己会成大富豪，把工作都不要了，但后来，他就不停地亏……终于把家毁了。”

“对不起……让你想起伤心事了。”我说，想劝卓泓，却又无从劝起。

卓泓撩了一下头发，接着说：“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我高二那年，大约是1999年3月，我爸亏得成天垂头叹气，家里那时已经很清贫了，连电脑都买不起，我爸每天晚上拿笔画什么‘股票蜡炬图’，有一天晚上，他画到12点了，还趴在桌子前画，我妈看不下去，好心走上前喊他休息，我妈的手刚搭到他肩膀，我爸突然像发疯一样将我妈一把推开——‘不要弄乱我的蜡炬图，不要弄乱我的蜡炬图’，我看见我爸像个疯子一样颤抖着把那些图叠起来，好像生怕别人把图弄走……那之后没多久，他们离婚了……我爸就这么从这城市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从此我就再没有了父亲，我和我妈的生活，过得……过

得，很艰难……”

说到这里，我看到卓泓的眼眶里已经莹莹地闪烁着泪光。我猛然明白，在这个春天我用电动自行车搭着她去沓铺，送她回去看她妈妈的路上，我第一次告诉她我炒股的时候，她看我如同看赌徒一样的眼神……

“所以，你如果说你真的爱我，那么，你能做到明天就卖光股票，从此不再炒股，让我感到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吗？”卓泓强忍着泪水，看着我问。

“可是，我的股票明明在涨啊，你别看最近其他一些股票没怎么涨，可我的那只中信证券啊，牛气冲天呢，每天都涨，我这时候卖了，不是跟钱过不去吗？”我迟疑着说，“我是希望以后再卖，多赚点，将来可以给你更好的日子啊。”

卓泓那强忍着泪水终于没再忍住，溢了出来，在2006年11月中旬的这个冬夜，她用那年春天的路上看赌徒一样的眼光，再次看着我，那目光再次让我受伤。她说：“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就像我爸当初也总是这么对我妈说，他总觉得他选的股票与众不同，一定能大赚，但结果呢，却只是不断地亏……你也一样，你们这些人都一样，只要炒股了，就不再是正常人了，我本来就不该对你抱任何幻想的，这样也好，我不再对你有什么幻想，不可能跟你有什么未来，我就干脆在你面前当一个荡妇吧，让我们从心底里彼此看不起对方，就可以把各自最不堪的一面暴露出来，然后，当有一天我结婚了，我们彻底忘记对方。你能答应我吗？”

“如果你完全不想和我有未来，我怕这样下去将来会万一伤害到你，要不，我们早点结束吧。”我仔细想了想，前几天那个荒坟忽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头脑里，我真的担心会不会最终伤害到卓泓，于是我说，

“如果我们不可能结婚，这样下去，万一哪一天事情败露，恐怕会很难收拾。”

“我也知道这样下去很危险，可是，我已经做不到现在就和你分开了。”卓泓说。

“我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我挺怕自己害得你身败名裂，两头落空。”我说。

“可我现在真做不到，”卓泓说，“我们就这么下去吧，走一步看一步。你知道有个词叫始乱终弃吗？”

“别那么说啊，我是担心你。”我说。

“你是坏人，想要人家，要完了就想溜之大吉。”卓泓忽然脸色有些潮红，她用唇堵住我的嘴，“不准你溜，要到我说分手才分手。”

“那你什么时候说分手呢？”我问。

“我不知道，等我发现你更多缺点以后，或者，等我激情过去之后。”她说，“我是个自私的坏女人，对吗？”

我说：“我从不觉得你是坏女人，何况即使是，我也一样爱你。”

“别说爱字。”卓泓看我一眼，“爱是要行动的，在你做不到为我卖出股票之前，我们就当一对狗男女吧，谁也别期望太高，这样就不会失望。”

第二天，我送卓泓回到学院，白天工作之余，我看了看股票，那是2006年11月20日，星期一，中信证券开盘后仅仅半小时，就上涨了5%，涨过了17元大关，稍微有点股票经验的人，除非发疯，否则不可能在这样明确的上涨趋势里卖出中信证券。我不得不摇了摇头，心想，卓泓，不是我不爱你，而是你实在不懂股票，非要把卖出上涨的股作为验证爱的尺度。

可同时，另一个声音在我心底里隐约响起——多年前，卓泓的父

亲，是否也这样想着面对她的母亲？而所有被股票迷了心窍的人，是否都不再与常人有着相同的爱的尺度？

炒股，不断地往股市里投入，是能上瘾的，即便不至于是毒瘾，但也类似烟瘾、酒瘾一样很难戒掉。瘾这个东西，其最大特点，是能给人带来迷醉，导致与无瘾的正常人，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甚至对于爱的理解，也会产生偏差。

在许多股民的价值观里，对金钱的判断尺度也和一般人有区别——股民认为钱不仅是用来消费的，更是一种生产工具，期望着用钱来生钱。

炒股是为了什么呢？显然多数都是为了挣钱；那么，挣钱是为了什么？通常人们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但绝大多数股民却恰恰最不舍得花钱。

我见过许多并不富裕的股民不断地将资金投到股市里，平时在生活中十分节俭，往股市里投却往往是几万几万的，眉头都不皱一下，并且，很少见他们从股市里提款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思想观念的变化，股民眼里的钱和常人眼里的钱，有着不完全等等的判断尺度。

这，却恰恰是不炒股的人，所最无法理解的。犹如白天不懂夜的黑，彼此之间必然误读。而这种误读，其实注定了我与卓泓最终必将会悲剧收场的，只是当时，身在此山中，我却浑然不觉。我不知道我与卓泓是一出悲剧，正在渐渐上演。

46. 贪婪

2006年进入12月后，中信证券的上涨更为明晰，一步一个脚印，

不断创着新高。

无论是股票还是其他，人们总是“卖跌不买涨”的，价格低的时候没人买，因为都怕以后价格更低；价格高了却迫着买，因为都觉得以后会涨得更高。

所以，在那样的时候，我卖出中信证券，就更不可能了。

好在卓泓没再过问我的股票，她不再跟我谈爱，专注于性的沉迷，似乎比我还要渴望高潮。

我永远记得，12月1日，星期五，她第一次主动要我。

那天的中午两点，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现在想来我这里吗？我同屋的其他几个老师下午全都有课，现在她们全出去了，就我一个人在。”

我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意思，那天原本下午我还有点工作，但也顾不上了，赶紧从办公室骑着电瓶车往宿舍楼赶。

到了卓泓宿舍房间里，她主动抱住我索吻。我一边吻她，一边移向床边，那时我俩第一次在白天做爱，尽管拉着窗帘，屋子里依然亮度相当高，我清晰地看见，当我进入卓泓的身体时，她的眉毛兴奋得扭曲起来。

那次，在做的时候，卓泓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想要我的？”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说。

“是岗培我坐在你旁边那次？”她问。

“不，比那更早，我参加岗培，第一眼见到你时——那时你根本没注意到我。”

“你好色啊。”卓泓脸色绯红地说。

我们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剧烈地起伏着，终于，快要临近高潮了，卓泓原本紧闭着的眼睛，忽然空洞地睁开，剧烈地喘着气，而后竟然翻

起了白眼，如同垂死的人一样——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在高潮的时候竟兴奋到这个程度。

过了好久，卓泓才舒缓过来，她说，刚才她几乎要昏了。

.....

那天下午，卓泓打算回城，让我送她到沓铺。

到了沓铺，等公交车的时候，卓泓给她男朋友打了个电话，但对方电话没充值，于是，卓泓立即买了张100元的电话卡，帮男朋友充上了值。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我表面上装作一如既往的无所谓，但目送她上了车后，我独自骑电动车回学院，处理之前没处理完的工作。路上，下起了雨，我本应躲雨才是，可我却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念头，继续冒雨骑在那条熟悉的路，我感到心里很不舒服，甚至可以说痛楚。

必须承认，我越来越吃醋了。我越喜欢她，我就越吃醋，虽然理智告诉我，其实我才是第三者，戴绿帽子的那个不是我，真正该愤怒的是他，白占便宜的是我，我应该偷着乐才对……可是，情感是无法作弊的，我吃醋了，我越来越爱她。

由于淋了雨，那个周末，我发烧了。吃了些药，独自回到沓铺，妒忌与病痛灼烧着我，整个星期六，我一直等卓泓的电话，可是她没有打来，我忽然感到沮丧，连药也不想吃，在床上躺了一天。

星期天中午，卓泓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声音嘶哑，她立即感觉到了。

“你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周五淋了雨，发烧了。”我说。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她说。

“你给他买电话卡，给他充费，也不避着我，我还有必要小心吗？你

想过我的感受没有？如果你完全不在乎我，我们分手吧。”我说，“我就是想病一场，作为一个结束。”

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而后挂了电话。

我想，也许我们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尽管，表面上看白占便宜的是我，按说只要是男人，都不该拒绝继续白占这种便宜。但问题是，我的心告诉我，我确实爱了，而既然是爱，肯定是要独占的，如果不能独占，那么我退出。

否则，我会很痛苦，这种痛苦超越性所能带来的欢乐。

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并没能如此结束。那天打完电话后大约两小时，卓泓就赶到了我沓铺的家里。她买了药，以及好多水果。下午，她还熬了粥，伺候我吃下去。

在那个傍晚，她第一次给我讲了和她男友的故事——她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在外企上班，当时他租的房子在她家一个小区，高三的时候，她已经出落得很漂亮，在小区里很引人注目，不知从哪天起，他每个夜晚悄悄护送她下晚自习，再后来，他给她买夜宵，买早点，在路上给她……渐渐地，他们熟悉了，但她不想恋爱，于是他非要认她做妹妹……之后，她考上了大学，她母亲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交学费，她大学四年的学费，多数是他帮着交的……

“所以，我觉得很感激他，我读大二的时候，把自己给了他，我一直以为，毕业后会和他结婚，没想到我刚毕业，正好碰到他们单位派他去上海……再然后，遇到了你。”卓泓叹了口气，说，“我一直觉得欠他很多，我一直想尽可能地补偿他，所以，一向只要我发现他电话忘记充电，我都会立即给他充了。那天也是这样，因为习惯，没考虑你的感受。”

“那你除了感激之外，很爱他吗？”我小心翼翼地考虑着措辞。

“我其实总是分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我对他，一开始单纯只是感激，后来是依赖，再后来，我想我一定会嫁给他，渐渐地就爱他了。可有时候我又时常问自己，这是不是就是爱？就如同，我不是很分得清爱不爱你，最初是你引诱我，可是我似乎也愿意被引诱，我不知道究竟是这里太偏僻，我太孤独，还是我身体里潜伏着什么，一直在等待一个导火线点燃……但我知道，和你做爱越多，我越觉得离不开你。”卓泓说，“所以我时常觉得我不够好，我觉得我对他忘恩负义，对你首鼠两端，我知道我太贪婪，两边都想要，既想以后还是陪着他慢慢报答他，又想在这孤单的日子里有你陪着我，我想要的太多……只怕，只怕我反而什么人都对不住，什么都会失去……”

“别太自责了，这世界，谁不贪婪呢？”我宽慰说。那一刻忽然感觉，其实何止在股市里人们是贪婪与恐惧的，在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细节，哪一处不是交织着贪婪与恐惧呢？这是人性，如影随形，我们谁也无法脱离。

卓泓听着我的宽慰，没再说话，只是低垂着头，充满了自责。

我爱怜地看着她，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她多一些快乐。

天色越来越黑，我们没有开灯，看着窗外的天空越来越暗，逐渐如同浓墨。黑夜总是如同死亡一样寂寥，但黑夜更如同不可测的未来，又如不可预测的股市，因其不可测，而更令人恐惧。

对我们的前途与未来，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们亦无所知……我们如同孤独行走在荒原里的两个夜行人，为了抵御恐惧，而抵死缠绵。

“不要……你还发烧呢……怎么能做……”她羞怯地推诿着，但一点也不坚决。渐渐任由我将她压在身下。终于，当夜色如潮涌动，快感也如潮水般泛滥，我们终于仿佛忘记了所有恐惧。

两个孤独而脆弱的灵魂，在夜幕下的床上辗转，却如同在黑夜的荒原里奔突。恐惧与贪婪的倾向是湮灭灵魂，而灵魂如何抗拒被恐惧与贪婪湮灭的命运？终我一生，我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然而直至今天，我依然未曾找到。

47. 三只鹰

不知不觉间，2006年的12月就快到末梢了。

2006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的大牛市之年，沪深股市摆脱长期低迷，走出逐波上扬的走势，令参与的股民无比振奋。

如今，曾经在2006年炒过股的人们，说起那一年，总是充满了留念、感激，以及无尽的回味。而那些在2007年以及更晚才开始炒股的人们，则对传说中的2006年大牛市满是向往、憧憬，以及错失的懊悔遗憾。

但实际上，2006年的股市，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赚钱，在行情如此火爆的情况下，是否所有的股票都表现很好？回答却是否定的。

在2006年的头几个月，迅速猛涨的是多数股民长期并不关注的有色金属股，当多数人还来不及反应，那些长期死也不动的有色股，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倍，在股民们的错愕中已经上了高枝，令人不敢追买。

而2006年5月中旬之后，股市还大幅回落，许多高位追进的股民被套割肉。

至于2006年下半年，尽管8月之后指数就一直缓慢而稳健地推高，但涨的主要是银行等大盘指标股，而多数股票其实整个2006年下

半年都在横盘震荡。

更准确地说,2006年下半年,指数之所以维持了漂亮的上升图形,主要得益于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中国石化和深万科等指标股。我之所以在2006年底大赚,是因为我满仓的中信证券,也属于金融蓝筹股的阵营之中。

尽管,在2006年中信证券表现并不惊艳,但也带给我相当丰厚的收益,我11月投入30万在14元多买进,什么也没做,甚至连高抛低吸都没做过,到12月底,它已经涨到了26元多,比我买价上涨了86%,我的30万轻松地变成了55万。

其实,像中信证券这样的大牛股,并非那么容易牢牢抓稳的,我之所以牢牢地守住了中信证券,也许与那段时间我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卓泓身上有关,这个外表端庄却又骨子里的欲望如同深井般的女人,吸走了我全部的热情,我做股票这么多年,唯一的一段真正做到“手中有股,心中无股”的时期,就是与卓泓热恋的那段时间。

那时,虽然我每天也会看看中信证券的走势,但我的心却在卓泓那里,因此,我完全没有被股票所蛊惑,无论大资金如何折腾,我压根没想过要卖,甚至懒得做短线差价,这,反而使我成为骑稳了大牛股的人。

而许多几乎与我同一时期买了中信证券的股民,却在那一个月里,被颠簸出局。

归根结底,是因为即便在牛市里,要骑稳牛股,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难就难在只要你关注它,就会被它的走势所蛊惑。佛家说:“旗在风中,动的不是风,是旗;动的不是旗,是心。”——不动心则已,一动心则乱。

而在股市里,如何才能不太对股票动心呢?实际上多数人都不可

能做到。我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做到了，本质上是因为对卓泓的狂热的恋情，将其他一切都冲淡了。

在2006年的冬天，我几乎分分秒秒都会想着卓泓。非常奇怪，我对简潞，尽管也曾深爱过，但从来没有如此炙热的情欲。

与简潞的爱，更像是我生命中一口清泉，在我初恋的单纯岁月里从我心田里冒出泉眼。我对简潞的爱更多地来自于心灵，而非肉体。而我与简潞之间，尽管是初恋的恋人，以及合法的夫妻，但我们的性爱却十分简单，甚至有些乏味。简潞美丽成熟的面容下，却有着近似小女孩未发育完全般的胸部，她对性爱缺乏主动性，枯燥的男上女下式构成了我们重复的机械运动的绝大多数。

可是，我的心，却又分明那么深地爱着她，人的一生中，只有在最单纯的年华，才会有那样的心与心之间完全不设防。

而一旦过了初恋季节，即使你再爱某个人，你的心也是有防备的。例如，我那时一直没详细告诉卓泓，我在股市里究竟赚了多少钱。

所以，当我审视自己，我能感觉到，即便在我对卓泓最为爱恋的时候，我的心也是设防的城池。当然这种防备绝对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对方。但尽管如此，永远不会是19岁那样的一马平川。

我们都已经回不到遥远的19岁了，于是我们的心，都悄悄地竖起了小小的篱笆，哪怕在我们的身体一丝不挂地胶合在一起时，我们也无法把那篱笆拆下。

因为岁月已经让篱笆长在我们心上了。它如同树的年轮一样，无法抹除。

但也许正因为心不再单纯明净，身体反而更在欲望中沦陷，所以我与卓泓的性爱，远比与简潞的狂热。

或许，在每个男人的内心，都潜伏着一头兽。然而社会规则如同篱笆一样，禁闭着我们内心的兽。

我看到遛狗的人牵着他们的宠物狗，擦肩而过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而狗与狗之间却很直接——毫无遮拦地去嗅对方的性器。

动物比人坦率多了。人制造了那么多的障碍，但那渴求交欢的心，和动物究竟是否有本质区别？所谓文明，其实无非是给性交规定了许多程序，如此而已。

动物的欲望比人简单，人的欲望如此复杂——性欲只是人的众多欲望里的一种，但人的其他欲望却又都脱胎于性欲。可是，更严重的是，人类那复杂的欲望体系，远比一个简单的性欲更为可怕，而正因其可怕，又不得不小心设防，彼此压抑。其压抑的手段，包括了各种道德、规则、纪律、法条……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姑且称之为“神圣感”。

当人越有神圣感的时候，越容易压抑欲望。19岁时，我遇到了简潞，初恋必然纯净，爱被放置在圣洁的高高在上的位置，以至于在那样神圣化的爱中，哪怕有丝毫的淫荡，都似乎是对爱的亵渎。于是我和简潞的性，总是温和雅致的。然而，这份纯净和温和，并没能使我们的婚姻维持下去。

而当简潞离开，我遇到卓泓，彼此的孤单和封闭的环境，被压抑的青春和无法释放的荷尔蒙，让我和她终于干柴烈火，从11月中旬到12月底，哪怕中信证券的不断上涨，也没给我的心带来丝毫激动，因为我所有的激动在那段时间，全给了卓泓。

我们越来越放肆地用身体索取对方，我们彼此是对方最渴望的天堂，却同时也是最畏惧的地狱——因为我们是背德的，我们在偷情。尽

管我们都常常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一事实。

然而，这真的能忽略掉吗？

2006年12月29日，星期五，那是2006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那天下午，我们都提前了一点下班，我照例骑电动自行车，搭卓泓去沓铺坐公交车。

卓泓坐在我后面，没怎么说话，仿佛在想心事。

“你在想啥心事呢？”我问。

“他……他元旦后就要从上海回来了……”卓泓说。

“是以后不再去上海了吗？”我问。

“不是，是元旦和春节连着休长假，春节后他还得回上海。”她说。

“哦……”我应了一声。

“我意思是，以后……我们，可能不能老在一起了。”卓泓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吞吞吐吐地说。

我没说话，该来的总要来吧，我心里一沉，忽然觉得骑电动自行车很累很累。

卓泓感觉到我骑得不稳，说：“要不，我们先到路旁田埂深处坐坐？”

以往，和她骑这条路时，我们有时候会骑到岔路深处的田埂，坐在那里，由于有灌木和庄稼遮挡，我们可以放心地亲昵。可这一天，坐在田埂上，我们久久都没说话。莫非，我们真的渐渐走到了尽头了吗……

“你在想什么啊？”良久，我看了看卓泓，她正仰着脸在看天。

“没想什么，我在看天上呢，你看，天上有三只老鹰……是老鹰还是鸽子？很少见的呢。”

我听着，也抬头仔细看了一下，冬季的天空十分干净，如同被冷空气凝固了的透明的蓝色果冻，在高高的天际，果然有三只鹰，本来两只

是一起飞的，突然第三只迎面飞了过来，并且渐渐擦肩而去。

我忽然没来由地想到自己，苦笑了一下，说：“我就是那第三只鹰，必然和你们擦肩而去的。”

“说什么呢，这不就是天上飞的鸟儿嘛。飞来飞去很常见的，你瞎联想啥啊。”卓泓随意地说。

可是，才这么说完，那两只鹰中的一只，就转身向第三只追去！

我们俩都惊了一下。这是真实发生在那个冬季，我们所看到的天上的一幕。

不过，它追了一小会儿，发现第三只并没有停，越飞越远，于是它就没再追了，它向之前同行的那只鹰的方向折过去，飞了一小程。我们以为它会继续追上去，可是，它不久也没再去追原先那只，而是原地飞翔，越飞越低。

“下面是个水塘，”卓泓说，“它会掉下去的。”

我说：“不会的。它是鹰啊，怕什么。”

而后我心里突然很难过，我在心里想，我真担心你也那样，真担心你两头落空。

“你在想什么？是怕我像那只鹰那样吗？”卓泓低声问。

“我绝对不能让你两头都落空，你至少得有一头。”我赶紧说。

卓泓微微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一开始就隐隐约约想到可能会有这样的结局，不过也好，我一直想陪着妈妈过的，没有男人，也并不见得就一定怎么样，我妈妈不也这么多年过来了吗？”

空气仿佛很沉重，我所能做的就是轻松一下气氛，我岔开话题，说：“Q市哪怕是我们这样的远郊，也很少见到鹰或者鹞，你说会不会是其他鸟儿呢？”

“肯定是鹰，一般的鸟飞不了那么高。”卓泓说。

“会不会是大雁？”我疑惑地问。

“大雁……大雁是在这个季节飞吗……我不清楚，”卓泓说，“只是好奇怪啊，竟真有这样的三只鸟，只怕我们把这鸟儿的事儿说给别人听，都没人相信。”

……

后来那天，我们在田埂上坐到天黑，仿佛要跟我诀别一样，卓泓死命地索取着我的吻和抚摩。“想不想和我在这里做一次？”吻得动情，她忽然说。

“还是别，毕竟离路也不远，万一让学院的人发现了可不好，那就成丑闻了。”我说。

“你怕丑闻吗？”卓泓眼睛亮亮地看着我问。

“我不怕，但我不愿意你有。”我说，拉起她，而后推着电动车走出岔路。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地想，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两头不靠。

那天送卓泓上公交后，我独自回了沓铺的家。没有开灯，在黑夜中坐了一个晚上。中信证券在那天的收盘价格是27.38元，我的账户资产变成了60万。也就是说，2006年，这神奇的一年，我在年初只有不到1万元，通过卖房炒股，到年底在另买了新房之后，竟然还有了60万元！

对于那些富二代们来说，60万根本不算什么大数目，他们衔着金钥匙降生，许多普通人毕生所能追求到的，无非是他们一出生就已经拥有的。

但对于我这样的草根，不得不说，从1万到60万，是一个奇迹，仿佛上帝是一个魔术师，悄悄溜进我的生活，给我变了个瞠目结舌的魔术，但这个魔术却并没让我多么欣喜，因为他还同时变了另一个更匪夷所思的魔术——

那就是：在我平淡的生活中变出了卓泓这样一个美丽而热烈的女人。

可是，此刻上帝却又打算将她变走，让她消失，仿佛从未来过，这巨大的悲伤，使之前的变出60万元的神奇魔术，顿时黯然无光。如果可以，我愿意交换。

但我知道，我没有交换的权柄，我压根控制不住这魔术般的命运。

48. 波罗

2007年元旦过后，中信证券迅速冲高，在1月中旬，冲到了37元，我的资金变成了76万元。但那几天，我却开心不起来，因为卓泓不再回我短信，也不再接我电话。有时候先是打通了没人接，再打却成了关机——“难道我那么惹你厌烦了吗？”我在心里默默地问，我不甘心，于是有一天，我从早上9:40打到晚上9:30，每隔一阵就打一次，那一天之内，大约打了100多次，但每次都不通。

那天中信证券涨势如虹，我本来很开心，但那100多次不通的电话，弄得我的好心情完全没了。

2007年1月16日晚上，我本来已经回了沓铺，但忽然特别特别地渴望见到她，哪怕是当面说几句话也好。于是，我骑起电动自行车就往学院赶。我知道那晚卓泓有课，但不知道是在哪间教室，我先是到了第一教学楼，挨着教室找她，但没找到，于是我又到第二教学楼，依然挨着教室找。当我穿梭在不同的教室，一间间找着我爱的人时，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当年我和简璐在进大学不久初恋时的懵懂和冲动。

终于，我在一间教室找到了卓泓。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上到讲台和她说话。可她却显得十分慌乱，和我走到教学楼走廊尽头人少的地方，悄声说：“你快走吧，我……我男朋友待会儿要来接我……如果他看到

了,不好。”

“啊,他来接你?”我吃醋地问。

“嗯……是啊,他在公司还比较吃得开,回成都期间,他们公司给他配了辆车让他用着。”

我还来不及多说几句,上课铃响了。我只好眼睁睁看着卓泓转身离去。

我没有离开,躲在走廊的僻静处守着,下课时,卓泓的男朋友果然来接她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比我年长几岁的样子,有点显老,并不帅,但看起来像个外企的中层干部,或许是因为在上海历练,显得颇有见过世面的气度。

他亲自来了教室接卓泓,或许就是为了让卓泓的学生们都知道他。可想而知,他应该也去过卓泓的系里,见过她的同事们……或许,或许他还去过她的寝室,向卓泓的室友们宣告他的存在……总之,我感觉他其实将卓泓看得很紧,生怕失去她。

而我,何尝不是怕失去她?只不过,似乎我已经无力更改什么。

下课了,我悄悄跟在卓泓身后,看着她和他一起亲密地走着,走到教学楼下的停车场,钻进一辆黑色的小车,是辆宝来。

汽车一溜烟走了,我依然呆呆地藏在教学楼底层的柱子后面,觉得自己卑贱而无能,如同一只土拨鼠。

等他们走了很久,我才昏头昏脑地骑着我的电动自行车,往沓铺的家里骑去。夜晚的乡村公路,没有路灯,有些地段路面损坏,颠簸得厉害,但换作平时,哪怕颠簸点,我也不会摔倒,但那晚,一不小心,我却摔了一跤。

更倒霉的是,那一跤把电动自行车也摔出了故障,我只好推着车,一路疲惫前行,回沓铺的家,已经是深夜。我筋疲力尽,忽然一个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我应该买一辆小汽车，或许，这样可以使卓泓对我刮目相看。

是啊，作为一个民办大学里的底层教师，无权无势，唯一的爱好和“特长”是炒股，可这份爱好在别人眼里是“赌瘾”，这份“特长”则只是我自认的，其他人并不真正认同，哪怕的确挣了些钱，但多数人只认为是运气好罢了。那么，我该如何体现我的价值和魅力呢？以前，我曾考虑过买辆汽车，但一直觉得资金宝贵，不可轻易减少股市里的本金。而在那个夜晚，为了尽最大努力挽回卓泓，我决定痛下血本，买辆汽车。

哪知第二天，也就是1月17日，中信证券竟然跌停，其实在那之前的几天，我一直想做长线投资，没太关心股价，直到打算买车，我才有了卖点股票的想法。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股市这东西仿佛是个活物，仿佛它能窥探到你的想法，我一有了卖票的打算，它居然立即给我来个跌停！

所以我当天就没卖，打算再等等，但1月18日，中信证券大幅震荡，起初我想等它反弹，卖出买车的钱就是了。哪知到了11点过后，突然跳水放量杀跌。若是依然如之前那样“手中有股心中无股”，每天只在晚上看看股价，那么，那天的杀跌我很可能丝毫不会在意。然而正因为想卖票，所以极其关注行情，眼睁睁看着它猛跌，利润急剧减少，加之当时大盘动荡，我担心到手的鸭子飞了，想要落袋为安，于是在那天的最低价31元出头，卖光了它。

虽然这次卖出是个很大的错误，中信证券从那之后略做震荡，就逐步回升，在2007年11月到过117元，如果一直能忍住不卖，那么只需要过10个月就是117元，我那30万能变成240万，遗憾的是我在31元就卖了，又一次错失了超级大牛股，但就当时来说，我的利润也还是很丰厚的，总资金变成了65万。

我提了12万出来,买了一辆大众“波罗”,买价10多万,加上购置税和保险什么的,花了接近12万,还剩了一点零头,拿来改善生活。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会觉得我买的车不很上档次。但在2006年,在我们那所偏远的民办学院,对青年教师来说,“波罗”已经算很有面子的车了。那时,即便是教授,买的私家车也无非是8万到11万之间的,我们系主任买了一辆8万多的“爱丽舍”,已经满面春风;我们青年教师公寓里有女教师,她的老公是银行的职员,经常开车送她到学院来,开的是一辆“云雀”,大约4万元,就已经十分得瑟,每次开车,远远地一挥遥控器,只听他手心里发出“哔”的一声,而后车门应声而开,引得不少青年教师十分羡慕。

可想而知,我买了价格接近11万元的“波罗”,在我们学院里,尤其是我们青年教师群体了,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

大家都纷纷打听我是怎么发财了。因为当时我们青年教师的月薪都只有不到3000元,即使节约点,一年也就攒得下一万三四千元,这意味着如果只靠工资,起码需要近10年,才能买得起“波罗”。如此一来,大家自然好奇,我也不隐瞒,坦白说是炒股赚的。

顿时,在我们学院的青年教师里引起了小骚动,大家立即联想到我在沓铺还买了房,纷纷猜测我赚了多少钱,各种“羡慕妒忌恨”接踵而来,还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地喊我“股神”,或者让我指点买买什么股票,甚至有并不熟悉的同事专程找我请教如何炒股……

正是那次,使我切身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牛市里之所以有那么多菜鸟源源不断地投身股市,正是因为他们身边涌现出“炒股发财”的案例,而那些案例往往都被夸大和发酵,从而起到更强的鼓动作用。

只要是人,当然都很享受这种被人尊重和神化的感觉,哪怕这个

“股神”是调侃的，也让我很是受用。我惊讶地发现，在2007年1月放寒假前夕，炒股忽然不再成为大众眼里“败家子”们才做的事儿了，甚至开始流行一句口号：“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话仿佛让所有人陡然有了紧迫感，连那些性格稳健的老教师，即便依然不愿买股票，却也买起了基金，动不动与人谈论“基金定投”的话题，让我这个老股民忽然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另类。

然而在我心里的更深处，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卓泓怎么看待我。世界即便在我前面铺开一条绽放鲜花的路，但路的那端如果没有她，我也会觉得毫无意义。

我发短信告诉卓泓，我买了车；我还曾特意开车在她下课后从她背后超过，在车窗里对她打招呼，如同一个孩子炫耀他的玩具……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卓泓似乎都并不在意。在公共场合，她总是淡淡地和我说话，神色平淡，仿佛与我从没有过私情。

这让我很伤心。你怎么可以如此淡漠？你怎么可以转眼间就将我推得那么远……难道，我这车也白买了么？我宁可股市本金减少，想要给卓泓一个惊喜，希望能让她意识到我是有能力给她一个幸福生活的。可是，似乎我统统白做了。

男人，若不能让你爱的女人为你喝彩，哪怕赢得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意义？

2007年1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后，在学院门口遇到卓泓，她正排队打算坐校车回城，那一瞬间我十分高兴，说：“卓老师，我载你回去。”

卓泓微笑着摇了摇头，客气地说：“我都已经排这么久了，马上就轮到我上车了，如果我搭你的车，这队我就白排了，雷老师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我没勉强她，开着车奔向Q市绕城高速，在高速上飞驰。那时，我开车也不算老手，差点追尾，吓了一身的汗，但心里却居然舒服了很多。

49. 琥珀

2007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晚一些，因此那年股市春节休假的日期，也比往年晚。

1月下旬的那段时间，我炒股很不顺心，31元多卖掉的中信证券，不久就涨到了39元，而我却已经买了其他股票，错失了它，每天懊恼不已。

也许因为心情烦躁，那些天我重新追涨杀跌，做起了短线，但亏多赚少。有时候，我对股市很失望——因为即便我们付出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即便我们确实在提高了自身水平，但是，我们依然会面对股市周期性的退步。这究竟因为股市如同“异形”一样会不断变异，使我们曾经的经验周期性的失效，还是因为追随股市需要机器般的冷静，但人却毕竟不是机器？

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感情。

感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但感情也恰恰是人类的软肋。正因为人有感情，所以在股市里永远不可能做到冰冷地面对所有细节，做不到绝对的客观，于是，每当股市这个“异形”发生新的变异，人一旦没有及时适应，其操作水平便会出现波浪般起伏。也许正因如此，许多人在投资的漫长道路上，一次次成功，却又一次次因某个在劫难逃的失误而回到起点，如同反复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

我曾经希望自己能修正这一点，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也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很难改变。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之所以炒股如此难以大富，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性固有的缺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改变。

于是，我们一次次在自认为水平已经提高后，依然会一次次折返。只不过，在大牛市里，因为错误买入的股票大多最终也会上涨，因此会遮蔽这种折返；而在熊市中，一旦买错股票，其杀伤力巨大，这种折返才会显现出惊心动魄的窟窿。

2007年的1月下旬，总体来说依然是人心思涨，牛市氛围浓郁，所以我尽管短线连连出错，但也损失不大，而且心里知道迟早会赚，并无担忧。让我烦躁的，不是股票，而是卓泓。我在心里无数次让自己放下她，但我根本放不下。

那年，由于春节来得晚，不仅股市放假晚，连大学里放寒假的日期，也稍微晚一些。

到了1月23日，期末考试才终于即将结束，陆陆续续已经有学生开始离校，但教师还要批改试卷、登记分数，我们当辅导员的则要给学生家长邮寄成绩单……所以，老师们多数还没离校。

想到还有几天就是寒假，将会有更长时间看不到卓泓了，我心里就有些发慌。那天，恰好我又发烧，吃了药，还打了点滴，可是效果不明显，全身发热，这更让我的孤独像山一样沉重。

我忽然想起上次发烧的时候，卓泓来看我，那时，我们是多么好啊！时间过去得并不太久，我们却如此疏远起来，恍如隔世，让我很是伤感。

一个人在虚弱的时候是特别需要关爱的，晚上，实在是太寂寞了，我忍不住给卓泓打电话，已经好些天我没给她打电话了，这次，庆幸的

是通了，并且她接了。

“我病了。”电话一通，我就像个孩子对着亲人委屈地说。

“啊？你要多保重啊。平时多注意点身体。”卓泓的话里还是有几分关切。

“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问。

“在学院宿舍呢。”她说。

“我太孤单了，想见见你，”我说，“反正今晚这么巧，他没接你回市里去，我们这么久没见了，无论如何我都要见你一次。”

“……”电话那头，她沉默好久，说，“你以前答应过，不纠缠我的……”

“可是我今天病了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但是，如果你实在不想见，那就算了吧，不难为你。”我说。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默。

屋子里信号不太好，为了怕听不清楚她说话，我特意走到阳台上。那里信号好些。

可是，即便在阳台上，电话里依然没有她的话音。除了电话本身的“掌掌”声，就再无其他。

但她似乎也不忍心挂电话，只是长久地没说话。

我叹了一口气，问：“你到底曾经爱过我吗？哪怕是一点点。”她依然没有回答。

我等了20多秒，将电话挂了。

走回屋里，我心里很凉。一男一女，当他们结束关系的时候，假如他们确定曾彼此相爱过，那么，他们是幸福的；假如他们确定从未有过爱情，他们是轻松的；唯独是在分手时回头一看，却怎么也看不清是否被爱过，那么，付出了爱的一方，多少有些辛酸。

过了一会儿，手机响了一下，卓泓给我发来一条短信：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喜欢过你，是真的，这一点你不用怀疑，没有感情我就不会和你那样，其实前段日子，我们都习惯了有彼此相伴，这些天我真的也常常想起你，只是现在既然他回来了，并要求我结婚，为了未来婚姻稳定，我现在就要把我对你的感情渐渐收回，这样对我们每个人都好，不是吗？”

我回了条短信：“可是，你到底爱他吗？如果不很爱，我担心你未来的婚姻不幸福。我现在炒股很成功，买了车之后，都还有40多万，今年也许我能到100万，我一定能给你幸福！”那是我第一次在短信里向卓泓说起自己股市里的资金数量，完全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实在已经乱了方寸，仿佛溺水的人，尽可能地抓住一根也许有用的稻草。但即便那样，我依然隐瞒了10万，买车虽然花了12万，但我其实还剩50多万的。与简璐的分手，房子在离婚时失去，令我永远地失去了绝对的安全感，哪怕在很想争取卓泓时，依然本能地打了一点埋伏。

但我其实也知道，卓泓并非一个容易为钱所动的女人。果然，等了半个小时，也没等到她回我的短信。

我忍不住，再次走到阳台上，拨了她的电话。

此时，已经是Q市的深冬，快10点了，夜幕已渐渐变得很深，夜风萧萧，我站在风里，风很大，我刚想说话，一股冷风猛灌进来，像一个冻僵的拳头直接塞进我喉咙里，令我窒息，以至于说不出话来。

我忽然决定，无论如何，我都必须马上见到她，当面向她说清楚。告诉她，给我一点时间，我将来肯定不比他目前的男友差，我要的时间不多——只需要一年！一年后，我资金大了，有了优裕的物质保障后，为了她我可以放弃炒股。

如果她不愿意给我一年时间，那么我也认了，想要当面听到另一

个回答——她“根本不在意我，从来没爱过我”，只有亲耳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才会死心，才会把她放下，然后忘记她，好好炒我的股，走我的人生路。

于是，我回到屋里，穿上厚外套，然后下楼，开着我的“波罗”，回了学院宿舍楼。10点半，我来到了卓泓宿舍门外，再次打通电话。

我说：“无论如何，我要见你，我想当面跟你说几句很重要的话。”

卓泓无奈地叹口气：“你要说，就在电话里说吧，我听着。”

我说：“可是，我现在已经到你宿舍门外了，如果你不开门，我就大声喊门，让你同屋的其他老师来开门，我豁出去了，大不了让人人都知道。”

卓泓慌了，赶紧息事宁人，说：“你别那样，他们都在各自房间里呢，我来给你开门。”

随后，门轻轻开了，往里一看，客厅黑黑的，卓泓在门口将手指竖在唇上做了个“不要发出声音”的手势，而后轻手轻脚将我让进了门。我脚尖点地进了她那间房子，而后卓泓轻轻锁好门，跟着我进来。

相隔这么久，我和卓泓终于再次单独相处在一间房子里，我之前准备的一大堆话，瞬间什么都说不出，我脑里一片空白，只是傻傻地看着她，我分明感到，自己的眼里溢出了泪花，这是真正的感情流露，我自己感受到了，她也感受到了。

卓泓明显地被感动了，她走近我，帮我擦擦眼睛，我一把搂紧她，然后开始吻她。

“别这样……别这样……”卓泓颤抖着在我耳边很细声地说。也许怕隔壁听出端倪，她不敢发出声音。

我沉默而执拗地刨开她遮遮掩掩的手，将她推到床上。她的房里是一张单人钢丝床，不宽，但勉强可以睡下两个人。

我曾经被她主动喊来过，并在那床上与她欢好，如今仿佛昨日重现，我们再次叠加在这张钢丝床上。我不断挑逗着身下的卓泓，她终于酥软地打开自己，如同不设防的城市，任我横冲直撞。

我与她，在这小钢丝床上，终于再次融为一体，起初，我们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但因为激动，卓泓自己反而忍不住摆动起来，导致钢丝床发出响声。

“别让床响啊。”我在她耳边悄声说。

“没关系，他们会以为是我男朋友来了，只要你不说话就是了。”卓泓悄声回答。

一听她这么说，我立即明白，那个男人也曾经来过这房子，并曾在这小床上和她……我心里燃起一股火焰，再不怕发出声音，狠狠地拍击卓泓水一般荡漾的身体。

卓泓也完全冲动起来，主动要求站着做爱，我们只穿上身，光着下身，在寒冬的夜里，我将她推到窗前，疯狂地站着做。我们从来没有那么真切地感到，彼此是多么迷恋对方的身体。

高潮过后，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对卓泓耳语说：“你不是一直不愿意我炒股吗？可是，目前行情很好，等我再炒一阵，如果达到100万，够咱们以后用了，我就退出股市，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不想为难你，你可以继续与他保持关系，但不要在一年内和他结婚，等我有100万了不再炒股了，你最介意我的一点也就消除了，那时你再做选择——或者，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并不爱我，那样我就死了这条心。”

可是，卓泓却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开始流泪。

我穿好了衣服，叹了一口气，准备悄声离开。卓泓却忽然从床头坐起，走上前来，从背后抱住我，轻声说：“别走。我们今晚好好地相守一个晚上，我好好服侍你，然后从明天起，我们互相忘记，好吗？”

“可是，你不怕万一被人发现？”我回转身，对她耳语说。

“你都已经进我屋里来了，怎么会被人发现，反而是你这时候出去，说不定碰到什么人，最好是清晨四五点的时候你走，就最安全。”她也耳语说。

“但……会不会……他，他……忽然来？”我说。

“不会，他虽然是休假期间，但这边公司有时候也喊他处理一些事情，今天他去郊县出差，电话里给我说了不来接我的，而且现在都已经11点了，这时候都没个电话，今晚他不可能来的。只是以后，你可千万别再这么冲动了。”她说，“我现在把手机关了就是了，没有任何人会打搅我们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

说完，她转身拿起手机，关了。然后重新投入我的怀里。

“可是……他……”我轻声沉吟着，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

“别说他了，此时此刻，我的眼睛里只有你，我的心里也只有你。”卓泓耳语着对我说，“我其实也是爱你的……只是，你出现得太迟。”

一边说着，卓泓一边主动帮我脱去衣服，如同小媳妇伺候丈夫那样，她温柔地服侍着我。我们再次倒在那小小的钢丝床上，我压在她身上，忽然注意到她房间里的梳妆台上，有一面大镜子，于是我下床，将梳妆台搬动一个角度，让那大镜子可以对着床。

而后，我们再次重叠，我让卓泓看镜子中的她自己。我清晰地感到她的身体一下子更兴奋了，我们像看电影一样做着爱，但电影主角是我们自己。然而就在那时，宿舍门被敲响，一个声音大声喊着：“小泓……小泓，开一下门啊，我来了。”

我与卓泓陡然凝固，仿佛瞬间被石化，又如亿万年前一对正在交尾的昆虫，被树脂包裹，刹那间成了琥珀。

50. 离开学院

由于卓泓所住房子的楼层较高，跳窗而逃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没人开门，但那也是不可能的，门还在无休止地敲响着，与卓泓同住的一位女老师去开了门，她一开门，就发出一声诧异的“咦”——我和卓泓刚才的声响毕竟太大，隔壁的人都以为是她男友，如今他却忽然站在门外，那位女老师的诧异显得非常夸张。

或许是那女老师的神情提醒了卓泓的男友，他立即一边喊着卓泓的名字，一边用力地敲卓泓房间的門，我和卓泓惊慌失措地下了床，开始穿衣服，卓泓在慌乱中还碰倒了桌子上的杯子，摔在地下，发出一声脆响，一下就碎了。

卓泓的男友已经开始用脚蹬门，卧室房门本来就不算牢固，只蹬了两下，就被蹬开了。这一切来得太快，那个瞬间，我刚刚穿好裤子和内衣，正在披外衣，而卓泓因为紧张，只颤抖着穿好了内衣内裤，连外裤都还没穿上。

我们就那样，陡然暴露在众人的目光里——不仅有她男友，还有同屋的另两个女教师，甚至还有隔壁套间里被吵醒来看热闹的两个男教师……

卓泓的男友冲过来，我以为他要打我，可他因为比较瘦弱，远没有我高大壮实，或许是他权衡利弊，估计打不过我，手挥到了我面前，却转向了我旁边卓泓的脸，很响亮的一记耳光。

如果他打我，我肯定不会还手，但他打的却是卓泓，我在那一瞬间，脑子里只有保护卓泓的念头，想都没想，就上前用力推开他，在紧

张中，用力过猛，将他推得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个刚才还凶狠的男人，见打不过我，眼神中忽然露出一一种悲伤却又怨毒的神色，他狠狠地盯着我，仿佛要用目光将我杀死。

“你走吧，”卓泓却忽然对着我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你还要把事情弄得更大，让全校的老师都过来看稀奇是吗？”

“可是……我……我怕我走了，他打你……”我也知道，继续待在屋里，对卓泓不好，可又放心不下。

“我了解他，他不会真把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卓泓哀怨地看我一眼，说，“我不怪你，我只怪我自己，你走吧，真的，我求你赶紧走吧。”

于是，我只好离开了。我下楼的时候，好些房间的门都打开了，大家都在好奇地张望……我知道，这事儿，明天就会全校皆知了。

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卓泓在第二天便主动辞职，离开了学院。我无数次打她的电话，一直是关机，并且，她不久后就换了电话号码。

我焦急地追寻着她，之前，我曾送卓泓回家一次，知道她家在哪个小区，只是不知道具体哪栋楼哪个单元。当卓泓消失后，我就立即赶到那小区，希望能守候到她的身影，其实，我并没想过见到她后说什么、做什么……我只希望能看到她安然无恙，我就会很开心。如果看到她脸上依然阳光，我就会很幸福。

可是，由于毕竟还要到学院处理放假前的事宜，并且还得炒股，所以，我也没太多时间等在那里。那些天，我并没看到她，反而是有两次看到了她男友，一次，我悄悄尾随他，到了一栋楼下，显然那就是卓家所在的楼了，这是一个90年代修的安置房小区，房子一律七层，像火柴盒一样密密地摆在面积并不太大的小区里，由于小区修建时间比较久了，树木郁郁葱葱，我藏身树后，一直等到她男友下楼，只见他走出

单元门，垂头丧气，当时我就感觉，卓泓并不在家里，她去了哪里，估计连他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又看到一次他男友，他依然单独地进去，单独地出来，依稀听到有中年妇人送他的寒暄，估计那是卓泓的妈妈，但没有卓泓的任何声音。此后，我蹲点在卓泓家楼下，确信卓泓的确不在家中。

为了将来有更多时间去守候卓泓，也为了避开学院里的是非，我很快也辞职了——经过那夜之后，我迅速成了学院里的新闻人物，放假前夕，只要我走在学院里，就有同事对我指指点点，有时候几个同事本来簇拥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一见我来，立即就散开了，并且都不说话，只是脸上带着诡异的笑。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他男教师对我浓郁的妒恨。

当时我本想立即就辞职，但给学生写评语、寄成绩单，这些工作十分琐碎，而且我不做，别的辅导员不了解我的学生，也无法写评语。因此我坚持到了正式放假那天。大约是一个星期后，向学院辞了职。

自从沓铺的房子装修好后，我的物品大多已经搬了过去，剩在学院房间里的东西本就不多，无非是一些常用的书，以及一点简单的床上用品，用我的“波罗”一车就轻松地装下了，我启动汽车，徐徐开离生活了一年多的学院。已经放寒假了，学院里一片萧瑟，风卷着残留的树叶，从树枝上滑落，仿佛我握不住的命运。

正是在这所学院里，我遇到了卓泓，并拥有了她，而今她已经不知去向，我短暂的大学教师生涯，也这么结束了。我再次回归为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爱侣的孤单的人。

好在我还有股市，它成了我最后的精神支柱，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股民。

在2001年到2005年的大熊市里，我虽然也一度短期地以炒股为

业,但那时我股市里的资金非常少,从来就没超过六万,多数时候只有两三万,最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几千,不足以靠炒股维持生计,因此,那时总得不定期地去找一找工作,即便有时候不做其他工作,也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职业股民。

而2007年2月,我辞职离开学院,当时的股市燃烧着牛市的激情,我的资金远比几年前多了,并且我相信能靠炒股获得比一般白领多一些的劳动报酬。我决心通过炒股改变我的生活,过上好日子,于是没再去应聘任何单位,炒股成为我唯一的收入来源,我成了真正意义的职业股民。

回顾我的一生,重点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进了省级机关,年纪轻轻就分到了福利房,并且与初恋女友结婚——所有这些,使我26岁之前,显得特别顺利,然而那时,我真的就幸福吗?也许在世俗的眼里,我应该幸福,我也承认那时的生活比之后的生活安逸舒适,可是,幸福毕竟是一种很私人的感受,我当时那么年轻,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假如我没去体验过更丰富的生活,一生拘泥在那样的小世界温柔乡里,我的内心将永远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失落。

至于2007年,从民营大学里辞职,我更是丝毫不后悔。那是我的一段生活经历,它带给我最大的意义是遇到了卓泓,如此而已。

在我的心里,我一直为追寻爱与自由而生,其他的得失,不是我衡量自己幸与不幸的标尺。

所以,我其实从没后悔从机关和大学里辞职,哪怕我没有庇护的生活充满了动荡和坎坷,可是,人难道不是应该为自己的心而活,为自由而活,为更多地感受这丰富的生命历程而活吗?

白驹过隙的短短一生,让自己多一些生命体验,即便因此少一些物质享受,少一些世俗的权势地位,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当然，人毕竟是社会动物，都渴望从社会里获得认同与尊重，而一旦成为职业股民，生活圈子就会非常狭窄，于是，我迷上了网络游戏，在那虚拟的游戏世界里获得友谊、尊严……但爱情除外！

那时的网络游戏里，盛行着“网络结婚”，一个人同时可以结无数次婚，在虚拟的世界里实现着现实世界里不可能有的际遇。由于“结婚”轻松而频繁，一个男玩家若是没有几个“网络老婆”，简直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我却一个“网络老婆”都没有，即便在虚拟世界里，我也为卓泓固守着我的感情，在炒股和打游戏之余，我唯一做的，就是躲在卓泓家楼下的隐蔽处，悄悄守候。但即便春节那几天，我也没看到卓泓进出过，她连春节也没有回家，彻底地消失了。

卓泓的男友也频繁地来这里，与我不同的是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卓泓家里，而我则只能躲避在暗处，但与我相同的是，他同样也找不到她。每次，看着他下楼，他的表情都十分黯然，让我忽然觉得亏欠他很多。我曾想过上前去与他好好深谈一次，但我又觉得无话可谈，我并不打算退出，在许多方面，我都可以将好东西让给别人——例如在单位当先进，或是奖金之类，但爱情不能，我从没想过要把卓泓让给任何人。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终于对简璐的那个副总有所释怀，我曾被第三者所伤，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成为了另一个人的第三者。万物流转，人间枯荣，许多东西，并不见得是理智所能掌控。

在守候时，每每想起卓泓，我都难免有些为她担心，但以我对她的了解，她是个很冷静的人，从父母离异后，就独立面对风雨，使她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我相信她不会做出傻事，而且，我见过卓泓的母亲几

次，她曾送卓泓男友下楼，从她的表情看，并没特别惊慌焦虑的神色，说明卓泓应该给她打过电话，报过平安，只不过，也许没告诉她目前住在哪里。

是的，卓泓消失了，如同一滴雨消失在水中，她仿佛要避开我们所有的人，又仿佛要避开曾经的生活。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会再次遇到她，只要我持之以恒，在未来一年甚至两三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去守候，总有一天能再见到她。

51. 感谢时光

2007年的春节长假是从2月17日开始的，我在父母家待了两天，陪父母过了新年，就回了沓铺自己的家。

股民们每逢长假，是最无聊的。与做其他职业的人不同，职业股民平时也相对自由，因此并无对长假的渴望。何况2007年春节前几天，股市一路上行，使每个股民，心里都暖洋洋的，充满了对节后行情的期待，也正因此，觉得漫长的假期特别难熬，多么希望股市早点开市。

我也如此，虽然高频率地去卓泓家楼下，要消磨不少时间，但也并非每天都去。在不去的时候，又无股票可炒，总觉得特别空虚。

2007年2月24日，股市还有两天才开市，但一般的上班族已经开始上班，那天傍晚，实在因为寂寞无聊，我开着车，仿佛是完全无意识，又像是潜意识里有什么牵引着我，来到了当年我与简璐的家附近。

回想起来，想要彻底对简璐无所谓，在很长时间里，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刚离婚时，我没有梦到过简璐，但离婚两年后，反而很多次梦到

她。我甚至曾经从睡眠中哭醒。

直到离婚五年过后，简潞才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但那段婚变的莫名创伤，依然无数次毫无预兆地裂开口子，使我疼痛。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我与简潞八年的感情，即便不说爱情，也已经有着至亲骨肉般的亲情，我把她视为最亲的亲人，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也视我为亲人，可是，她在离婚前既然已经有了那个富裕的副总作为后备，却还算计我那套唯一的房子，并且是在明知道我辞职炒股经济拮据的情况下。

我觉得简潞对我太刻薄了，我始终无法明白她为何能这样对我，甚至令我怀疑，我曾经以为自己被爱过的青春里，真的被爱过吗？

而这，就是我疼痛的根源。也正是这，使我久久无法放下。不知不觉中，依然来到了旧地。

这是我在买车之后，第一次来到了那条曾经熟悉的街道，正好是机关单位下班的时间，估计着简潞快回家了，我突然想看一看她，也让她看一看我。毕竟，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辆私家车，哪怕不算很高档，但这在2006年，还是让我内心略有点自豪的。

我将车停在路边，等了一阵，大约晚上6点，简潞果然款款地走来。她没有看到我，边走边若有所思。

2007年2月的那个黄昏，33岁的简潞依然并不显老，穿着带点韩国潮流味儿的宽腿牛仔裤，面容姣好如夕。但那一刻，忽然卓泓的影子叠加上来，在我的心里，一下子覆盖了其他，我忽然明白当你的心一旦真的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你才终于可以彻底不再爱曾经的那一个了。因为不爱，于是也就不恨了，甚至连争回一口气的想法也完全没有了，我忽然彻底失去了和简潞说什么的兴趣，坐在车里，将头埋在方向

盘上，等待她慢慢走过去，没有喊她。

我知道，我终于不再爱她。那一刻，我对简璐，终于不复有心痛。时光，终于以其强大无比的力量，彻底湮灭了我对简璐残存的最后那一点点爱。

我应该感谢时光，还是该仇恨岁月？

在那个黄昏，我终于感到，我的心，即便还会为一个人疼痛，也不再是简璐了。于是，等简璐走远之后，我火速地开车，朝着卓泓的家而去。

从那之后，即便股市重新开市，我也做到了坚持每天去卓泓家楼下蹲守。

2007年2月26日，股市结束长假，重新开市。

我想起卓泓曾说过，她男朋友春节后要回上海工作，果然，春节过后不久，我再到卓泓家楼下的时候，就再没看到过他了。

这给了我一个神秘的直觉，我意识到上天的天平终究还是摆向了这一边——竞争对手回上海去了，不能再来找她，而我依然在Q市，这使我天然地拥有了更多机会。

我仿佛受到了鼓舞一般，更频繁地到卓泓楼下“蹲点”。我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几乎每天，我早上8点起床，查看财经新闻，9点多钟打开证券软件，观察股市行情，有时也做一些操作。中午11点半股市休市，我就自己煮饭，12点半吃完饭，休息半小时，1点继续炒股。下午3点，股市全天交易结束，我就关了电脑，开着我的波罗，到卓泓小区附近，为了怕惊动她，我总是将车停在旁边小区里的停车场，再步行到卓泓家楼下。往往我要从下午，一直守到深夜……如此，坚持一两天不难，锲而不舍则绝非易事，我相信如果老天有心，那老天

也会被我感动。

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半年，时间不经意间到了2007年5月下旬，大牛市摧枯拉朽地上涨着，不可抵挡。2007年上半年是中国股市难得的一段最容易赚钱的时段，几乎所有股民都赚得盆满钵满，我的50多万很轻松地变成了120多万。

5月30日夜晩，大约9点钟的样子，我和往常一样，依然在蹲守。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林荫道下走过来。我激动地揉了揉眼睛，真的是卓泓！

在我内心深处，其实当时已经没抱多少希望了，我曾经想过，也许要等很多很多天，才能再见到卓泓，甚至也许要等好几年，可能那时她已经结婚生子，和另一个男人一同回来。我之所以还每天到这里等待，仿佛已经只是一种生活习惯。

可是，她就这样突然地出现，如同半年前她突然地从我生命里消失。而今，她重新走进我的视野里，仿佛她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我这才更清晰地明白，我有多爱她——因为在她消失的每一天，我都无数次回忆她，以至于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头脑里无比清晰，于是尽管半年过去，她在我脑海里却没有丝毫陌生。

52. 在一起

我曾经预先谋划过无数再见到卓泓时，我该怎么做，怎么说。

可真的当她出现时，我才发现之前的预先谋划全无意义——在那一瞬间，我充满了惊喜，想都没想，就从大树背后冲了出来，小跑着迎上前去，越来越近，然后痴痴地望着她，除此之外，我说不出一句话。

卓泓显然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在她家楼下看到我，她讶异地看着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今晚回来？”

我说：“我其实不知道你今晚回来，我只是——只是，我每晚都在楼下等你。”

“半年……你一直每天等我？”卓泓看着我，仿佛要透过我的眼睛，一直看到我的心底里去。我平静地和她对视着，我没有说谎，我的眼神可以证明一切。

终于，路灯下，卓泓的眼眶也慢慢地、慢慢地湿润起来，如同Q市初夏夜晚润物无声的细雨。那晚，她没有回自己的家，坐上我的波罗，跟着我回了沓铺。

彻夜的抵死缠绵，使我在那夜以及清晨，都没查看股市新闻，自然不曾注意到，正是在那个晚上，为控制股市投机狂涨的巨大风险，证监会半夜里临时出台了提高股市印花税的政策，2007年“5·30”之夜也因此成为证券史上重要的一夜，第二天，股市上千只股票跌停开盘，许多股票甚至连跌5个跌停板，小股民根本没有卖出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夜回到解放前”。

2007年5月底之前的行情，是罕见的普涨格局，几乎每只股票都价格翻倍，使每个股民都感觉赚钱如同弯腰捡起黄金一样简单，只要买了股票就能大赚，散户们个个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仿佛人人都是股神。但仅仅一个“5·30”之夜，就让我们悲哀地发现，小散户真的只是风里的草。

我也是那众多的没有能逃脱下跌的股民之一。在那次措手不及的暴跌中，我的120万一周时间亏成了70万。我当然很心痛，但也有着甜蜜，因为从“5·30”之后的第二天起，卓泓就正式答应了做我女朋友，随

后还带我回了她家，见了她妈妈。

六月上旬，卓泓给她妈妈说找到了工作，要住单位宿舍。但其实，那时她工作还没着落，住到了我家。她说，如果老是没工作，妈妈会担心的，她不想让她妈妈太担心她，也不想住在她妈妈身边，因为那样必然会接到前男友打到她家的电话。

后来我问过她才知道，原来之前的那半年里，她到她父亲那边去住了，她父亲已经在Q市200公里以外的F城定居，生活过得也不如意。F城是个农业小县城，比较偏远，靠近山区，没什么大企业，她在F城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之想念母亲，于是最终她还是回了Q市。

“难道你就只想你妈妈，一点没想我吗？”有一个晚上，我故意问。

“想……”卓泓的脸一红，“想咬你。”

“想他没有？”他，指的是她的前男友，尽管有些犹豫，我还是忍不住问。

“偶尔也想到他，但想你远远多过他，就是这段冷静下来的时间里，我发现其实我可能早已经渐渐对他没感情了，又或者，以前也只是长期相处的亲情，我和他之间一直没有我俩之间的这种激情，只是，我已经习惯了他，当那晚被他撞见后，我反而一下子全想通了，我觉得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和他继续在一起，将来心里永远都有一个疤，那么，还不如彼此给对方一条新的路，各自去生活。”

确实也是啊。我忽然想，会不会我对简潞而言，也是如此呢？或许在婚姻中，她就已经渐渐对我没感情了，只是因为长期相处的亲情而延续着相守的习惯，于是假如那位副总给了她激情，而我辞职炒股后的落魄又激发了矛盾，最终导致了她的离开？

见我走神，卓泓问：“你在想什么？”

“哦，没想什么。”我赶紧说。

“我还以为你在想那三只鹰呢？告诉你啊，其实我时常想起我们曾经看到的天上的那三只鹰，我总觉得那是上天在对我暗示什么，所以，我也想过，如果这次回来没遇到你，或者你已经另外有女人了，我就打算自己独自生活……”

“傻姑娘……我不是当时就跟你说过吗，绝对不让你两头不落。”我搂紧卓泓，说，“现在，我们都离开了以前的生活环境，我们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了。我们再没有任何负担，我会好好爱你，会一直对你好下去。”

“是永远吗？”卓泓仿佛有些不安地问，“可是，你现在也没其他工作，只知道炒股，股市最近又连续下跌，我好怕你万一哪天突然血本无归，就像我父亲曾经那样……男人一旦亏太多，就会没自信，你也许就会怀疑我，就会不再对我这么好了……”

“不会的！”我立即打断她的话，并打开电脑软件，让她看我的股市账户。这是我第一次在资金上对卓泓彻底毫无保留。我指着账户里的数字说：“过去这半年，我炒股水平大增，变成120万了，就算最近连续大跌，我都依然有70万，相信不久后就能到100万了，到时我就按你的要求，退出股市，就给你买钻戒，带你去Q市最好的金杏饭店吃饭，向你求婚。你看，我目前房子车子都有，股票也顺利，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卓泓看着我，微微地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这样，我不要什么钻戒，也不要去金杏饭店吃饭，如果你真有了100万，我希望你立即无条件将60万作为定期存款，存起来，即使要炒，也只拿40万继续炒，这样我才安心。如果你那时答应，我就嫁给你。”

我点了点头。

卓泓一下子就开心起来，挽起我的手，说：“那，我还要吃饭，不过

不去金杏那么贵的地方，就去‘巴拉烤肉’，我听朋友说好吃，只不过有点小贵，每个人得98元，以前在文华学院上班的时候我就想吃，可咱们学院工资不高啊，我还得每个月给我妈一些钱，所以，我就忍着一直没去吃，等你真有100万了，就在那请我吃，向我求婚吧。”

说完，她还孩子气地和我拉钩。

每个人都是需要有盼头的，尤其是女人，她们更喜欢憧憬未来，所以更需要有个盼头。只不过，卓泓的盼头却只是那么低，她那么容易就满足了，自从我答应了上述要求后，明显感到她对我更死心塌地了。

在同居的日子里，由于日常生活完全在一起了，接触更全面，我很快发现，卓泓成熟的外貌下，其实有着一颗很单纯的心，其实想想也是：她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了文华学院教书，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校园”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没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所以，她整个人，实际上是相当简单的，只不过她打扮成熟，而且平时对陌生人不爱说话，给人一种“水有点深”的感觉。而这，其实恰恰给了我机会啊。如果她大学毕业后进了Q市那些外资企业或民营大公司，或许早被成功的老板们撬走了，哪还轮得上我。

所以，我内心其实并非很自信的，我担心在我还没到100万之前，卓泓走入社会，立即被苍蝇一般的“成功男人”们包围，只怕以我“职业股民”的身份地位，很难与之抗衡。因此，我一直不劝卓泓去找工作。甚至经常打消她想找工作的念头。

除了以上自私的想法，我还因为确实觉得社会险恶，以卓泓的单纯，只怕容易上当受骗。

于是我经常说：“如今大学生就业很难，那么多人不都在家耍着吗？你再看看日本的女人，一毕业就都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其实你不见

得要去工作的。”

“可是，我真的很想找个工作，因为你一个人炒股养家，压力太大了，我必须给你分担。”一天，卓泓听我又劝她别去找工作，反驳我说。

“不要紧，男人养家是应该的，何况你也不铺张啊，靠我一个人，咱们目前也完全够吃够用了。等我过一阵到100万了，我们就每天大鱼大肉。”我放出豪言。

“但我每个月还得给我妈妈一些钱啊，这样她才更相信我在上班。”卓泓接着我。

我咬咬牙，说：“咱妈那边当然是该孝敬，这个也由我出！我炒股一个月现在能赚几万，应该没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我怎么能放心啊……如果你是做其他的，一个月赚几万，那我真不打算上班了，可偏偏你是炒股，一个月哪怕赚更多，也可能某几天忽然亏完先前赚的，你说哪个女人放心得下？所以，我必须也上班，这样万一你那边出问题了，这个家至少还有我可以撑一撑。”卓泓坚决地这么说。

我无言以对。虽然，在2007年夏季，我相信牛市并未结束，股市肯定能继续赚钱，可是，毕竟股市有风险，这即使是再狂热的股民，内心也不得不承认。因此，我又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是，我只好默许了卓泓去找工作。

那之后，卓泓每天早上坐车进城去求职，晚上回沓铺，美女毕竟是好找工作一些，三天过后，卓泓笑咪咪地告诉我，她找到工作了。

“是什么工作呢？”我当时正在看股票行情，从电脑上抬起头，问。

“在一家汽车4S店做销售！”她开心地说。

“啊，你卖车啊，不是听说必须有驾照才能售车吗？”我问。

“我是没驾照，所以我给那些来做保养的车推销汽车配件和车用装饰品啊。”卓泓依然很开心，“他们给的工资不低，提成也多，比我以前在文华学院教书的薪水高多了。”

“哟，这家店这么大方啊，卖什么车的？”

“卖路虎的。”卓泓有些兴奋地说。

我心里却兴奋不起来，眼神在电脑屏幕的股票图形上变得飘忽起来，心里暗想：“糟糕，那以后竞争对手如云，麻烦不小啊。”我非常不希望卓泓去那里上班，可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阻拦，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渺小。命运就像这股市一样浩渺，它从不由小小的我自己把控。

53. 路虎

卓泓去路虎4S店上班后，每天回来，都要向我絮叨她工作中的新鲜事儿。女人一旦爱上你之后，无论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姑娘，都会表现出喜欢八卦的特质，东家长西家短，如同螃蟹吐泡泡一样有讲不完的细碎事情，不让她说她就难受。我以前对汽车4S店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自从卓泓去那里上班后，就仿佛我派出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密探，打入了汽车销售行业内部，事无巨细我都一清二楚起来。

卓泓还会把一些她觉得好笑的事情告诉我，例如公司里有个销售汽车的男同事，每天总是偷偷窥探她，却又没胆子大大方方面对她；还有一个富二代，岁数才20出头，看样子刚从国外回来不久，非常腼腆，隔天就来找卓泓买一些路虎配件和装饰品，但问题是他开的并不是路虎，而是宝马。原来，一次，那个富二代陪他开路虎的朋友到4S店来，

见到卓泓之后，就着了迷，想多见见卓泓，于是也不顾自己的车不是路虎，频繁地来路虎4S店找卓泓买配件。

“哟，他这么有心啊，难得有这么痴情的富二代。”我有些酸酸地说。

“哎呀，你多心什么呀，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比我岁数小的小男生，你就一百个放心吧。”卓泓满不在乎地说。

我也相信，一般的男人并不能打动卓泓，而且她是个用情很深的人，一旦爱了，就会很投入。我也许在很多方面都不如那个富二代，但我幸运地在恰当的时间，闯进了卓泓的世界，这样的机缘巧合，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所以，我倒并不担心那个富二代能把卓泓从我身边夺走。

但是，我想，既然那个富二代能如此被卓泓神魂颠倒，必然还会有其他有钱并且又有魅力的男人为了卓泓痴狂，这样下去，只怕迟早会有麻烦。

果然，不久后，麻烦就出现了。

一个姓卫的老板看上了卓泓，展开了疯狂的追求。每天给卓泓送一大花篮的鲜花，还经常在中午不请自来，带着美食放在盒子里，送给卓泓加餐。

卓泓把这事儿吞吞吐吐告诉我之后，我有些生气，问：“那你吃了他送的菜了吗？”

“当然没有啊，我不吃他的，每次把盒子原封不动退给他，但他还是不停地送，而且有时候并不是他本人来，而是叫的外卖，让送外卖的直接给送过来，弄得我退也没法退。”卓泓说，“那些花，我也根本不要，但花店的人直接送来，我给扔在门外，还是每天不停地送。我也没辙啊。”

“有多久了？”我问，“这人干啥的呀，脸皮怎么这么厚？”

“有两三个星期了。”卓泓苦恼地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只听到别人喊他卫老板、卫总。他有两辆路虎，经常轮着开来做保养，我想避都避不开啊。”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说。

“我想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本以为他送一两个星期知难而退，自然就不送了，也没当是个什么大事，但他一直送，所以我才觉得不好应对，这不就给你说了吗？”卓泓委屈地说。

作为男人，到这时候还没担当，那也就不是男人了。我拍了拍胸脯，说：“这样吧，以后你每天下班，我都开车去接你。我们表现得恩恩爱爱的，让那个男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卓泓高兴地看我一眼，说：“成啊，我巴不得你每天来呢，你比他可年轻帅气多了。让他自卑自卑！”

“啊，我帅气吗？”我有些高兴，但又不是那么自信，自从迷上炒股以来，我就没买过特别贵的衣服，更没穿过什么名牌，所谓人靠衣装马靠鞍，我早已经没觉得自己有任何帅的地方了。

“你没听说过情人眼里出西施吗？在我眼里，你是最帅的。”卓泓轻轻地吻我一下，仿佛是鼓励我一般地说，“而且，你年轻啊，他是个小老头，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你就大大方方地每天来接我好了。”

那之后，为了彰显我的存在，我每天都去接卓泓下班。有几次，遇到了那个卫老板送车子来保养，他约莫50出头的样子，很瘦，个子比较矮，大约只有一米六五。而我身高一米八，在外形上确实要比他强很多。

但是，尽管如此，他却有一种从内而外的自信，或者说，这个瘦小的其貌不扬的老男人，却散发着一股装不出来的有钱有势之后的从容感，他的气场能压倒多数高大的男人。

即便在知道我的存在后，他依然按部就班地给卓泓每天送花、送中午的加餐。他并不避开我，但也不主动挑衅我，见到我时，只是礼貌地点一点头，平和中又有一种并不畏惧我的悠然。我有些愤怒，但他并无更进一步的行为，他所做的也完全不违法，因此我也拿他没办法，总不能冲上去揍他一顿吧。

我有时候想，是什么给了他如此嚣张的底气呢？显然，最主要的无非是钱。对此，我不服气，但我也因此更清晰地意识到，在社会上，一个男人必须更有钱一些，才能获得更扎实的地位，以及更多的底气。

于是，我悄悄在内心调高了股市赚钱的目标，原先是以100万为目标，如今调为了200万，因为100万实在太少了，除了炒股我又没其他特长，如果到100万就收手，莫非我此生就甘于只100万？还不如趁着行情好，多赚100万。至于卓泓那边我是有对策的，每个股民虽然只能开一个上海股市账户，但可以开多个深圳股市账户，我只需另去开一个深圳账户，把100万之外的其他资金转到那个新账户里进行操作，卓泓就不可能发觉。“心动不如行动”，我火速就去新开了个深圳账户，并为自己这神不知鬼不觉的高招欢欣鼓舞。

可是，尽管目标可以轻松调高，但要实现目标，却并非那么轻松。靠着我自己那70万资金，要3倍才能变成210万。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借鸡生蛋”。

2007年的大牛市，把无数以前不炒股的人，席卷进了股市。行情好的时候，乱买股票都能挣钱，因此许多新股民开始都是自信地自己炒股，但“5·30”之后，尤其是进入7月之后，尽管股市指数重新开始上涨，但赚钱却变得非常困难，许多经验不足的股民，靠他们自己炒股已经很难赢利，于是纷纷想找高手合作，代为操盘，民间的规则一般是：如果高手不负责包赚，则利润二八分成。如果高手负责包赚，则可以四六

分成。

由于我在熊市时期，就因交易额巨大而进了大户室，许多我们证券营业部是老股民，都听说过我的传闻。那些传闻多数都有所夸张，一来二去，许多人都把我当做了股神。早就有一些老股民想请我帮着操作，我以往都没有接受，而今，为了早点实现200万目标，我逐渐同意了，与几个客户签订了“不包赚，二八分成”的协议，开始代客理财。

起初，都还比较顺利，2007年7月下旬开始，股市逐渐摆脱了“5·30”暴跌的阴影，重拾升势。到了8月中旬，涨到了4700点，将“5·30”之前的4200点高位遥遥踏在脚下，我的自己70万元恢复到了90万元，帮那几位客户操作的账户，也赚了30%左右，由于这些自来找我帮助理财的客户资金都相当少，有的五六万，多的也就十几万，合计在一起，也才40万元，涨30%也就是赚12万而已，而我从这12万盈利中，提二成，亦即2万5，这对我的总收益意义不大，但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不由得憧憬未来，想象着自己虽然不可能成为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大师，但也至少可能逐渐发展为私募基金经理，或者成为知名的理财总监，有了更高的事业追求，顿时精神抖擞。

股市资金大幅恢复，并且又开启了代客理财的新事业，我自然更自信了，于是强烈要求卓泓从那家路虎4S店辞职。

我说：“那个小老头，不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每天送花吗？我们也不可能报警不让他送，但我们可以离开那里啊，现在我炒股也不错，你不上班我也能养家。”

卓泓犹豫了几天，说：“我不想你过得不开心，也不想你生活在怀疑担忧中，所以，我决定辞职，但辞职后我不想在家里让你养着，我想另外去找个工作。”

我当然同意。于是，8月初，卓泓拿到了7月的工资后，就辞职了。

我以为从此摆脱了那个可恶的卫老板，不禁笑逐颜开，而股市在8月继续稳健上行，仿佛一扇金色的门在我眼前打开，门外是铺了红地毯的星光大道，等着我前行。

54. 热潮

有人曾说，在这个世界上，金钱是男人的通行证，美貌则是女人的通行证，我曾经一直拒绝相信这句话。但看到卓泓仅仅在网络上递了几次求职简历之后，就很快被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聘用，我至少不得不承认，美丽的女人在找工作方面确实要容易许多。

2007年9月，楼市进入了最疯狂的阶段，尽管房价在高位继续不断攀升，但许多楼盘照样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在那时，当售楼小姐，收入是非常丰厚的。卓泓靠着出色的容貌，或许也借着一些运气，刚应聘上那家房产销售公司，就获得了参与销售一个热销楼盘的机会。

正如我之前对汽车销售行业完全陌生一样，我虽然自己买过并卖过房子，但纯粹是自用，从没动过炒房的念头，以前对房地产行业，可能比汽车销售稍微了解一点，但本质上也是非常的了解。但卓泓当了售楼小姐后，如同我又派了一个密探打入了房地产行业内部，许多关于那个行业的事情，我渐渐都知道了。

譬如说，售楼小姐们的底薪，是很低的，有的苛刻的公司，底薪只有800元，卓泓售楼的那家公司，还算对待员工不错的，底薪1200元。尽管底薪低，但还是有无数帅哥美女对置业顾问这个工作趋之若鹜，原因无非是提成丰厚，一般说来，哪怕只是全程参与一个中小楼盘的销售，每个置业顾问即便不是业绩特别好的，也能提成大约10万元。

“那还得了？现在的房子一开盘就卖光，不需要几天工夫，那么，一年假设参与卖10个楼盘，不就挣100万了吗？那不是抢钱啊？”我疑惑地问。

“当然不会有那样的好事啊，一般应聘到一家地产销售公司，往往在开盘前半年，就得去驻盘，房子没卖之前，全靠底薪，一般要等半年时间，终于等到开盘了，这才一下子赚到提成。所以，其实一个销售人员一年能有机会卖两个楼盘，就算不错的了。我是运气好，这家销售公司原先的一个置业顾问嫁了个美国人，出国去了，所以临时招聘，把我给聘上了，我这才碰上了一应聘就很快参与售楼的机会。”

我也为卓泓有这么好的运气而高兴，但我又略微有些不放心的说：“你啊，要么售车，要么售楼，尽做的是和富翁打交道的工作。这楼房比路虎还贵，只怕又有什么人会缠着你送花吧？”

卓泓撒娇地回答：“谁要你女朋友漂亮嘛，话说回来，也只有售车售楼的工作，才需要女人漂亮呀，我其实很想找个不看重女人脸蛋身材的好职业，其实正常的女人都不乐意把自己的美色当商品卖不是？但问题是那样的好职业我找不着啊。放心，我会对你忠心耿耿的，你要不放心啊，你可以每天来接我下班啊。”

我也乐得每天去接卓泓下班。实际上，职业炒股的生涯是枯燥的，每天早上要查看美国股市行情，以及了解国际、国内经济新闻，因此确实比较忙，难以抽时间送卓泓去上班，但下午3点股市收盘之后，的确是无所事事的。卓泓所卖的楼盘在Q市城区边上靠近沓铺的方向，从沓铺过去，大约12公里而已，汽车20分钟轻轻松松就能到。从卓泓去售楼后不久，我就每天去接她下班，很快和她们售楼部的人都认识了。

起初，我觉得卓泓售楼部的这些同事，比路虎4S店售车的那些同事，要好很多，至少没那么现实。她们售楼部置业顾问一共六名，只有

一个是男的，其他五个都是女的。每当见了我，都嘻嘻哈哈地跟我打招呼：“帅哥，又放心不下你女朋友，来查岗了？”

我回答：“哪里是查岗啊，接她下班。”

“哟，卓泓好幸福哦，男朋友天天风雨无阻来接下班……”她们叽叽喳喳地说。

当她们问起我的工作，我不想撒谎，说是职业炒股的，意外的是，竟也并没被歧视了，她们甚至向我咨询股票。我这才发现，到了2007年9月，城市里的人几乎已经全民炒股了。连这些以往从不关心股市的售楼小姑娘，也听各自身边朋友的推荐买进了股票。她们对股票似懂非懂，一听说我炒股经验丰富，纷纷问东问西，尽管都是一些刚入门的炒股问题，我依然耐着性子，热情解答。

人是终究容易受到身边人影响的，由于其他售楼小姐都炒股或者说都买有股票，成天工作之余就是聊一些股票“小道消息”，终于把历来反对炒股的卓泓也给感染了。这天回家，她对我说：“我们楼盘8月卖得特别好，9月又开了一次盘，刚好我赶上了，今天发提成，我这两个月一共得了5万提成！”

“啊，那么多啊！真不错。”我也为卓泓高兴。

“我想……干脆我留1万备用，把4万块放到你账户里，你帮我买只股票，免得大家都在投资，就我不投资，好像跟不上时代发展似的……”卓泓期期艾艾地说，仿佛为她以前激烈反对我炒股而有些不好意思。

我大为震惊，这就是以前那个毫不犹豫地反对我炒股的卓泓吗？我猛然意识到，当人置身于一个大环境的时候，那种环境里集体性的迷醉，比亲人或爱人的劝说，都更为有效。怪不得希特勒能掀起德意志全民族的癫狂，当一种集体性的氛围一旦笼罩住每一个人的时候，最

坚定的反对者也会突如其来地改变观念，而且远比你以为的要容易。

2007年9月的股市，就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给全体股民打了一剂麻醉针，并且以传销般的力量，不断吸引着周围的人陷入股市。但那段时间，却恰恰可以说是我和卓泓在一起之后最幸福的日子，俩人关系和睦，她工作顺利，我炒股也顺风顺水，连卓泓刚投入不久的4万也增长了5000。甚至，卓泓的妈妈对我也越来越欣赏起来。

每个周末，我都陪卓泓回去看望她妈妈。但卓泓一直没告诉她妈妈我是职业炒股的，而是说我在一个民营企业上班，是公司中层。后来才补充说，我业余投了点小钱炒炒股，因为卓泓父亲痴迷炒股的原因，她妈妈从来对炒股都是非常排斥的。一度劝我：“连小钱也别往股市里投，安安分分过日子多好。”

但是，到了2007年9月底，连卓泓的妈妈，也仿佛“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主动找我谈起了股票，原来，一起和她每天傍晚跳“广场舞”的李阿姨，最近也买了股票，还赚了几万元，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摧枯拉朽的，这令卓泓妈妈坐不住了，她因为自己完全不懂股票，但又不想错过这份“全民大餐”，于是主动提出，将她多年积攒的8万元私房钱，投入我的账户，让我代为操作。

这不由得再次让我由衷折服于大牛市那种无可抵挡的席卷力量。

“赚了，也给你提成。”卓泓的妈妈开心地说，“我心不贪，就是觉得银行利息太低了，我这8万，半年能赚个两三万，就心满意足了。”

“哎呀，说什么提成啊，赚了都是您的，亏了我负责！”我打着包票说。

“那我就更放心了，我就当存半年或者一年定期了，你啊，不要压力太大。”卓泓的妈妈说。

“压力不大，不大，您投的只是8万，哪怕亏了也亏不了多少，我现

在啊,马上就百来万资金了,退一万步说假如亏了,您的亏损肯定是第一时间弥补上去。”我保证说,“您的钱,我看得比我自己的还重,无论如何,不会给您亏了。”其实那时,我已经有120万了,但我担心卓泓喊我从股市撤出部分资金,因此隐瞒着,嘴上说的是接近100万。但实际上坐拥120万资金,并且还能从客户那里分到6万来元提成,这都大大增加了我的自信,我完全不相信那8万块可能会亏,认为是稳赚的。

更重要的是,我把卓泓妈妈的这次投资,当做了一个改变她对股民观念的机会,急切地盼望着通过为她大幅赢利,来让她对我更有信心。而她呢,在2007年9月的氛围下,其实也压根没想过亏损的可能。

的确,那是股市最疯狂的一段日子,指数已经涨到了5500点,股市的热潮激荡着每个人的大脑,据说某个偏远县城,在闹市里拉出了条幅,写着“抢劫不如去炒股”,以此规劝那些试图犯法抢劫的人弃暗投明,可见当时全社会对炒股的狂热。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股市在那时,已经进入了疯狂的最末梢。

55. 飞蛾扑火

股市每次的顶部,都是在多数人并未觉察时,悄然出现的。2007年10月中旬,股市创出了6124点的新高,这在如今看来,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在当时,市场弥漫着“必将冲到10000点”的观点,几乎每个股民,都相信即便到不了10000点,起码也能到8000点。那么,此刻才6000点,与8000点还隔着遥远的2000点距离,怕什么呢?因此,股民们在那时,依然前赴后继地涌入股市。

然而,历史大顶却正是这样,悄然无声地降临。

先是在5500点上方盘桓了半个月，从11月的第一天起，正式一路下跌，连个像样的反弹都没有，一个月时间就跌到了4800点。我的资金再次回到100万以下。

整个11月的股市，是压抑而郁闷的，我的心情变得灰暗了一些，在当时，也并没意识到股市会就此坚定，以为无非是正常的年底调整，稍微忍忍就过去了。我依然每天去售楼部接卓泓，只不过脸上没以前那么灿烂。

而售楼部的氛围，也突然变了，如同季风已经改了方向，售楼部里以前常见的欢歌笑语，陡然就没了。我一问才知道，从10月开始，楼房就卖不动了，11月更是全售楼部只成交了两单。置业顾问们靠提成吃饭，陡然失去了以往丰厚的提成，顿时情绪不高了，何况他们的股票也全都套住了，有些股票还是我给推荐的。虽然也没怪罪我什么，但再不像以前那样见面就笑脸相迎了。

以前就曾听人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之前售楼部工作繁忙的时候，我倒并没感觉到，但11月售楼冷清之后，那几个售楼小姐，成天没事干，坐在冷冷清清的大厅里，就开始彼此嚼舌头了。

一次，我给卓泓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结果，售楼部的小张，夸张地尖叫着说：“啊，现在都还有女生穿‘花花公子’啊，这个牌子都烂市了，尽是街货，而且也不是女性的牌子，哎呀，你男朋友太老土了。”卓泓回家后，就表示不穿这双鞋子了，我很纳闷，问了几次，卓泓才不得不告诉了我。

那个小张，据说是给一个搞建筑的老板当“小三”，但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平时经常吹嘘她“男朋友”开的是奔驰车，以前我就有些看不惯她，似乎她也看不惯我，但当时我给她推荐了股票，所以彼此表面上还是融洽的。但自从推荐给她的股票大跌之后，她就换了一副嘴脸，

经常对卓泓说：“你那么漂亮，找这样一个没钱的男朋友，实在是亏大了。”我是听她们售楼部另一个售楼小姐小刘转述，才知道小张在背后竟然这样说我。而且，我那时才得知，早在我刚开车到售楼部接卓泓起，小张就时常嘲笑我开的是“波罗”，说这在国外是保姆买菜的时候开的车，哪有大男人开波罗嘛！

小刘的话我是信的，她对我一直比较友好，因为她经常搭我的顺风车。她们几个售楼小姐，有的男朋友很少来接，有的每周接送两三次，其中这个小刘，还没交往男朋友，因此我之前接卓泓回家的时候，经常顺路把小刘也送一程，所以，小刘似乎比较感激，对我一直相当客气。

然而，11月底的一个傍晚，接上卓泓和小刘后，我听到她俩闲聊。卓泓说：“不是昨天张姐给你介绍了个男的相亲吗？你满意不？哎呀，你就别挑来挑去了，那男的据说不是还不错吗？”

小刘不屑地回答：“他啊，开的是辆帕萨特，我要找的男朋友，最次也得开宝马3系，7系我就不期望了，5系我也不强求，但3系我总是配得上的吧？”说完，她自己忽然也意识到了什么，立即沉默了，没再说话。

直到那时，我才终于深深感到，原来售楼这个圈子，比售车那个圈子还要世故，还要虚荣，还要势利。可是，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也许社会一直就是如此，只不过我之前太天真。又或许之前股市的狂潮暂时遮蔽了许多东西，而股市一旦变脸，许多人的脸也就跟着变了。

那次，送小刘下车后，我心里第一次动了买辆好车的念头。

可是，当时我自己的资金，已经再次回到100万之下。虽然代客理财操作得不错，回落之后还是赚了一些，但自发找我的那几个股民资金量都很小，所能分到的提成因此也不是大数字，对我的总体收益意

义不大。

恰在这时，我们证券营业部的客户经理，主动给我牵线，说是介绍资金大一些的新股民让我理财。那时候，行情越来越难做，有许多新股民资金不少，但赚不了钱，于是请客户经理帮忙介绍民间操盘手，客户经理从中可以收取一点中介费。这在当时比较盛行。

这一类客户，往往资金量在50万到100万之间，算是散户里资金量比较大的，至于合作方式，有的是往往希望本金能不亏，在包赚不赔的基础上，哪怕给操作者分五成的利润，他们也是愿意的。还有的则愿意和操作者无论盈亏都“四六分成”，即：赚了，操作者提四成；亏了，操作者承担四成的亏损。

那时，虽然我11月亏损了一些，但在2006年到2007年两年里，我确实靠炒股赚了很多倍，自己也信心爆棚。加之2007年11月跌幅不小，而12月一直小幅回升，显得非常稳健的样子，给人感觉是不久后就能有2008年的春季行情。于是，我签了四个“四六分成”的协议，四个账户加起来是280万资金。这意味着，我帮他们操作账户，如果赚了，我提利润的四成，但如果亏了，我也将承担四成亏损。

这样的协议，其实是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但在当时，两年大牛市里我赚了许多倍的真实战果，助长了我的盲目，而渴望更多财富的欲望遮蔽了我的眼睛，我一心只想赚得更多更快，希望自己也能去买一辆宝马、奔驰。仿佛是被迷了心窍，我飞蛾扑火般朝着危险飞去。

我忘记了在遥远的1996年，激流勇退的老田对我说过的话：“不要因为一时的暴富就以为自己是天才，我们每个人，如果有了大收获，都不妨仔细想想，这究竟主要靠你的才能，还是主要靠你恰好抓住了某个大的机会，如果是后者，你最好学会及时收手……”

多年之后我想，我错就错在没学会收手，不懂得取舍和进退。

飞蛾扑火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只是我当时浑然不觉。站在时光河流的此岸，我们谁能看到彼岸的一切？命运如同早已张开的血盆大口，在前方的必经之路上，陷阱般等待着我，只是我却还浑然不觉。

56. 股灾

怎么也没料到，2008年1月15日开始，股市莫名其妙一阵劈头盖脸的暴跌，比2007年11月的下跌要犀利多了，简直没有丝毫喘息机会，仅仅半个月时间，就从5400点跌到了2月初的4000点。跌得太快，我和多数人一样，甚至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套住了。

但其实，那时的氛围，依然是乐观的。一方面，牛市思维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认为牛市里必然会有正常的回调，如同不久前的2007年“5·30”大跌那样，不久后终究会再涨起来，甚至创出新高。另一方面，牛市末期被卷入股市的那些新股民，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们普遍受到股神巴菲特传奇股市的影响，买了股票就没打算一两年内卖，所以刚跌的时候，哪怕跌得不少，也满不在乎，甚至根本不关心股价。

卓泓和她的妈妈，就是如此，她们并不太关注股票价格的变化，知道股市跌了，但并不清楚跌这么深，她们只是偶尔问我一声：“听说最近股市跌了啊，你给我买的那股票，是不是也跌了？”

为了避免她们担心，我一般这么回答：“嗯，稍微跌了一点，但很快就会涨起来的，放心好了。”

然而，情形却并没有好起来，而是越来越糟了。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这是股市极其灰暗的两个月，几乎每天都跌，但每天跌得并不

多,给人一种随时可能反弹的希望,正是在这种希望中,我一直不舍割肉,总认为一旦割了,亏损就真的兑现了,那么,就再等一等,靠着耐心,也许能等到柳暗花明。只不过,期待中的柳暗花明并未出现,股市却跌到了3000点。不知不觉中,仅仅几个月时间,股市竟然已经腰斩。而我,以及多数股民,如同温水里煮青蛙,已经跳不出来。

关于温水煮青蛙的典故,是这样的:有一口锅,锅里有水。如果水是沸的,把青蛙丢进去,它虽然会被烫伤,却会本能地尽最大努力一瞬间蹦出来,但是,如果那锅里的水起初是常温,然后慢慢用火烤,渐渐加热,青蛙就不会觉察,等青蛙感到水的温度较高时,往往已经蹦不动了。

2008年4月,我就是那蹦不动的青蛙,我自己的账户资产,已经缩水成62万,短短半年时间,我由120万变回了62万,多么巨大的落差,仿佛那58万巨款并不曾失去,而是从来就不曾有过。而我账户里代存的卓泓那4万元所买股票,市值缩成了2.7万,更糟糕的是卓泓妈妈那8万元股票,竟然只有4.1万了。

与此同时,我最早代理的那几个无需保底的账户,也都基本上由曾经盈利,变为了平均亏30%,而我后来代理的那280万要包赔的账户,我做得比自己账户更为谨慎,因此没有一直死扛,处理得灵活得多,但在下跌时多次进去做短线抄底,导致平均损失了20%,也就是亏了56万,我需要承担四成损失,即需要赔付22万。

但熊市下跌的第一阶段,其实多数人依然是抱有幻想的,包括那几个请我理财的股民,也都相信不久后能赚回来,所以,心态比较稳定,并没催我支付赔款。卓泓和她妈妈,也并没过分焦虑。因此,我虽然因资金大幅下降而有些自怜自艾,但坚信不久后一定能将损失挽回,并没觉得股市有特别巨大的压力。反倒是生活中再次出现的一个人,

令我如鲠在喉，十分难受。

这个人，就是卫老板。

有的人，仿佛是一条蚂蟥，怎么也无法摆脱；还有的人，如同附骨之蛆，你以为早就摆脱了他，殊不料他却又突然出现。

2008年4月的那段日子，我因为股市大跌，心情非常压抑，加之售楼部的那些置业顾问，有的因买了我推荐的股票损失惨重，对我渐渐有了许多怨言，于是我没再每天去接卓泓，有个下午，我却接她时，意外地碰到了当初在路虎4S店天天给卓泓送花的那个卫老板。

不过这次，他虽然依然每天让花店送花给卓泓，但他本人并不每天都来纠缠了。而且他对我采取了拉拢的策略，而不是如上次那样倨傲。也许，他终于意识到了我对卓泓的影响力很大，怕我让卓泓再次辞职，那么，他就又找不到她了。

古人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虽然很讨厌他，但当又一个下午，我来售楼部，在门口遇到他时，他主动说：“小伙子，听说你姓雷啊，我喊你小雷好不好，哎呀，我想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这样，这旁边有家咖啡店，你的卓小姐反正这会儿还没下班，我请你到咖啡店坐坐，聊一聊，你看怎么样啊？”

我觉得，如果不去，反而像是怕了他，于是就点头同意了。

“我啊，可不是故意到处找你女朋友，你说巧不巧，我本身是做建筑的，和你女朋友上班那个楼盘的老板合作过很多次，大家都知道，今年房地产不景气，连累我们建筑业也跟着倒霉，那个老板欠我的工程款拖着一直不给，后来他说，银行业在催他还贷款，他现在实在没多的钱给我，愿意拿这个在售楼盘的7套房子给我，抵消拖欠我的工程款，我想想，也没别的办法，就来现场看看这楼盘，没想到，居然就把卓小姐……哦，你女朋友，给遇到了，就是上周啦，哎呀，我可是真高兴啊！”

一落座，卫老板就点燃一支烟，自顾自地说起来。说到这里，他似乎觉得有点不妥，瞄了一下我的脸色，赶紧解释说，“小兄弟，你可别多心，我对卓小姐，纯粹就是一种欣赏，你看，我都50多了，当她父亲都够了，我没女儿，看着她那么可爱，就当她是干女儿，所以来给她送送花，我是广东人，我们广东那边送花很平常的，以前呢，看她在4S店那边中午伙食那么差，就给她送点吃的，你看这边售楼部伙食好，我就没送午餐了，所以啊，小兄弟，你完全不必多心啊。”

我听他这么一说，倒也有些将信将疑。也许，真的只是我太多心，他真的只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并无邪念呢？这么想着，我也就对他客气起来，气氛渐渐变得融洽，我们聊起了别的，他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老实交代：“职业炒股的。”

“哦，投资家啊！”这位卫老板，可能真的是见多识广，一反常人听到“炒股的”所普遍容易流露出的轻慢，反而十分尊重我，并称呼我为“投资家”，令我受宠若惊。说实在的，不管别人恭维我什么，我都并不会特别在意，但如果尊重我炒股这个职业，我会充满感激。

随后，卫老板不经意地说，他以前赚了钱，也不知道怎么花，就只好拿来买房，如今他名下的房子实在太多，加之2008年楼市很糟糕，他也不打算再买房了，但手里恰好有另一个建筑工程收到的结算款300万，闲置着也是闲置着，不如让我帮他炒股。

我一听，当然一阵惊喜，因为那时，觉得股市腰斩下跌，短期内跌这么深，是罕见的抄底机会，但苦于没资金来抄底。此刻，上天如此厚待我，竟然将一个财神，这么轻易地就推到我面前，我小心翼翼地问：“那，怎么分成呢？”

卫老板喝了一口咖啡，大度地说：“我虽然没怎么炒过股，但我不少朋友都委托别人理财过的，据我所知，一般承担风险是四六分成，不

承担风险是二八分成,对吧?”

我点头。

卫老板呵呵一笑,说:“但既然你是卓泓的男朋友,我是希望卓泓好啊,所以啊,对你也不算计,我这300万,你帮我操作,亏了,你只承担一成风险,赚了,你却能提三成利润,你看,这样够优待了吧?”

我连忙说不行,不能白占这么大的便宜。但卫老板豪爽地一挥手,说:“我资金多,放在这里的只是个小头,我也没指望靠着300万赚多少,也就是想扶持你一把,你就别争了。”

在感激中,我当天就在咖啡店和卫老板手写了协议,一式两份,约定等卫老板把账户交给我之日,就生效。而卫老板也十分守约,只过了两天,就把他的账户交给我打理。那天正好是2008年4月30日,股市大幅反弹169点,令所有被套牢的股民为之欣喜若狂,我一边在心底感激着老天给我好运,让我在底部意外获得一笔资金助力,并且这笔自己所需要承担的仅仅是一成的风险!我内心想的全是那三成的收获,毫不犹豫地在那天将300万满仓。

随后就是五一节,节后的第一天,股市继续上涨,虽然涨得不多,但卫老板那300万,也轻松增长了6万,我暗自想,资金量大了就是好,哪怕只涨了2%,也是6万,比许多低收入者一年的工资都多。同时,我又悄悄盘算,股市已经跌了一半,假设下半年即便仅仅反弹20%,这300万也能赢利60万,我提三成,就是18万,而且这并不费力,在股市已经深跌之后能有资金抄底是运气,深跌之后赚钱简直就是手到擒来。为此,我忽然觉得卫老板一点也不可恶,甚至,他反复出现在卓泓身边,其实是上天派他来带给我好运的。

只不过,这一次,我不仅看错了行情,更看错了人。看错行情,是我没意识到2008年的下跌并非通常的下跌,而是一轮前所未有的股灾,

因此不可用以前的经验估测底部；看错人，是我没料到人的心，可以如此自私、残忍与贪婪。

禅宗六祖从五祖手里接过袈裟之后，披星戴月，连夜潜逃，以免被他人追杀。从古到今，我们听到无数充满浪漫主义的豪言壮语，但是，我们多数时候却不曾意识到，这个世界是由无数自私的心灵所组成，当六祖拿到袈裟时，就意味着其他的人失去了荣耀和法杖，这样一个跳出三界外的佛门还充满了自私和贪婪，更何况我们的尘世。

57. 罪人

2008年5月，股市几次装出仿佛要向上反攻的样子，其实这也是合理的，因为过去几年里的任何一次下跌，但凡跌了50%之后，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大反弹，无非是反弹多少的问题。但2008年却不同，6月初，股市最终并没反弹，而是忽然变脸，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深渊般的下方俯冲而去。

人们常说，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但其实，股市比人变脸更快，仅仅又过了三个多月，由夏天变为秋天，股市却已经进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在10月下旬，居然匪夷所思地跌到1800点去了。相对于一年前的6100点，股市整体上跌去了70%。这还是因为许多指标股拖住了指数，而真实的情况是多数股票一年之内跌了80%。

这时候的我，可谓众叛亲离。以前认识的几个朋友，以及卓泓售楼部的同事们，他们曾一再央求我推荐股票，也多多少少曾经赚过，赚的时候没分给我丝毫，有的甚至连一声感谢都没有；而如今亏了，则仿佛我成了罪魁祸首，对我冷着脸，似乎我是祸害了他们的仇敌。

那几个不包赔理财的客户，纷纷收回了账户，取消了我的操作权。有的叹息自己“遇人不淑”，鬼迷心窍让我这个“半桶水”为他们理财，有的摇着头说“自认倒霉”，然后深深地看我一眼，带着恨意不甘心地离去。我其实很想辩解说，“大行情如此糟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们即使不是让我操作，而是让其他人操作，或者是你们自己操作，照样也会亏这么多，甚至也许会亏更多……”可是，这样的话，我显然说不出口。我只好像个罪人一般埋着头，忍受着对方的怨恨和嘲讽，默默承受。

其中，最让我难过的，是一位老人，他也是一个老股民，靠着菲薄的退休金过活。他酷爱炒股，但水平很低，一直亏。早在1999年，就在证券营业部认识了我，后来，我坐进大户室之后，他是散户大厅里最早吹捧我、把我“神化”的散户之一，他是真的以为我很厉害，以为我在当年就由区区几万炒到了50万进了大户室，因此他发自内心地崇拜我。这次委托我理财，他也是最积极的一个。然而，最终我却操作得这么差，让他本来就只剩的5万本金，亏掉了3万。虽然按照协议，我无须赔偿，但是，在和他解除协议的那天，我还是从自己的账户里，取出了2万元，悄悄赔偿了他。他起初不要，但我硬塞给他之后，他还是收了，而后看我一眼，说：“你是个好人，只是这股市真的做不得了，对了你，你放心，你补偿我亏损的事情，我不会给其他任何人说，否则，都来找你要赔偿，你也受不住啊。”

我惨淡一笑，和老人分手。回去路上，我细细算了一下，尽管我不断通过短线降低成本减少损失，但自己的账户，那62万只剩32万，额外给了老人2万元补偿后，我就只有30万了。卓泓和她妈妈的资金都是买了2007年9月最红火的牛股，之后做长线一直没动，结果跌的幅度都非常大，卓泓的4万买的是“驰宏锌锗”，已经只值7000元，她妈妈

的那8万,买的是“中金黄金”,变成2万了。

实际上,自从8月份之后,我就没再告诉她们真实的账单,而终于,纸再也包不住火了,当股市进入最低迷阶段的时候,一种来自股市的恐慌开始向着四周辐射,终于让那些并不太关注股市的“外行人”,也被恐惧感染。卓泓的妈妈问明情况,顿时高血压犯了,病倒在床,并且没能好起来,而是住院了,住院后,她拒绝见我,她说,见到我只会更生气。

卓泓呢,对于她那缩水成几千的资金,倒没说什么,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上班,一边要到医院照顾她妈妈,一边还要承受我巨大亏损的现实,她整个人一下子就憔悴了。

福无双至,祸却历来不单行,当股市跌破1800点那天,那几个和我签订了盈亏都“四六分成”协议的委托方,再也无法淡定了,纷纷来找我,要求终止委托理财协议,并赔偿他们的损失。当时,那280万,在我非常谨慎操作的情况下,依然亏了120万,这在那轮大熊市里,其实算亏的比例很少的了,但按照协议,我也得要赔偿48万,但是,我哪里还有48万呢?房子一时之间卖不出去,车子已经不值钱,就算我卖掉那辆“波罗”,也只能卖7万左右。加上我自己剩余的本金,砸锅卖铁短期内也只凑得齐37万。而我如果不全额赔偿,其中一个让我理财的,是个小老板,据说和黑社会认识,威胁我说,再不及时赔偿,就要剁我一根手指!

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许久不曾联系我的卫老板,忽然打电话给我,我以为他也是来催我赔偿的。因为他投入的那300万,尽管我做得更小心,只损失了20%,但由于本金大,20%的亏损就是60万,即便我只需要按照协议赔偿6万,但也是此时的我力所不及的了。

真可谓是山穷水尽,仿佛炒股这条路,我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的

人生，似乎也走进了死胡同。

令我略感意外的是，卫老板并没在电话里提赔偿的事，而是请我和卓泓一起去吃饭。

吃饭的地方，是Q市最豪华的“金杏饭店”的包厢。傍晚，卓泓下了班，我就去接她，一起去赴宴。路上，我的心情沉甸甸的，我猜测了饭局中的各种可能，但我依然没猜到，卫老板竟然会那样的厚颜无耻。

“金杏饭店”不愧是Q市第一饭店，非同一般的豪华，以至于我走进去都有点怯场。我曾经许诺带卓泓去吃饭，但事实上我2007年炒股达到100万时，却并未带她去吃。而这次，却是靠着另一个老男人，我才与卓泓得到这里吃饭。这让我的内心，充满了伤感与内疚。

包厢比大厅更为奢华，却又透着一种刻意的低调，仿佛暗合了如今流行的“低调奢华有内涵”，我们吃着饭，我大致讲述了自己目前股市的资金情况，包括那几个催债的债主，我也都坦白说了。然后，我看着卫老板，说：“卫总，如果今天你是来催我赔钱，我是压根就没有了。”

卫老板点燃一支雪茄，悠然地吸了一口，看着我，说：“就算我这边暂时不催你，那你其他代客理财的麻烦，怎么解决？你目前是如何考虑的呢？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你出点主意。”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心里很乱。目前，哪怕是把我卖了，也还不了他们的钱啊。”

卫老板接着问：“你对目前股市是个什么看法？”

说起股市，我倒是理性多了，我全面分析了一番，而后总结道：“不仅是中国，全世界股市历史上，但凡短期内急速下跌80%，都必然有大反弹，所以，目前的1700多点即使不是底部，也应该是离底部非常接近的区域，只要忍住不在目前割肉卖股票，那么我肯定最多半年之后，资金就能大幅回升，甚至可能扭亏为赢。”

卫老板点点头，说：“也就是说，只要你能挨过这个坎，你完全可能翻身。对吧？”

我一愣，说：“是啊……但是，就算你不催我清仓赔钱，其他人都怕继续亏，怕变得一文不值，都在逼我清仓赔偿，这个坎，我是挨不过了。”说完，我忽然在心里想，要不，先逃跑躲一阵子，等股市过几个月好起来，我再出现……

仿佛懂得“读心术”，卫老板看我一眼，说：“你是不是想，干脆跑路？”

我悚然一惊，觉得这个老男人，似乎什么都能快人一步，看得很通透，通透得令人恐惧。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跑路了，那些人去找你女朋友的麻烦，怎么办？男人要有责任感啊，不能让自己女朋友受这么多风雨。而且刚才听你说起，卓小姐的母亲也病在床上了，你得争取把老人家的养老钱先给还上，让老人安心，她的病才能好，或者至少避免她的病进一步恶化……”卫老板喝了一口饮料，淡淡地说。说得如此合情合理，连在一旁一直沉默的卓泓，也点了点头。

我听了，也默然认同。同时我也想起，就算我把那几个客户的账户密码修改掉，然后我隐居躲起来，但那几个客户是可以凭身份证去修改账户密码的，改了密码之后，他们自己照样会卖股票，卖票后的亏损，照样会找我承担，这样，对于我想挨过这次大跌，并无实际意义。正思考着，耳边忽然传来卫老板的声音：“我倒是有个好办法，既然小雷你这么看好股市不久后有大反弹，其实你操作所亏的比例并不多，要怪只怪这破股市跌幅太大，一旦真有你预期的反弹，也许你就能扭亏了，所以，我也建议你挨过这轮下跌。为了表示支持，我委托你的那个账户，不强迫你现在清仓，咱们继续合作，什么时候账户赚钱了，什么

时候咱们分利润，没赚之前，我不催你。”

“啊，太好了……可是，其他那几个客户……”我沉吟着。

“其他几个客户，也好办，你让他们明天或后天到我公司找我，我用我公司资产给他们写担保书，为你操作账户担保半年，这半年里约定他们不催你，如果你真的股市有水平，看准了目前不久就能有反弹，那半年应该够了，如果半年都没反弹，那说明你炒股水平确实也不行，那你早点认清自己，换条道路，也未尝不可。”

卫老板说得很有条理，而且也确实在为我着想，令我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惊喜。但同时，我意识到天下并无白吃的午餐，于是，我停顿了片刻，还是忍不住问：“卫总，谢谢你这么支持我，我想问一下，您需要我付出什么条件呢？”

卫老板微微一笑，挥了挥手，让包厢里的女服务员退下。

包厢里顿时只剩我们三人，仿佛一下子安静起来，包厢的顶灯非常璀璨，仿佛水晶和钻石一般，闪耀着高贵纯净的光芒，使得整个包厢有一种贵族般雍容的氛围。就是在这种高贵的氛围里，卫老板淡淡地、没有丝毫羞耻感地、仿佛谈论着天气一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了一句：“我的条件是，你让卓泓陪我睡一个晚上，择日不如撞日，例如今晚，就可以。”

在那一瞬间，我先是仿佛耳朵听错了，随即耳边仿佛响起巨大的轰鸣，再随即，我试图站起来，冲上去给这个依然毫无羞耻感地微笑着的老男人一记重拳，但是，卓泓用她的手，轻轻地，轻轻地，压制住我。

只听卫老板补充了一句：“卓小姐，我很尊敬你，我知道如果我单独请你来吃饭，你不会应约，我还知道你不会忍心看着你男朋友陷入绝境。另外，我愿意明天另给你8万元，你母亲不是焦心养老钱的安全吗，你拿去先给老人家，让她安心，比什么药都管用，虽然我也觉得小

雷判断股市将要反弹很可能是对的，但你们年轻人可以赌，你母亲那样的老人，让她陪着你们赌，是一种残忍。这8万算我借给你们的，但不必打借条，你们以后要是赚回来了，愿意还我，我高兴，万一股票没能赚回来，还不了，我也认了。”

提到她的母亲，卓泓的眼睛湿润了。而后，她转过头，静静地看着我，很平静地说：“亲爱的，你觉得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我没有说话，如同傻了一般，这突如其来的匪夷所思的局面，令我呆若木鸡。

“那要不，你先回家去，等我，我明天就回来。”卓泓像安慰小朋友一般，对我说。

我依然没有说话。

“这样吧，卫老板，我跟你先走吧，我不想看着自己的男朋友那么尴尬。”说完，卓泓轻轻地起身，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了一下，走出了包间。

卫老板也离开了。只剩下我，独自在这低调奢侈高雅的包间里，我觉得在刹那间，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罪人，而包间则成了一个牢房，我被无形的手关押在这牢房里，麻木地痛楚着，连呼吸也艰难；又仿佛我并未被关押，而是被放逐在世界尽头的荒原上，我的耳朵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四周是死亡般的寂静。

58. 雨滴

据说人太痛苦了，就会忘掉某些记忆片段。我正是如此，一直怎么也不记得，那天我究竟独自在包间里坐了多久。但我记得，从金杏回到

家时，我竟然忘记自己是开车来的，于是我没有开车，而是走路从城市走到郊区，然后在夜晚走了15公里，回到沓铺。

我也忘掉了第二天卓泓是什么时候回家的。

我甚至还忘了她回家后，我对她说过什么。不过，我记得她十分淡定，就像什么也没发生，对于刚刚过去的那一夜，她回家后只字不提。

我把卫老板的电话和公司地址，告诉了我那几个理财委托人，后来，他们果然没再来骚扰我。卓泓的母亲，渐渐也恢复了健康。但我怎么也不记得是哪天她老人家离开医院的。

对于生活里的突如其来遭遇的许多变故，我的记忆片段很不完整，但对股市的一切，我却记得很清晰。例如，我记得10月28日那天，股市跌出了1600多点的最低点位，我还记得随后的一两个星期，我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抄底，我决定把车子卖了，尽管这辆“波罗”卖不了多少钱，但至少是我的一个态度，表示我也在尽最大努力扭转现状。

那辆车卖了7.3万。去二手车市的时候，我是开着车去的，等卖了车之后，我就只能坐着公交回来，短短几个小时里交通工具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内心却非常非常平静，并无丝毫落差。

真的很平静，我的心底里没丝毫抱怨，默默承受，因为我知道抱怨也没用。

我记得，在某本书上看过这样一句话：“不要轻易给人述说你的不幸，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真正在意不幸的人。”所以，更勇敢一些吧，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一直向前，如果有一天你走不动了，那是因为你已经上了天堂。

在2008年股市最低迷凄惨的那段时间里，我并无惧怕，因为我已经是一个罪人，由于我不可原谅的罪过，导致自己深爱的女人被推入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身边……既然如此，既然这样的痛楚与屈辱都承

受了,那么,什么都不可怕了,我只管走,一直往前走——在2008年,我就是这么想着,终于挨过了股市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随后的一切,都顺利得令人惊讶了。我对股市见大型底部的判断,事实证明完全正确,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7月,股市从最低的1600多点,涨到了3400多点,翻了一倍,许多股票则从低位回升了不止一倍,给卓泓母亲买的是中金黄金成为反弹的龙头之一,在2009年涨回了2007年的高位,我卖出后换为其他股票,而后操作强势股的短线,曾经的8万在最低变为2万后,到2009年12月变成了10万,翻了5倍。

卓泓的驰宏锌锗,反弹幅度也很高,我在大幅反弹后换为中小板的股票,2009年10月也使卓泓那4万扭亏了。

而我自己的30万,在最低位增加了卖车的7万,合计37万,这37万,从2008年11月到在2009年底,靠着操作中小板强势股,变成了220万。

另外,按照“四六分成”协议操作的那280万资金,在最低处缩水为160万,2009年7月就做到了500万,不仅回到了280万的本金线,还帮那几个客户合计赚了220万,我分几次,陆陆续续提成了80万。做得最好的是卫老板那个300万的账户,由于接手的时间已经是2008年大跌腰部位置,加之做得很谨慎,因此最低位时亏损幅度也不大,只亏了20%,2008年11月,那个账户从240万做起,到2009年7月,做到了700万,盈利400万,我按照协议,分了120万提成。但我只要了110万,另外那10万,归还当初卫老板给卓泓母亲的那8万借款,其中的2万我算是那8万的利息。

就那样,由于我准确抓住了2008年11月到2009年的大反弹,并且做到了在低位没割肉斩仓,还保住了客户,于是,仿佛变魔术一般,到

2009年7月,短短八个月后,我的资金量达到了410万元。这是我以前这一辈子,所从来不敢奢望的数字。

股市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当行情不好,你没做对的时候,简直可以把你逼死。而一旦你挨了过去,正确判断了反弹,并抓住了反弹,你可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由濒临破产摇身一变,再次改变你的命运。可以说,股市是唯一的一个能让平民百姓在很短时间里迅速改变经济状况的地方,也正因此,才会尽管人人都知道股市风险巨大,却依然有人前赴后继地投身股市。

然而,我的幸福感,却并没能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长。

首先,是我和卓泓之间,虽然依然同居,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很少做爱了,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是卫老板给了我心理阴影,但我在卓泓面前每当脱光衣服,我会觉得自己很肮脏,或者说,我觉得我自己的灵魂很肮脏,这使我抬不起头来。我越是想避免回忆,却越是无法忽略曾经的屈辱。我清楚地知道这对卓泓很不公,可是,我的身体不听我的指引,它面对她时,越来越萎缩,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会不会最终阳痿。

可是我的心里,却是那么地爱卓泓,比之以前,有增无减,同时,巨大的歉疚感,使我总想弥补她。

2009年7月,我意识到股市可能会有风险,因此终止了全部代客理财的合作。并将自己的资金也大幅减仓。400来万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说,不是个小数字,但对于卫老板以及许许多多莫名其妙发了横财的人来说,也并非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尽管我渴望保留更多本金以便炒股赚更多钱,但我依然取出了100万,只留300万继续炒股。

这100万里,我花60多万在卓泓妈妈家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户名写的是卓泓。

她本来不想接受,但已经买了,也就只好默许。而卓泓的妈妈,为此特别高兴,也许她第一次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女儿找对了人。

我还用20多万,重新买了一辆汽车,由于我的目的是买给卓泓,因此买的是适合女性的甲壳虫。但是,卓泓尽管那时终于已经拿到了驾照,但她不愿意开,所以最终,我成为了Q市为数不多的开甲壳虫的男人之一。

时间缓慢流淌到了2010年11月,由于抓住了那年国庆节后煤炭股翻倍的机会,我那300万,变成了接近600万。

如果说,300万还不能使一个人真正觉得富裕,但600万,却真的可以令人不知不觉中滋生一种因金钱而生的优越感了。

那时,我已经因面对卓泓产生间歇性阳痿,导致很少与她同床。上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财富命运,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际遇,我与卓泓,曾经那么痴迷于彼此身体的一对琴瑟和谐的恋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在性方面,已经如此隔阂。

在我资金达到600万那天夜晚,我忽然很想庆贺一下。于是,半夜,我走到卓泓床边,她已经睡着了,我抚摸她,她迷迷糊糊地醒来,在惊讶中温顺地任我温存,可是,刹那间,我竟然又疲软了。

脑海里电光火石般闪过卫老板的身影,在那个夜晚,他是如何进入我爱的人的身体?他如何压服她?如何蹂躏她?如何取悦她?如何招惹她?长期以来我一直死死地克制住这些念头,仿佛因此就克制住了自己的尊严被践踏的过往,无奈的是我同时也就克制住了性欲……然而此刻,我终于释放了这些心底的猜测,肆意地任它们在我的头脑里翻江倒海,一幕幕想象中的卫老板狠狠撞击着卓泓的图像,在我眼前无尽的虚空中浮起,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阵恶心,但我的那里,却终于像眼镜蛇一般昂起。我进入了卓泓。

“叫我卫老板。”我一边动作着，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喊。

“不，不……”卓泓身体原先的湿润忽然中止了，如同消失于沙漠之中的断头河。

“快叫，要不我会软的，快叫吧……”我痛苦地呐喊着，“你做都做了，又还有什么说不得的呢？你告诉我，他让你爽吗？他昨晚和你做了几次？”

卓泓忽然尖叫了一声，然后也歇斯底里地喊起来：“好，我叫你卫老板，卫老板、卫老板、卫老板……”

就那样，在卓泓如泣如诉的一声声“卫老板”的叫唤中，我终于持久地坚硬着，仿佛一个伤口一旦撕开，它就不再只是伤口，而变成了“伟哥”。

第二天，我去家乐福购物，买了许多许多卓泓喜欢吃的东西。当我回到家，我发现卓泓已经走了。她只带了几件最喜欢的衣服，其他的東西，乃至一些护肤用品，都没带走。

我追到卓泓的妈妈家，但老人说，卓泓没有回去。

我给卓泓打电话，但电话一直关机，并很快就停机了。

我采取过以前“蹲点”的办法，但毫无效果。

我甚至追到了卫老板的公司去，但卫老板告诉我，卓泓在后来从未找过他，她早已经和他断了任何联系。

这么如同无头苍蝇一般找了一个月之后，我疲惫而绝望，我知道，卓泓不愿意我找到她，我只有寄希望于时间，祈祷时间能让一切平息。家里的门我一直不换锁，因为卓泓有钥匙，我祈祷有一天我在睡梦中，她忽然自己打开门，出现在我面前，或是某一天我回到家，发现她已经在等我。

于是，为了度过这难熬的等待时间，我决定去旅行。我在家里的桌

子上，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摆在最醒目的地方，恳请无论何时，卓泓一旦读到这封信，立即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背起一个简单的行囊，在冰天雪地中，去了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我用几个月时间，走遍了祖国冬季里美丽的边陲，遗憾的是，卓泓从没拨打我的电话。

她也如同雨滴一样，从纯净的空中落下来，落到我浑浊的世界，然后消失在水里。

59. 消失

2011年初夏，我旅行到了云南。

在大理的一家客栈里，住了两个星期。

一个深夜，我无意中打开电视，正好在播放一档火爆的真人秀节目。屏幕里，一个聋哑女孩，她从小因病失聪，家境十分贫寒，却积极乐观，从不放弃，不仅考取了大学，而且擅长手语和舞蹈。

在节目里，她伴着音乐起舞，尽管她听不到乐声，舞姿与音乐却依然那么和谐，她的眼睛里，看不到丝毫灰心，而只有光明与善良。

那一刹那，我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击中，独自坐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我发现，我这一生，都在追求爱、自由、平等、尊严，也正因此，我费尽千辛万苦，通过炒股这条最艰难的道路试图寻找到它们，然而我却恰恰在这个过程里失去了它们。

物质的倾向是湮灭灵魂，而灵魂如何抗拒被湮灭的命运？

我曾鄙视物质，却反被物质压迫，并在危及物质底线的时刻，放弃

过对爱的固守以及尊严；我曾拒绝平庸，但事实上却反被平庸吞噬……

只是，我这灵魂却依然不甘屈服，我到底该如何抵抗被湮灭的宿命？是否真的只能闪烁着逃离，自我放逐，像如今这样以旅行的名义奔向远方，奔向明知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

不，我不愿意逃离，我决定回去。

当我回到Q市，打开家门，我发现没有任何卓泓回来过的痕迹。

我去了卓泓的家，发现她和母亲把房子已经卖了，甚至包括我后来给她买的那套房子，也已经卖了，她消失得远比我想象中更坚决。

她是希望，消除掉任何我可能找到她的线索了。

难道我这么让她失望吗？难道我真的再也见不到卓泓了吗？我感觉自己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突然很想哭。

可我不知道该对着谁，任泪水默默流淌。

我在网络上查了“悲伤”这个词条，上面说：“悲伤，是一种情绪反应，多数高等哺乳动物均有此反应，人类最为显著。”

仿佛是无意之中，我再次开着车，来到以前的家附近，将车停在街边。

又是快下班的时候了，我再次看到了简璐的身影。

2011年夏季的简璐，已经37岁，远远地，我依然能看到她19岁的轮廓，但越来越近之后，我发现，尽管依然显得年轻，但时光终究还是在她神色中刻下了沧桑。我忽然觉得，曾经对她所有的愤恨、疑惑、不甘……都彻底烟消云散。如果说上次看见她时，我仅仅是不再爱她，那么这次，连恨也没有了，甚至对她在我们曾经的婚姻中到底有没有出轨，这个曾无数次折磨我的问题，我竟然也终于彻底不复

在意。

而她，则又一次没有看到我。我坐在车里，在她经过时，将我的头埋在方向盘上，等她过去，我悄悄启动汽车，徐徐开去。我心里明白，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来这条街了。我与简璐，一个在暗，一个在明，顺着曾经熟悉的这条街道，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终于各自消失在人海里，彻底不可能再有任何交集。

命运让我失去简璐，所以我才在之后拥有过卓泓，这就是生命中“有舍才有得”的道理，正如股市里，真正能使你成功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因此你必须舍弃大多数其他机会。正因此，通往成功的道路才如此艰难，你不但要忍受失败的打击、奋斗的苦痛、世事的艰辛，还要忍受所有看轻你的人对你冷嘲热讽。

到最后，你会发觉你身边只有空空的旷野，你独自行走，寂寞而略带忧伤，慢慢地攀登在没有尽头的山脊上。

我们生在这世间，有的富贵，有的贫穷，生活状况千差万别。

但是，如果是站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来看，每个个体，渺小得如同原始森林里的一片树叶，岁月流转，万物荣枯，循环往复，一切无声无息。

对于这片浩渺的森林，一片树叶形状大小，颜色如何，位置高低，甚至存在与否，其实没有意义。

那么，个体人类生命的意义就仅仅存在于生老病死这个短暂旅程里的自我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侯将相与贩夫走卒，“牡丹花”与“草根”，“高富帅”与“屌丝”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选择做一个追求平等、爱与尊严的草根，并希望能最终修炼成这浩渺森林里的一株野灵芝。

但是，做这样坚持很难，现实社会的评判标准，高度一致地欣赏

“牡丹”，所以，草根们受到物质现实、社会舆论、成功者的挤对、“高富帅”的“得瑟”……诸方面的重重挤压、打击、扭曲、煎熬，愤愤不平，以至于过度敏感，脆弱不堪。

这就是我们当下时代里草根们的灵魂困境。

如何突破这个困境？其实我没找到答案。

但我知道，为了卓泓，我一定不能放弃寻找。

那之后，我继续炒股，但做得非常谨慎，从2011年夏天直到现在，又是三年过去，我的资金再没增长。

这是因为，我已经不再寻求暴利，也不再渴望快速致富。追求安全感，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哪怕是老了的那一天，再次见到卓泓时，我能保存好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健康的自己。

而股市一旦追求安全性，必然收益率就变低了。这就正如一个股市交易者如果每次见顶都能成功逃离，那么，他必然也每次见底大多未能抄底，并且，往往其实还没到头部他就早早出局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谨小慎微，那么就不可能经常逃顶。

反之，一个交易者经常能短线投机迅速获得暴利，那么他必然也时不时会马失前蹄，周期性发生几天内突然腰斩的剧痛，因为，如果不是冒着这种风险进行搏击，他也就必然不可能时不时赢得快速的暴利。

由此，我形成了一种很恬淡的金钱观：钱这东西，用不着故作清高地刻意鄙视，也用不着匍匐在地做它的仆人。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面对，你就会感到宁静与快乐。

我是一个普通人，因此我必然也渴望拥有金钱。但是，我从不羡慕富二代，也并不羡慕少年得志的人。

富二代，他们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历程，所以他们无法真正理

解积累财富的过程远比财富本身更有价值。而少年得志的人，他们过早地拥有了富足，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心灵最敏感的青年阶段，无法体验到丧失物质基础的恐慌彷徨，这其实非常不利于对生命意义的领悟。自古以来，饥饿与挫折，是洞悉人生的灵丹，而少年得志者却那么轻易地就把这宝贵的灵丹给舍弃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记恨过生活。自信的人从不抱怨，更无须去嫉恨什么。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各有各的命运。当你运气好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总担心失去，用平常心去享受你的这段运气，珍惜你的这段运气，因为它说不定一旦离开，很久都不会再来，这对应在股市上，也就意味着一旦遇到牛市，就要敢于大胆持股，敢于让利润奔跑，不要因为患得患失而频繁地跳上跳下，而当你运气不太好的时候，也不必沮丧，你所舍弃的，其实都是一早就注定要失去的。一旦峰回路转，你一定会与你所注定要收获的，迎面相逢。

我放弃短线，不再寻求暴利，也不再做短线高频交易，还有个原因，是我工作很忙，没时间每天看盘了。

我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有一天，因为我所在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给记者说起我的传奇，于是，某家报纸报道了我，说是一个中年股民，股市里有600万资金，却依然每天送快递，报道里用的是化名，但其说的就是我。

但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之所以每天送快递，除了我想锻炼身体，以及我认为工作并无高低贵贱之外，还有个隐秘的原因：我希望，在某一天，哪怕是几十年以后，能被上天再次垂怜，让我偶然看到某件快递包裹上卓泓的名字和地址，让我再次找到她……

尾声

致我的族人：

我的族人，我一直在寻找你们。

从我出生开始，我就一直感到孤独。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发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荣誉的看法，对幸福的看法，都与多数人不同，孤独感因此没有变少，而是与日俱增。

我就仿佛人群中一个没有眉毛的人，为了避免别人的疑惑，多年来，我自己画了两道眉毛。

和别人一样，求学，恋爱，结婚，工作。

有一天，我觉得画的眉毛再也无法令我容忍，

哪怕，那假眉毛并无重量，似乎并不该令我不舒适。

但我依然抹去了眉毛，放弃婚姻，丢弃工作。

如同一艘船，漂游在人性河流上，顺河而行。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样的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我发现河流依然漆黑，看不到星火。

于是，若干年前，我离开河流，去更遥远的地方放逐自己。

我想，如果遇到一个野兽，或者妖魔，结束我这孤独的灵魂，我是乐意的。

然而，却总是死不了。

内心的一种遥远的呼唤，在招引我，重新上船，回到社会的河流里，
只是这次，我顺河而下，终于抵达了大海。

我知道，大海比河流更浩瀚，
我可能会遇到我相似的人。

所有的魂灵，汇成一片70亿的海洋。

那些否认我价值观的，非我族类，拜托请直接忽略我，

我到这海洋，不是为你来，

是为寻找与我灵魂相似的人。

我以及与我相似的人，就仿佛是人群中拥有某种特殊血液的人，

我想要找到你，但我知道，即便找到你，我们也可能只是遥遥
相对，

如同漆黑海洋里，两艘渔船，我们并不能拥抱，

因为在这人性海洋，你我如果拥抱，就会撞坏彼此的船舷。

但是，我们可以用灯光和旗语，告诉对方，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

我们温暖彼此的心，这就够了。

我要用我无畏的文字，向我的同族致意！

你认同我的灵魂，你就是我的族人。

我们保留着人类没有被文明污染的最简单的血液。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请你代替我永生。

杨晓升（《北京文学》社长）

且不说雷立刚对叙述角度的交叉变换刻意追求，也不说其对小说语言已相当熟练、老到的驾驭，单说其小说的内涵，对人性、人的行为指向和由人构成的特定社会秩序于非常态、非常规、非平衡情势下的考察和思考，都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回味，“多余人”的出现，或许能让人站在哲学的层面更好地看清人性、人生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如今这个流行玩文学的年代，如此严肃的命题，却偏偏出自一位年轻人手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欣喜。

李陀（文学评论家）

都是写小说，都是虚构，都是以当代现实生活为对象和资源，为什么雷立刚的故事和虚构与众多的别人的写作如此不同？这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不过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和德克斯一样，雷立刚对现实和艺术都有自己的不同于流俗的解释，这种解释或许有点极端，但其中的洞见却动摇着、威胁着早已被多数人认可为合理的世界。它总是在用自己的姿态和声音进行挑衅：你真不觉得这世界恶心？

ISBN 978-7-02-010615-8



9 787020 106158 >

定价：28.00元